

# 蕉風月刊 376

●「全國現代文學會議」總結論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方寶玉畫作專輯

89





杞菊延年 方寶玉



翩翩翼啁啾音 方寶玉

#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册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正。汶萊區訂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Sdn. Bhd.,

g Co. Sdn. Bhd.,  
Malaysia.

獻書者：  
友駁

日期：  
14/8/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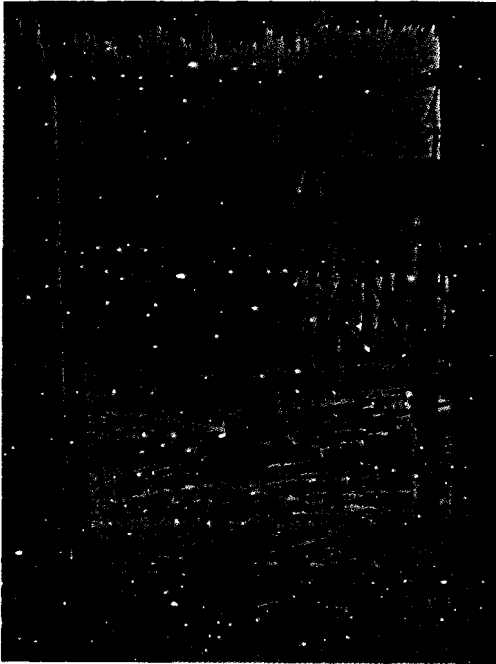
## 目錄 ● 目錄

短篇小說	
風雨圖	*季情 2
星	*溫其康譯 27
論述	
全國現代文學會議 總結論	*編輯室 6
自捫脈搏，抑或關心時代？	*藍啓元 24
文化意識與創作題材	*雷似痴 25
散文	
銀浦流雲學水聲	*柔密歐·鄭 11
溫暖的相握	*冬竹 16
檳榔山上雨瀟瀟	*陳應德 22
電影隨筆	
『往事追憶錄』的電影版	*公羽介 19
風向	
文學使命	*清逸 14
選稿態度	*陳全興 14
如何做個快樂的文藝青年	*鍾蕾呂 15
大混混	*何壁少 15
詩	
雪山茶之夢幻	*若遠 13
應笑多情 / 淡水河	*郝眉 16
最後的城	*蔡聯源 17
來去	*凡夜 17
水仙頌	*林添星 17
第一支華爾滋	*程可欣 17
久違了	*流螢 23
驚喜 / 禪坐	*余中生 31
風聲	*編輯室 18
風箏	*諸家 47
風訊	*編輯室 48
專欄	
死生之事	*黃潤岳 9
周報和學報	*梅淑貞 32
長篇連載小說	
紅塵	*鍾瑜 34

一九八四年九月號三七六期

# 風雨圖

\*季情



中午時分我和阿高叔駕着吉甫車下山，到市區去購買食物乾糧時，天氣仍然是萬里無雲，澄藍澄藍的一片晴朗，涼風習習的。

崎嶇的山路也由於半個多月來沒有下過一點雨而顯得堅固硬坦。車輪輾轉過後一定掀揚起漫天黃塵風沙。但是路途雖然蜿蜒曲折，吉甫車在山路上仍然是容易走的。

山路兩邊的高過人頭的野茅草依舊是欣欣向榮一片，在微風中東歪西倒地搖曳搖動，也開滿了一地紫色爬籐的喇叭花，還有紅紅白白菊黃色的野花滲雜在其中。

「天氣是燥熱了一點，不過住在山裡頭工作還是每天晴朗的天氣才好。」阿高叔四十來歲，一直都在我們的建築公司裡當炊夫。廚房裡的伙食全是交給他一個人料理。

這當兒他蹙着眉梢抽着香煙，吐出一口煙霧後又說：「碰到滂沱大雨才惹人討厭哪！那時候這一條山路上全是爛糟糟的泥濘滿路，要上山和下市區就成了個大難題。」

「是啊！我也是頂討厭的。下起雨來山路又陡斜又滑溜，車子的駕駛盤駕取得粗心大意或是新手的話，車輪不小心滑跌進山路的洞坑裡頭，那時候下來推車，車輪轉動濺打上來的黃泥漬沾滿衣服，斑斑點點暈暈過過，那種情況，滋味不好受！情

形又狼狽！」

我穩健地操着駕駛盤，車子平穩的朝山上的發展工地駛去。

車子經過一片荒蕪的空地，我習慣地把車速放慢，用眼角瞄了一瞄。那片荒蕪的空地上雜草叢生，並且枯枝朽木遍地皆是。每回看到這片空地，心中便自然而然地湧上一股沒有來由的落寞感，不知是爲了什麼？

「我們老板也是的，好發展不發展，偏偏發展到山上這鬼地方來。路途挺遠的，一想起那廿多路才能到市區，我這幾根老骨頭就懶得什麼勁也扛不上來。」阿高叔眯着雙眼成一條縫，額頭上橫交錯滿是深深的皺紋，兩鬢點點斑斑的霜白。他將煙蒂彈到車外頭去，嘆口氣又說：「可是又有什麼辦法？拿人錢財，與他人消災啊！」

「我可不是這樣想，別忘了人都是需要適應環境的。」我不贊成阿高叔這麼說。

一陣強風夾帶着熱氣刮了進來，我和阿高叔兩人的頭髮都被刮得飛揚起來。

「唔！說上來還是你們年輕人比較行，我到底是老嘍！」阿高叔兩手伸長互握着伸個懶腰嘆道「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啊！」

我沒搭腔，專心駕我的車。

車廂裡沉寂了好一會兒。阿高叔有些許不耐煩地問：「阿雄！差不多快到工地了吧？這老遠的路，坐到我屁股快發麻木了。」

「快了吧。最多再轉兩段彎路。」我說。眼睛平視着上山的山路。

車子在山路上顛簸得很厲害，但是仍舊前進着。外頭的陽光突然暗了下來，我探出頭往天空一瞧，這一刻，天空的一角正飄動着一大團陰暗的烏雲，而且似乎是越積越濃，片刻之間，那團烏雲就鋪佈擴伸起大範圍來。

「哦，說曹操，曹操就到了。」阿高叔也緊閉着注視着天上那一大片烏雲。他老人家緊緊地蹙了眉頭不悅地咕噥着：「阿雄！看來這場大雨非下不可呢！剛剛還提着下雨天叫人討厭，沒料到老天爺就反臉不給我們好臉色瞧了。」

「有什麼辦法？天氣要變誰也阻擋不了。好在我們已經下市區買好食物和乾料上來，如果遲了恐怕會碰上這場大雨也說不定呢！」我小心翼翼地差駕駛盤，風刮着我的髮呼呼響動。

「這可是場大雨哩！下來勢洶洶一樣。」阿高叔忙着摸衣袋掏出香煙，銜了根煙在咀上，俯低下身來擦亮火柴。

風很大，吹得呼喇喇又快又有勁，阿高叔一連擦了好幾根火柴，方才將香煙點着。

我們的吉甫車終於順利地回到工地。時間已經

是四點多鐘，再過不久，建築工人們也就快結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休息。

我和阿高叔兩人將吉甫車後那一大筐籬食物和乾糧扛了下來，還有一大包米糧，麵粉咖啡糖等等。

在走進廚房之前，我看到一個女人打從工人宿舍走了出來，將晾曬在外頭空地上的乾衣服收了進去。我再仔細一看，她還是個挺着大肚子的孕婦啊！

「那個女人是誰？」進了廚房，我悄聲地問阿高叔。

「哦，那是駕駛泥機員華仔的太太啦！昨天傍晚才從怡保下來的。」阿高叔把一細青嫩的青菜解開來，笑着又說：「人家小兩口可親愛呢！你沒看到華仔昨天晚上親自到廚房給她泡了杯阿華田，一邊看他太太喝着，一邊在旁邊問着：『燙不燙嘴？要不要我替你弄暖點？』那種恩愛的態度，真叫人羨慕！我那家中的黃臉婆可就沒有那麼好福氣，我從來不會對她噓寒問暖的，難怪結婚這麼久老愛吵嘴。」

「阿高叔！你老人家真會說笑！」我打趣地說，轉身走出廚房來。

因為阿高叔也該動手弄晚餐了，再閑聊下去，他可就什麼都忘了。

工地外不知何時已經陰霾層層，密佈得令人有一股透不過氣來難受感。

雲層壓得很低，整個偌大的工場盡被一大片的陰沉沉烏雲籠罩着。風聲呼呼地狂掠而過，地上枯黃的落葉直接被風勢吹動不停地在空地上打着轉。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灰塵飛沙也跟着飛揚散佈着半天空。

宿舍的鉸板屋頂，也被強勁有力的狂風猛吹得有一兩片的邊沿被嘩啦啦、嘩啦啦地掀動起來，整間宿舍在狂風猛刮之下彷彿搖搖欲墜。

這場大雨似乎就快下來了，我心中想着，奮不顧身衝進飛沙走石裡，跳上木樓梯，慌張而匆忙地跑進我在樓上的宿舍去。

洗過澡之後，我正在換衣服打算下樓去用晚餐，屋頂上鉸板突然嘩啦一聲！大雨萬馬奔騰似地、夾帶着轟隆轟隆的驚人耳鼓的雷聲傾盆而下。

好一場傾盆驟雨！

豆點般大的雨珠斜斜飄打在我臉上，雖然撐開了紙雨傘，但是風勢這樣猛烈，我仍然躲避不過，那雨點打在臉上的疼痛真是無法言喻！一顆顆豆一般大！劍一樣銳利！

食堂裡頭早已坐滿了用着晚餐的工人們，外頭雨勢雖然滂沱，但是還是掩蓋不了工人們一邊用晚餐一邊所發出來的喧鬧聲來。

「阿雄！怎的來得這麼遲呢？好料全給先來者搶光了，只剩下荳芽炒豆干塊了。」阿高叔從廚房出來，打量着褲腳全被雨沾濕的我說：「我替你煎兩粒荷包蛋怎樣？」

「不要緊！我這個工場書記沒出什麼勞力，隨便吃吃算了，不礙事的。」我拿起碟子盛了白飯，夾了些荳芽炒豆干塊，淋了些湯汁和着便吃了起來。

對面正好坐着駕駛泥機員華仔和他那長得頗為清秀的太太，也正在吃着晚餐。

「嗨！偉雄！你今天怎的這麼遲呢？」華仔在對面同我打招呼，然後面帶微笑指指他旁邊長髮披肩的太太對我說：「這是我內人嬋娟，昨日才從怡保下來的，要在這兒小住兩天才回去。」

「哦！這很好啊！恭喜你快升級做爸爸了！」我對華仔和他太太禮貌地點頭微笑說。

「這是每個男人都會經過的階段啊！那一天也快輪到你了把？」華仔樂開了懷很滿足地笑着，轉頭去看看他那稍微含羞低頭吃飯的妻子。

那一絲愛憐全在這一剎刻完全沒有隱瞞地流露出來。

阿高叔說得不錯，他們的確是一對恩愛的小夫妻呀！

那邊廂吃好飯的工友們早已三五個一群、七八個一圈，又撲克牌、又火柴支地大賭特賭起來，一面嘻哈絕倒、一邊又暴喝叫的真是熱鬧非常。我不禁搖搖頭，這一群工人就是改不了好賭這個劣根性，一碰到空閒便糾眾賭博，對辛辛苦苦用血汗換來的金錢全毫不在乎，毫不猶豫地擲下去賭個天昏地暗。

他們從不想明天怎麼樣？

你跟他們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勸，你道他們會怎樣答你嗎？他們大多數會嘻皮笑臉毫不正經地答你：「時間到再打算好了，沒錢吃粥再煮蕃薯也是一餐吃啊！」

真正是拿他們沒法子。

吃完了飯，我返身回到樓上的宿舍去。

雨勢顯然是比剛才收斂了不少。然而雨還是在外頭下着，夾着冷風呼呼呼，冷颼颼地刮來。天色陰暗無比，除了宿舍裡亮起的燈火之外，附近見不到一絲光亮。

蛙群在工場周遭附近的草叢溝渠裡此起彼落的奏起呱呱呱呱的蛙鳴曲來。

我點亮一根蠟燭，把未完全抄完的散文稿拿出來藉着微微飄搖的燭火抄着。

除了正當工作之外，我對寫作也同樣有一份熱愛。尤其在這山裡工作，放了工沒有地方好消遣，我便看看書寫寫稿的，來打發晚上空閒時間。

這樣子寫呀寫，不知不覺竟也養成了一種習慣。每天晚上不看點書，不塗寫點東西反會使我覺得又難受又不自在起來。

天生勞碌命啊！有什麼法子哩？就像阿高叔老愛說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聽着木窗外淅淅瀝瀝的雨聲，我在蠟燭光圈下慢慢地抄完我的散文稿。

看看鬧鐘，才九點一刻，這外頭的雨似乎像麵線那麼長，大概會下到凌晨或明天也說不定哩！

下雨的夜晚空氣是清涼而爽快的，我有點困，換了睡衣，吹熄蠟燭上床睡覺。

戶外的雨勢不久之後竟然又轉為傾盆大雨，嘩啦嘩啦地在外頭像缺了堤的黃河水大下不止。我想着：明日一早起來又得頭痛地面對整個泥濘一片的工地。

但是此刻蓋披在身上的被子床褥可却是暖洋洋的。誰又管得了那麼多呢？

遠遠近近若隱若無的蛙鳴鼓噪地此起彼落，我的眼皮很快便閣下來溫暖地睡過去。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我的宿舍房門在外頭被人以大力的勁道敲打着。

砰！砰！砰！砰！

屋外頭的風雨聲交加得很急，但門外那邊敲房門邊喊我的名字更是急上加急。

「偉雄！偉雄！快開門啊！」聲音隱約聽來像是泥機駕駛員華仔的，而且顯得那麼焦灼。

我被這兇猛的敲門聲騷擾着，盡管睡眼朦朧，盡管身子在暖綿綿的被窩裡一百個不願意起身，可却濃郁的睡意全都被吵醒了。

「來了！來了！」我邊回聲應着邊慌忙起身點起蠟燭來。

敲門聲仍舊十分焦灼地拍打着。

我抽開門栓，打開門，冷風颼颼夾帶着雨絲馬上往我房中竄刮了進來，撲打在我身上，不由得叫我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惺忪的神情也跟着掃而空，精神頓時為之一振！

在外頭焦急的敲門者果然是華仔。

藉着微弱的蠟燭光飄拂不定的照映之下，華仔的神色是焦灼、慌張的。

「偉雄！請你幫幫忙！我太太突然肚子疼痛起來，希望你能幫忙開車載她到山下的醫院去。」華仔雙手緊緊用勁地握住我的手腕，迫切地央求着我說。

飄拂不定的蠟燭光映在他驚惶失措的臉孔上，形成了一隻跳來跳去的小黑影子。

「哦，既然是這樣緊急，我們快送她下山去醫院吧！你去把她扶到宿舍門口，我去把吉甫車退過來！放心！不要太慌張！」我安慰的以手輕拍華仔

的肩膊說。

看着他跨開急匆匆的步伐下樓梯去。我手中的蠟燭火終於敵不過風勢而告熄滅掉。

我在黑暗的房中摸索着換了條牛仔褲，披了件夾克，一把抓了車子鎖匙和手電筒便往木樓梯直衝下去。

雨下得如此渾渾沌沌，下山的山路肯定是難上加難的更加崎嶇難行。但是孕婦的性命更要緊，我無論如何也要克服這漫天的風雨，送她下山去。

千萬不能疏忽和怠慢啊！因為那可是兩條性命啊。

我衝到宿舍樓下的車房裡將吉甫車着火，一口氣把車倒退到宿舍門前來。

華仔已經扶架着那腹大便便的妻子站在宿舍門外。我下車，兩個人連合起來將她小心翼翼地架扶到吉甫車的後廂去。

她顯然是被這突如其來的陣痛折騰得很痛苦。一張本來清秀的臉孔在此時此刻竟是變得異常扭曲、慘白，嘴唇上失去了血色，上排牙齦緊咬住下邊的唇片，冷汗涇涇自她鬢髮凌亂的額頭成串成串地滾落下來。

但是，她無疑是個堅強的女人。汗水盡管滾滾流下，臉色盡管蒼白無血色，而嘴唇却緊緊抿着哼也不哼一聲。

我說：「華仔！你在後廂照顧你太太！讓我來駕車。」說罷，我跳下後車廂，匆匆坐上駕駛座，挾緊駕駛盤衝馳出建築工場。

四下野地裡除了風雨滂沱聲，除了此起彼落不絕於耳的蛙鳴，除了山路兩旁搖曳擺動不休的草浪發出沙沙聲之外，便只有這吉甫車跑動的沉悶引擎聲。

車燈亮光光地投射到下山的山路去，前頭的暴風雨形成一張淒風苦雨圖，籠罩着我們這一輛不畏風雨直向前奮進的吉甫車。

在這下着傾盆大雨，蜿蜒曲折的凹凸不平、不停激烈顛簸的山路上，吉甫車不停地顛動着前進。

暴風雨促使兩旁陡斜山壁上的泥土受到沖擊融解成一道道的小水道，泥漿觸目驚心地傾瀉下來，流滿狹窄的山路上，這些泥濘使到輪底滑溜。

因此，我踩踏的油門是順着方向的，一點也不能粗心大意。不然的話，吉甫車失去控制撞向山路外的野樹茅草叢裡，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想起來背脊骨直冷到頭皮上來。

由車前的反照鏡內，可以看到華仔正在用毛巾替他太太揩去那額頭上不斷湧現出來的汗水，並且對他太太安慰道：「嫻娟！妳忍着點，這山路難行！路途又遠，我知道妳很辛苦，但是無論如何都要忍着點，噯？」

他太太的臉色盡管蒼白一片，但不會大呼小叫。看她那額頭上不斷泉湧而出的汗水，便知曉她的疼痛程度。但是我佩服她，這一路上就只見她緊抿着嘴唇而一聲不出。

路滑難行，車子仍然穩操在我手中緩慢地前進着。

一道閃電轟隆隆暴響着一閃而過，映亮了我半個側臉。

掃水器勞於奔命地迅速地移動着，把落在大玻璃鏡上的雨水掃掉，但是雨水這麼大，掃水器是掃也掃不盡的。

這一刻，萬物皆在這傾盆大雨的覆蓋之下顯得朦朧模糊一片，在這輛吉甫車內，我們都變得渺小無比，但是，在後車廂有個女人正在咬緊牙根與生命在作着勇敢而無聲的搏鬥。

四下野地中的樹叢野花，在這滂沱大雨之下，也是與大雨狂風作着沒有人注意的掙扎和搏鬥吧？我不禁想起那一片開遍滿地，清新紫色的喇叭花，那麼脆弱的薄嫩花瓣，想必逃不過被這場暴風雨無情猖狂的蹂躪、摧殘的厄運吧？

但是，我知道再過不久就快到大路了。

就在這欣喜時刻，後面右車輪突然失去重心陷進山路上的一個大坑內，無論我如何腳踏油門，將牙推向一號檔，仍舊無法將它從大坑內抽出來，反之，車輪和土地所磨擦而發出難聞的樹膠臭味反而越來越重。

「我下去將它抬上來。」華仔向我喊道，一個勁躍下車廂，一邊抬着車沿一角，一邊叫我踏油。我拼命踏油，車子引擎卡卡卡地吼叫起來，我探出頭去看，華仔一身夾克早已被車輪轉動所濺起的泥漿沾滿了一身，連臉部也不例外。車輪沒命地在大踏油之下迅速轉，濺起了黃泥巴，起了陣陣磨擦所引起的白烟，還有一股股難嗅的樹膠濃臭味。

但是經過我們兩人的分工合作之下，謝天謝地，好不容易終於將車輪坑坑中抽了出來，當然，華仔一人是成了又髒又濕的落湯雞。

我們繼續向前衝刺而去。

不久，我們終於來到了大路。吉甫車一旦行駛在大路的柏油路面上，我當場呼出了一口氣。這場苦難還是被我們奮鬥過去。

忽然，華仔的太太驚慌而含糊不清地向她丈夫說：「華仔！孩子……孩子好像……要生出來了……」

華仔唯有焦急地催促我駕快一點。一邊用毛巾替太太揩汗，安慰着，並抓緊他太太的手，給予她無比的鼓勵和力量。

好在離醫院的路程不遠。我拼命踏油，緊緊操縱着駕駛盤。

終於醫院的大門在望。

剛好是凌晨三點一刻。

華仔的太太被迅速地送進產房。

辦好了手續，我和華仔坐在走廊的長椅上等待着。

華仔將沾滿黃泥巴的夾克脫去，嘆了一口氣，略帶喜悅的口氣說：「偉雄！這一次全靠你的幫忙了。」

「別這麼說，大家同事之間應該互相幫忙。」我拍拍他的肩膀，給他一個鼓勵的笑容。

「這孩子急着要出來看這世界了，還不足月哪！才七個月多一點！」華仔說着終於笑了，好似那孩子粉雕玉琢似的已經在他懷中。

「恭喜你了。」我向他握手。

他抽支煙出來抽，推了支給我。

我們一同踱步到窗口去抽煙。外頭的雨勢似乎在逐漸地收斂。屋簷上成串成串的雨珠像珍珠項鍊般晶瑩剔透地滾落下來。

「這兩下到幾時才要停哪？」華仔自言自語。

「就快了吧？」我說。

我們兩人在長椅上呆呆等了整兩個多鐘頭，終於聽到一聲洪亮的嬰孩啼聲劃破了寂寂長長的走廊。

我和華仔兩人都頓時精神為之一振！

「生了！生了！」華仔躍雀地叫起來。

「這就好了！」

「聽那聲音如此洪亮，定是個男孩！」

我們不約而同奔向產房大門外。

不一會兒，一位護士小姐抱着一個白布裹着的粉紅色小嬰孩出來說：「先生！恭喜！是個男孩子。不過只有五磅出一點。」

華仔樂開了懷直瞪着那小東西看，父子情深的流露着一股欣喜和緊張。

護士又將嬰孩兒抱了進去。

我踱到窗口去，天已經大亮了，雨勢已經完全轉換為輕微的細雨紛飛。

街頭上開始有了奔馳的車輛。行人也撐着雨傘出現在街頭上。

華仔又推了根煙給我。

「謝謝！」我說。

華仔一直愉快地笑，擦亮火柴替我將煙點燃着。他自己也點燃一根。

他深深地吸一口煙，然後輕鬆地吐出一口煙，眼睛眺望遠處，很滿意的樣子。

#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 霹靂州分會主辦 全國現代文學會議 總結論

由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吡叻州分會主辦之「全國現代文學會議」經已於四月十五日假怡保怡東大酒店圓滿結束。與會作家經過兩天的分組討論及全會議決後，達致一份總結論。

大會共分三組就詩、散文及小說部門進行討論，分組討論之各組聯合主席為：詩組：端木虹，潛默；散文組：水中月，陳湮；小說組：菊凡，洪泉。

查是次「全國現代文學會議」除與會作家討論既定之文學課題外，尚舉行專題演講，分別由溫任平主講「『天為山欺，水求石放』——以張曉風，方娥真為例，略論現代散文的重要趨向」；永樂多斯主講「現代小說的特質」及溫瑞安主講「現代詩創作縱橫論」。主辦當局於上述會議結束後尚主辦一項別開生面之「現代詩發表會」。

以下是「全國現代文學會議」總結論：

## ◇現代詩組結論◇

1. 馬華現代詩的素質似乎愈來愈好。現階段的馬華現代詩比起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較容易為人所接受，也少受到抨擊。
2. 大馬詩選、大馬新銳詩選及天狼星詩選收入約200位詩人的作品，數量可觀。溫任平在其論文中提起馬華現代詩在21年的發展過程中，曾先先後後出現過大約20位優秀詩人。這也被認為是一項成就。
3. 馬華現代詩富有創新的精神，能夠包容更廣泛的題材。
4. 新人的名字不斷湧現，詩作有一定的水準。
5. 越來越多的園地可供發表現代詩，這證明現代詩在文壇上已漸漸受到讀者與作者的重視，發展的潛力極大。
6. 25年後的今天，仍然有人去讀和寫現代詩。而它的成就蓋過其他文類，如散文、小說和戲劇等。
7. 「馬華文學史展」有展出馬華現代詩的資料，證明馬華現代詩在整個馬華文壇上佔有一席的地位，並有保存的價值。
8. 七十年代及以後的馬華現代詩已有所改善，有內涵、有生命力，更能表達出詩人對社會的感受。
9. 馬華現代詩表達了相當濃烈的文化鄉愁。
10. 歷史背景的不同，使港台星馬的現代詩在題材、語言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差別。一般而言，香港現代詩比較生活化，一般人較易接受。台灣現代詩風格變化較多。
11. 某些深受五四文學傳統所影響的人士，他們比較不能接受馬華現代詩。
12. 馬華詩人有所謂派別之分，因而常常引起論爭。讀者較為保守，不能接納新的東西。



13. 現代詩人寫詩較忽略外在現象的描寫。
14. 一部份被抨擊的現代詩，較晦澀難懂，作者無法在讀者之間構築一道心靈相通的橋樑。
15. 馬華現代詩人應關心當前的社會，寫具有社會性與思想性的詩。
16. 馬華現代詩人應多充實自己，廣泛閱讀書籍；開研討會，使讀者與作者接受他們的作品；組織文學團體，如天狼星詩社，以幫助現代詩的發展。
17. 馬華現代詩人應嘗試寫各類題材的詩。
18. 現代詩應譜上曲調，以方便推廣，深入民間。
19. 現代詩應明朗化，深入淺出，使它耐讀及可供長久的欣賞與玩味。
20. 整個現詩的形態及結構應有所改變。不要盲目追隨港台及歐美現代詩。我們應該建立馬華現代詩的獨特性，具有本地風貌，具有大馬精神，如此，馬華現代詩才能在國際文壇上產生意義。

### ◇現代散文組結論◇

1. 現代散文指的是狹義的「創造性散文」。
2. 「現代」一詞，並非僅是時間的標示，而且還指精神面貌的現代，它是超乎時空的，古典文學作品以迄近代的散文，有些也頗具現代感。
3. 現代散文講求彈性、密度與資料，以豐富的詞彙、伸縮自如的文體，在一定的篇幅中滿足讀者對於美感的要求。
4. 概括來說，目前馬華現代散文的產量稍遜於六、七十年代，惟篇幅較短的散文（一千字左右）似有增多的跡象。
5. 八十年代的現代散文作者在取材方面已較多樣化，在技巧運用上也敢作大胆嘗試。
6. 目下的馬華現代散文，缺乏長篇鉅構，我們認為現代散文作者不妨也從事篇幅較長的散文創作。
7. 加強文字節奏感，重視比喻、象徵等手法的運用，並宜活用典故。
8. 注重文句章法的試驗與創新。語言不妨文白交融，並佐以適度的歐化，使句法更為活潑。
9. 斟酌情況，輔以詩的語言。
10. 本地社會背景是馬華現代散文的主要題材，也構成了它的獨特色彩。
11. 我們認為現代散文作者應該認真從事創作，以敏銳的觀察力、熟練的筆觸寫出能反映當代社會情況的作品。
12. 我們期待有份量的文學評論家，經過剖析評鑑再肯定馬華傑出散文家的成就。
13. 報章雜誌的方塊文章，分感性與知性兩大趨向。感性文章如果短小精悍，也不失為成功的現代散文。

### ◇現代小說組結論◇

1. 馬華現代小說的產生與發展，是隨着社會的變遷進步而來，因為時代的嬗遞，政治的變遷，讀者學識的提高，對文學藝術有了高一層的要求，因而促使作者們以新的方式寫作。
2. 談到馬華現代文學的發展，我們以為，它是頗受台灣現代文學的影響的。六十年代，蕉風、學報、南洋商報的文藝版（完顏藉編）在推動現代文學方面，相當積極，有很大的催化作用。
3. 由於中文書籍大部份都來自台灣，本地作者便自然而然地摹仿那些著名的作家，諸如白先勇、黃春明、王文興、王禎和等人，不過，一般上，作者們都不能深入地明瞭現代小小說的技巧（尤其未能吸收西方的小說技巧），所以，本地現代小說，在表現方面仍欠嫻熟。
4. 文學作品的風貌建立在作家本身對社會事物細微的觀察，所以不同的作家將寫出不同份

量的作品。

5. 今天的馬華現代小說，其精神是道道地地馬來西亞化了。本地現代小說家的年齡大概介於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間。現代小說的萌芽時期是在六十年代，這明顯地指出這一批現代小說家，不論是在國家意識或心理歸趨方面，都是百分之百馬來西亞化。
6. 一般上來說，我國現代小說所表現所關心的主題，可分為下列幾個：
  - a. 中國南來的華人在我國的經歷與體驗。
  - b. 社會的進展影響下的小人物的生活形態與困境。
  - c. 知識份子在我國的處境。
  - d. 華人文化沒落的問題。
 從主題來看，我們的現代小說家是十分寫實的。
7. 技巧方面，我們認為馬華小說的影響來源主要還是來自台灣。這裡值得探討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台灣作家受了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而寫了不少現代小說。我們的馬華小說却受台灣現代小說的影響，這是否表示我們是在接受別人的「二手貨」呢？那倒不如我們直接向西方現代文學尋找新的創作技巧。當然，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馬華現代小說家不時尋找新穎的技巧而非一直被動地接受無論是西方或台灣文壇的影響。我們希望大家能一起加入這個尋找新的聲音及方向的行列。
8. 現代小說的缺點，一般上來說，在內容與技巧方面不很平衡，這無形中削弱了作品的完整性與動人的力量。因此，我們希望馬華現代小說作家們，多作這方面的改進，力使作品內容與技巧平衡，做到內容、技巧並重的嚴肅要求。  
我國現代小說在題材方面，應該擴大。作者可通過自己喜歡的方式，新穎的手法來表達作者心中的境界，像科幻小說便是一條可以發展的創作路向。
9. 我們都認為，要我們舉出特出的現代小說作家是有困難的，因為我們缺乏系統性的文集來作比較與鑑定。  
不過，我們肯定，很多作家，都很認真地創作，這是現代小說越來越被讀者、編者所接受的原因。
10. 我們經過多方面的討論後，認為目前馬華小說家是非常認真寫作的，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舉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不過，我們應該把我們的閱讀範圍擴大，即多唸古典的，也要多讀現代的，在文字上多費些工夫，以明朗的文字表現深刻的主题。我們期望，特出的現代小說將在不久出現。



「全國現代文學會議」的會議現場。



\* 山水

# 死生之事

\* 黃潤岳

我的媳婦是兒科醫生，在渥太華兒童醫院服務，偶爾也去中央醫院。那裡住了一位吳老太太，是越南難民，膝彎患病。而這病在加拿大從未發生過，醫院當局非常重視。吳太太一家人都只會講潮州話，雖然兒女們正在學英文，要為母親與醫生作翻譯，程度還不夠。所以到了重要關頭，便要我的媳婦去傳譯。她看見這位吳太太在醫院裡非常寂寞，便通知我們教會的潘牧師，有便不妨去探訪。潘牧師是從台灣來的，語言雖仍有隔閡，困難不大。

吳老太太在醫院進進去去，不知多少次了。有時很痛苦，有時情形嚴重；有時只在行走方面有點不便而已。潘牧師和我的媳婦常常去她病房探望。遇上節日說不定還送一束花去。後來，她在病床上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皈依了基督，連吳老先生也一齊領洗。當時我的心情有點沉重；因為幾年以前，有位越南難民，也姓吳，也是在病床上由潘牧師為她施洗。不久她就安息了。我以為這位吳老太太也是為了求得最後的平安。想不到吳老太太康復了，出院了。現在每個禮拜都撐了手杖，由吳老先生陪着來教會參加崇拜。

幾個月前，在兒童病院有個十四歲的女孩，從台灣來的，患了血癌。她的父母是為了兒女們的前途，才下了最大的決心移民來到加拿大。想不到到了加拿大之後，才發覺對於加拿大的生活完全不能適應，非常寂寞；也非常痛苦。到了女兒生病住院，而這病又是絕症，他們特別需要安慰。我的媳婦又通知潘牧師。潘牧師常常去醫院探訪。

早幾天，這個女孩逝世了。她的父母才告訴我的媳婦：他們是虔誠的佛教徒，女兒逝世以後的事，不希望帶有任何基督教的色彩。他們要將女兒的屍體火化，然後放骨灰帶回台灣去寄存在廟裡。這邊的殯儀館可以為他們安排佛教的儀禮。為什麼要將骨灰寄在廟裡呢？因為他們的女兒沒有夫家，在自己的家裡無法祭祀。除非為她的靈魂找一個靈魂的夫家，那就可以接受夫家的敬拜了。

從這個小女孩的死，引起我百端感慨。在我的家鄉，小孩子死了，只是夭折，根本就沒有祭拜的問題。也許仍是佛教生死輪迴思想的影響，這邊死去，在那邊又重新投胎入世為人。成年人才有入陰間受閻羅王的審判，要打入地獄受苦難。期滿再投胎。地獄有十八層，各層刑罰不同。如果在先作孽太多太重的話，來生也許變豬變狗，不能再投胎為人。此外，又有所謂孤魂野鬼。孤魂是無人祭祀的，野鬼是無法轉胎入世的。這個女孩死而為靈，却因沒有夫家而無法享受祭祀。女人不結婚的話，最後都得入廟靠和尚施恩。如果不信佛，要不要入廟呢？可不可以入廟呢？

我也想起在中學時讀過的王陽明寫的座旅文。幾乎全球各地都有華人移民來加，因為這裡地廣人稀，物產豐富；生活安定，民主自由；沒有種族歧視；謀生容易，創業不難；真正是世外桃源。

誰會想到我們這些桃源洞裡人，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不免有一層陰影！有人千方百計想法來了，來了不到幾年還是想回去。回大陸或是回台灣，猶可說是落葉歸根；如果是要回到其他原居留地區呢？

華洋之間，或多或少，或重或輕，總有歷史文化背景の間隔。

王陽明說：「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人之言語不相知兮」。

我們在加拿大，那怕懂得英文法文，深一層說來，仍是不相知兮。

這半年來，我的表舅和舅媽先後逝世。他們從大陸逃難到香港，皈依了基督教。在調景嶺（原

名好像是吊頸嶺)做了廿多年難民。辛辛苦苦把兒子教養成人;然後兒子來加深造,留加成家立業。最後兩老也移民來加。享了幾年加國老人之福,領老人救濟金,住老人公寓。表舅因病住入老人療養院。政府在每個病人身上的開銷平均每天要三百元,夠付普通一般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但是他就耐不住療養院的寂寞,魂歸天國。想不到只患風濕病的舅媽,不到兩個月,也走了,合葬在多倫多墳場。

外婆家的親戚,數十年來,我只和他們往返不斷。我們原是從小一起玩大的。如今重讀座旅文:「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鱗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正描繪出我的心境。

祖父有位表姪孫,我們也算表親。他和我中學同學。在抗日戰爭時,我們都在重慶讀大學。我在重慶結婚,多虧他大力幫忙。我到大馬,他去沙巴。我的兒女們來加拿大;他的兒女們去美國。前兩個月,他來信說:表嫂蒙召歸主了。

在我的父系和母系的親戚中,只有這麼一家是皈依了基督的。這足以顯示出:要我們這一代接受基督是多麼的困難。

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是沒有死亡的。一般的說法是安息,也就是脫離了塵世的束縛,在主的懷裡睡了。這並不是一件哀傷的事。因為我們還有盼望:等到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都要被提升,在空中與主相會。然後在天國裏和祂一同作王。最後就在新天新地裡有永生。講起來有點像迷信。事實上在二千年前,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之後,三天復活。這是事實,這是神的大能,這也是基督徒的信仰就夠了,不用點燭燒香,不用修行禮懺。

古人說:死生之事大矣哉;因為人死不可復生。可是耶穌基督復活了,基督徒也一定會復活的。那並不是藉屍還魂式的復活,而是靈性的身體的復活,不是血氣的身體,因為血肉之體,不能承受上帝的國。

我已有六十多歲了,離古稀不過數年。再強健的話,可以活到八十歲。餘年仍是非常有限。我當然不怕死,因為死便是安息,便進了樂園。同時我也不是在消極的等候那一日的來到。現在是我要戰勝死亡。我一定可以戰勝死亡,因為我已經有了上帝的生命在我裡面,我有新生命!

其實,每一個人人都應該要戰勝死亡。那就是說:我們不要讓死來做我們的王。

當我們才生的那一天,死亡就已經在我們身上動工了。那一個人不是一生下來,就面向着墳墓而去呢?我們不要以為死亡不過是一個「關頭」,我們應當知道死亡乃是一種進化。死亡早在我們裡面逐漸的,不住的蠶食我們。我們軀殼的解脫,不過是死亡作工到最高點時所有的結果。死亡能夠攻擊我們的靈,使之缺乏生命和能力;或者攻擊我們的身體使之軟弱、生病。

我從前只想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如今我却要更進一步:「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裡?我有堅牢可靠的信心:當我應該做的事尚未完成,我就不會死去。我要與時間競爭,我要與壽命競爭;而且我確知:無論甚麼競爭,我必然得勝!

在我從母體出生之後,我又在屬靈方面有一次重生。我有兩度的生,還敵不過一次的死麼?這一付臭皮囊遲早是會要朽壞的。

莊子大宗師篇中說得好(譯為白話):形體雖然有變化,道却沒有變化,是永遠存在的,所以聖人將心寄託在沒有變化而永遠存在的大道中。……………道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未有天地以前,已經有道存在了。鬼神和君王都是由道產生的。天和地都是由道成功的。道在陰陽未分之前已經有了,可是並不算高遠;超出天地四方的空間,可是並不算深微;比天地先生,可是並不算長久;比上古的年代長,可是並不算年老。這是學術思想中的莊子之道;也正是上帝之道。

數十寒暑的死生之事,有如白駒過隙。我們所要求取的,還是永恆。

# 銀浦流雲學水聲

\*柔密歐·鄭

山隈水畔，且不說有仙有龍，有名有靈；只要有那一片濃青淺綠，就足我日夜嚮往了。

一種機緣，使我心會了王維的：「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的詩境。當我進入煙霧濛濛的山間，往往看不見煙靄，這委實是多麼細微而又真切的感受。這句詩中王維不說登山，只寫出這種感受，讓我進入雲霧山中，能全然味尋到，他在聯想中的畫面的這種境界，自己不免詩趣盎然！

一種機緣，使我意領了范成大所傳神的：「花燃山色裡，柳臥水聲中」的超越時空的藝術構思；也不難接受他那誇不失真的詩人感情與詩中情景。像前人說的：「無聲詩與有聲畫」，也如錢鍾書先生說的：「寥廓無象者，托物以起興，恍惚無聯者，着迹而如見」。旨在說明，將某種心境加以物化的化虛為實，以期能達到：「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的，那種虛實相生，情景相融了。

要有詩意，要有畫物，自古以來寫山水，寫田園的中國詩人，他們莫不善於修辭，巧以達意，莫不善於寫情，借景言情，尤令人心慕的，他們都善於構思，啓發聯想。難怪德國文豪歌德也不禁地說：「中國詩人還有一個特點，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他的話明顯地告訴我們，中國詩歌常常離不開自然景物，同時他們不一定是為景而寫景，而是為了達情。能真正做到情景相生，它是中國詩歌傳統手法的一個特點呢！

好了，該說我目不暇收的此刻吧！遠近，山巒連綿起伏，入眼的是青青的山脈，在薄霧的早晨，仍然充滿寒意。有山，仍須有條小溪，仍須有鳥雀的吱喳，溪流就綿互過山的腰際。而車子一會兒左拐，一會兒又向右彎，狹窄的山路，蜿蜒曲折，使人頗有「好峯隨時改，幽徑獨行速」之慨！

正當我在委婉有味，滿疑自己走的路已至絕處，怎知一個孤角，眼前又換上一幅秀麗的山水畫。這恰如王維說的：「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忽與前山通」。這時，從疏疏朗朗的霧裡，窺見山道兩旁百花的繁蕊，斗然的明艷欲放，但少不了一些盛放豐滿的花朵，以及落紅飛絮滿地的花瓣。

偶爾雲外一聲鷄啼，啼破了山行者的一心寂寞。果然不錯，一個山村已搖擺在我眼前。豈不應了：「花落尋無徑，鷄鳴覺有村」嗎？

這小小的山村，該是一塊未經琢磨的碧玉了。

這裡市塵不到。喧囂不到，甚至人工斧鑿不到，它還其面目地展現自然的風姿。

這山村不是別的，它就是素有小歐洲之稱的石城（BATU）。這樸素無華的天真少女，真是依然故我，別來無恙啊！

一點不驚人，它只是默默無聞地，位於印尼瑪朗郊外，約有廿多英哩的一個小小村落。環境良好，別怕有空氣污染，而長年不夏，蘊有秋般涼爽。殖民統治時期的荷蘭人，是視此為最適宜靜養的地方。許多名貴的花卉，菓子，都能在此溫和地帶裡生長的。

郁達夫先生說得不錯：「江山也要文人捧」。試看，所謂「仙島」或「詩島」的峇厘（BALI），屢次不斷地經人渲染，歷久不衰，所以其知名度之日益增高，本來就不是稀奇的事。可是，數年來為着推廣旅遊事業，不惜着重宣傳，尤其在旅遊競爭關係上，人們不免有極盡畫蛇添足為能事，把個明眸皓齒的姑娘，打扮得粗頭亂服，那還有什麼詩情畫意可言。有鑑於此，我是寧取石城，而不取峇厘，無他，讓我借用李白形容西施的美貌的詩：「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由此就可看出，我是如何對它偏愛。

說到石城，它還有一段掌故的。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南進時期，有一位並世無雙的偉大人物，就曾經在它這裡避過難的。

在東爪哇瑪琅，及其郊外石城避者，不是別人，他就是至大剛的陳嘉庚老先生。

稍有血性與良知的人，誰個不敬仰陳嘉庚老先生呢？他的公而忘私，毀家興學以及真正的一個愛國主義者，至今仍留給人有最深刻的印象，甚至可說是永垂不朽哩！他把一生心血，全獻於教育事業與愛祖國的責任上。由「廈大」與「集美」培養出來的桃李，若說遍天下也絕不誇大其詞的，因為他們實實在在地分佈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而去年恰是集美創校七十周年紀念呢！（1983）陳嘉庚老先生一向粗茶淡飯地嚴於律己。節儉自己，慷慨為國家社會，他的這種美德，他的肯犧牲自己而全大眾的精神，怎麼會不受人尊敬呢？

中國抗日時期，他更在新加坡組織了「南洋華僑抗日籌賑總會」，本着國民天責，號召人民起來救國！那時候，他真的是登高一呼，則萬山響應！整個南洋華僑群眾，經他大力疾呼，莫不振奮人心，紛紛動員起來，捐獻的捐獻，出力的出力！大家

經他的領導，莫不團結一致！委實是抗戰中的祖國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後方。

不久，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隊南進了，把這個素有海外桃源之稱的整個南洋，弄得天崩地折與支離破碎，而人民也開始陷入水深火熱的生活中，其苦自不待言了。

就在新加坡淪陷前數日，陳嘉庚老先生以及一批愛國的文化界人士，莫不紛紛逃出，並開始過着各自的流亡生活了。他先是到了當時是荷屬爪哇的巴達維亞（今之椰加達），就在此匿居些日，不旋踵日軍攻佔整個爪哇，爲了安全，他老人家所住的地方，不得不一直遷移，最後乃決定要東上，至東爪哇泗水埠爲目的地，然後再擇地安居。

長話短說，那時他已來到中爪哇的三寶壟了。這個充滿著神話與寺廟最多的老埠頭，也可說最具有華人文化傳統及典型的一個天良商港。若在平時住上它一年半載，也很不錯的；可是這地方太複雜了，而陳老先生自己本來也沒有意思在此處住下來，所以，決定再離開它了。

從三寶壟到泗水，是他老人家在流亡中較驚險的一段路。幸虧得到幾位忠心赤赤的「廈大」與「集美」的校友，敢冒着生命的危險，爲他們的校主，怎麼安排一條安全之路。結果，在某一個黃昏裡，他老人家扮爲一個病人，乘着汽車就這樣起程。途中，他以被子蒙面，裝着極爲痛苦的樣子，雖經多處日軍哨站上日軍的盤問，居然有驚無險地，度過日軍的守衛關卡，安然抵達泗水。在經過一晚的休息，隔日，便神不知鬼不覺地在石城，履險如夷地安居下來。而日子就這樣地打發下去。想不到經過三年八個月的隱居生活，日軍終於投降與世界重歸和平，他老人家始平平安安的重返新加坡。

由於上述的一段古，未免使人感慨萬端；但對於世人，總是可以把他們歸納爲兩大類的。一類是：是以少數人所作出的貢獻，而使大眾人士受益蒙惠，這如陳嘉庚老先生是也。另一類當然是：以少數人的所作所爲，竟然使大眾人士受連累甚至受盡禍害的。像這種小人，爲防口臭，還是不談爲妙！

嘖！心如平原放馬，易放難收，究竟扯到哪裏了？不是說要重訪舊朋山水，或小隱山林，以尋忘我之境，怎的把這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對此山既玲瓏水亦清的山山水水發牢騷呢？唉！往事已矣！縱然自己雄心仍在，到底是都如夢，算能爭，幾許鷄曉鐘昏？不用在說什麼：追往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

啊啊！好山千萬重，何不閑飲酒，醉吟詩，更說甚是和是非？抱着這種心理，如今我已無拘無束地飄逸山林了。

山居已數日，除步於青山綠水間，那閒適，那

雍容，莫不神態可掬！而洋溢着這意外的欣喜與滿足；果然有的是一片幽遠清明景象，一股淡泊寧靜氣氛，一種悠然自得的境界，一副自然真樸的性靈了。

提到我所住的小村屋，是在一個山坳裏，其氣象與氣氛的幽勝，真個令人十分讚許；遠望是重巒疊嶂，萬木幽深近矚則山環水漩，茂林深竹、雜花如綉。我喜歡這地方的風景，竹林和柳溪，原來就是它的特色。試想，耳目雙清，心胸大暢的至此，除了竹之外，還聞泉聲、我是懷疑自己是在夢中、畫中、抑或是在詩中呢！我以爲像這樣的：「碧水青山曲徑斜，薜蘿門巷足煙霞」，以及「黃葉栖椽間，鳥鳴時一墜」，無怪乎曹雪芹要疏遠那十丈軟紅，而自甘趨向荒涼的西山一帶，寧願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的「不如著書黃葉村」了。

文人與窮之不解緣，自古已然，而年來我更體會得很深刻，可笑的我偏偏在這「貧窘」上，活得與曹雪芹很相似，再說我又沒有司馬相如寫長賦的機會，因爲新潮的小姐們，妒忌心不是沒有，但她們一言不合的時候，每每以離婚了事，誰要你那文縷縷的詩歌呢？唉！從生活中來，還得回生活中去，這種矛盾心情油然而生，我豈能瀟灑……

先別管這些，還是到野外散步去吧！於是，翻過一個小山，四處的稻田、菜園、都別饒情趣。瞧那矮墩墩的蘋果樹，結出紛綠翡翠的果實，鮮溜溜而可愛的蘋果香，令人垂涎三尺，可是誰也沒有動過去採擷它的念頭，只是樂個一飽眼福，也不願去傷害它。

又不知第幾次坐在溪下柳邊了。我坐著，看著，想著。所謂：柳外聞鶯，花邊得句。以及欣見「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不但令人春意盎然，也給詩人帶來靈感的。驀然「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則又令人感到大自然的生機蓬勃。至於「人情都向柳邊來」，把折柳當成是別離的象徵，使人不免「爲之迴思，楊柳依依」！但也因此受到李白在詩中抗議過，他說：「春風知別苦，不遣楊柳青」呢。

楊柳是此間的產物，抑或由中國移種而來的，事非緊要，懶得去追究它。倒是我呆呆在這裡整整下午，看柳看水，聽風聽蟬，至竟如山沉默，全忘了說話。自幸能對著這一湛碧的溪水，抖落一襟塵埃，最是心光和溪光相映！

携著月色，我騎上馬童牽來的馬，由他在前面牽着徐徐而行，不期然使我想起本家愁予的詩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是的，我這過客，猶如陶淵明說的：「心遠地自偏」。有了超越和逍遙的心境，那空靈的明鏡台，最好別再沾惹到一點塵埃啊！

## 雪山茶之夢幻

提到馬鞍上尋詩，則使我想起那天折的天才詩人李賀來了。早在唐朝他就寫現代詩了，由於他的詩寫得極奇無比，與隱晦難懂，所以不受當時正統派詩人們的期許，甚至還被排斥在外！所以唐詩三百篇不選錄他的詩，是很自然不過的事呀。

從李賀想到時下寫現代詩的，不是一樣成爲被攻擊的對象嗎？記得有人會譏笑過寫現代詩的人說：「既然你的詩要等到一千年以後，才會被人欣賞，那麼，藏之高閣好了，何必現在拿出來呢？」說這話的，不能說他沒有理由，可是，天下事，往往會有這種不遇而遇的。而一向令人見棄的李賀，誰料到一千多年之後，他的詩，要由歐美的漢學家們發掘出來，不但廣泛地爲他推介，且還極力讚譽他的詩才，是超越李杜呢！這件事相信鬼才李賀在天之靈，知道了有外國知己在替他平反，他是大可一抒千年之鬱吧！

對上述之情而言，正如曹聚仁先生說過的：「百年之後知有我」，也一樣行得通的。其實詩如天然金礦，終於有一天會被人發現並採掘出來；問題在，我們是否能寫出好詩。

李賀的詩，我見識得很淺。前日讀他在天上謠中的一句：「銀浦流雲學水聲」，頗覺新奇可誦！他那曲折之比喻更爲到家。雲和水都是流動的，所以雲可以比水。雲與水的相似點在於流動，却超越相似點，而聯想到銀河流雲也能發出水的聲音。當然了，這是不科學的，說不定還會被發潑冷水的。

騎在馬上，衣上的溪光山氣濃在，少不得借李賀的這一佳句，給自己完成一首七絕，以寄胸懷。正是不勞多思，靈感不請自來。詩是：

不盡青山不盡情  
故鄉月爲白頭明  
詩懷若許追前輩  
銀浦流雲學水聲

啊！真個「詩成馬鞭上，不覺在天涯」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重修後寄自雅加達

\*\*\*\*\*

愛護馬華文學，

請訂閱蕉風！

風濤，雪濤  
皆是遙不可及的夢幻  
也是最夢幻的真實  
古老的脚步  
終年輾轉在宿睡的雪花微塵  
「夜聽山水流，想隨  
山水走，又恐  
山水不回頭……」  
倘若，山水是無窮的遙遠  
倘若，寒梅是淒冽的無窮

踏盡雪塵沙石  
倘若，山水是無窮的遙遠  
倘若，寒梅是淒冽的無窮  
苦苦堅持其雪中的生命和氣魄

黑暗如雪紛飛  
醒亦如睡  
要是一朵雪山茶冷冽的綻放  
芳香會流與何人，流向何處  
負傷的風雪行者  
終年欲走向難以企及的白茫茫天地

終不知  
不知匍匐千里的雪山茶是否  
仍會冉冉在塵外新開一瓣  
再開一瓣雪白芬芳  
讓你拈花笑開世間霜筆深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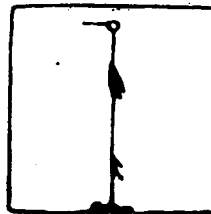
風濤，雪濤  
一枚山茶在冬雪中沉吟  
是不是遙不可及的  
才是叫人拼着淚寂寂走一生的  
夢幻與真實？  
是不是永無止盡的追求  
才是最完美的生命詮釋  
和殘缺

(一九八三台北)

\*若遠

# 文學使命

\*清逸



我國女作家李憶君曾經說過：寫文章祇須凭具良心，却不必肩負什麼任務，不必爲了改造社會才寫文章。

這種寫作精神與原則，目前也成爲一些年輕寫作人的信念，若做最嚴重的假想，是一種不健康的風氣及不良趨勢，應及時予以糾正。

儘管許多寫作人都承認在寫作過程中並沒有預定給予自己一個社會使命，只是自己把自己內心的感應，不論是看到的，想到的或體驗到的寫出來，但是所寫成的作品在感動人心和引起讀者的共鳴的演變中却肩負了極其重大的文學使命，對於影響社會，引導讀者方面佔了相當的份量，雖然這程序在一天或短期間內根本看不出它的變化，但却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是改進社會啓發世界的一種間接工具。

由於文學往往是時代的縮影，因此文學作品便負有表現社會意識形態的任務，那些能夠充份正統反映時代現實生活的不朽著作，就宛如一顆金鋼鑽，永遠發出光亮，照着人群，尤其引導迷失方向者。

文學作品絕不能與廣大讀者的願望背道而馳。那些嗅不到時代氣息的作品，吟風弄月或無病呻吟此類有閒階級的文學，必定抵不住時代的狂瀾而遭受讀者唾棄，主要是因爲內容和思想上的空白，沒有深刻的現實性所應負的文學使命和寫作正確態度。

或許有一些人會覺得反映現實生活，從而指示和批評人類社會的缺陷，在推動社會進步工作上是不足道的，所以大家都可有可無的忽略了文學的使命，說寫文章是沒有任何特意的目的，純粹爲寫文章而寫文章，或坦然的承認是爲了稿費而寫作。

寫作是藝術工作，是體驗觀察生活後加上艱辛的藝術加工，是屬於人類的高層文化。有良知的寫作人應有一個文學最高的目標——教育人群、改造社會。

\*陳全興

## 選稿態度

有注意本地報章副刊及刊物的讀者都會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某些園地都有某一批熟悉的作者在經營，而作者們多局限於一兩個園地大寫其迎合編輯口味的文章。同類型的文章一經編輯大力提倡，便慢慢形成流派，而作者們也不嘗試突破，更別說吸取別家精華、學習新穎的寫作技巧或處理特出的題材了。

流派現象是很不健康的，是因爲編輯選稿態度不夠客觀開放所導致的。除了『文道』與『蕉風』月刊有編委會，慎重的處理每一篇來稿外，其他報章的文藝副刊的編輯都是「一脚踢」的，從看稿、選稿到編版，甚至於設計，都是一人包辦。

如果有關編輯主觀的憑個人喜惡選稿，被發表的文章便不會多樣化，而無法做到每個副刊都必須有的「園地公開、百花齊放」的宗旨。而「人情稿」、「應酬稿」與「看人不看稿的稿」都會源源而出，這除了降低水準，阻礙馬華文學的發展外，也混淆讀者的視覺。

我很諒解「一脚踢」編輯的肩負重任與忙碌情況，我只要求編輯們最基本的要看稿不看人，只要有水準的作品，不管是任何派別，都應給予發表的機會，以便副刊風格多樣化，各類文章都競相爭輝，互放光芒。

這是我們一直期待着的選稿態度。

(編按：「一脚踢」編輯和「看稿不看人」並無衝突之處。)



\*風向

## 如何做個快樂的文藝青年

\*鍾蕾呂

一個寫作人，有一顆善感的心，是絕對的應該。否則，如果看到比亞法拉的飢民慘狀都無動於衷，那他跟本就不是寫作的人才，還是疊高枕頭去追看武俠小說算了。可是多愁善感也並不等於是無論晴天雨天都擺出一副苦悶的姿勢，那可是錯把台灣的眼淚鼻涕戲當作是希臘悲劇了。區區在下的所謂多愁善感，是指作家對受苦受難的人類具有巨大的同情心，能夠把自己放置於他們所面對的惡劣環境之中，感同身受的去領略他們生活中的苦澀。為甚麼區區一直只說人類的苦難而不說人類的快樂呢？理由則是一加一般的簡單：人生本來就是苦多樂少的嘛！大概只有胡鬧戲裡的卡通人物，才會從早到晚不知所謂的嘻嘻哈哈，那可是硬滑稽了。

通俗愛情小說裡的樣板式文藝青年，都是同一模子裡「拷貝」出來的：長得瘦瘦高高、嘴角露出不屑狀、眉宇之間鎖着一股揮之不去的哀愁，一開口說話，便是嚇死人命賠的文勢腔！據說這種調調兒的文藝青年，也是天真而不知愁少女們的夢寐以求白馬王子云云，例証之一，他們大量的出現在無論中外的三毫子（現在已經沒有賣得這麼廉價的書啦，但是既已沿用成習，故因循之）愛情小說裡。可是如此這般的文藝青年，是否凡是從事文藝青年應有的態度？

答案當然是絕對的不是！在八十年代裡，如果有哪一位文青還擺出這樣的姿勢（名符其實的有姿勢有實際），那他如不是絕對的無知，便是絕對的愚蠢！我們這個時代，講求的是真材實料，講究的是工作效率，如果文青真的有材有料，一定會被人賞識，何必裝出落落寡歡的「死相」？至於如何達到有材有料，秘訣只有一個：用功讀書去也！有學問便有快樂，信哉斯言！

## 大混混

\*何璧少

那些一直躲在小鄉鎮裡的文藝青年，總愛把我們的大城市，渲染成一個大染缸，凡是居住其間的，都是些心術奇壞專揀機會坑人的大壞蛋。這種一面倒的無稽之詞，我也沒有工夫去理會，因為明理的人都知道這是荒謬的假話。一個人心術生得壞，即使去到金馬崙隱居，也照樣是個壞蛋。除非，他徹悟昨日之非，立意洗心革面的改過。

像在下何璧少，雖然在吉隆坡最繁華的三角區，做事已整整十年，還不是十年如一日，跟十年前初自玲瓏下來時一般的純樸善良。雖然十年一幌眼已過去了，我仍然敬業樂業的做好我的工作，而且，生平最恨聽到「混一口飯喫」之類的言詞。這種「混話」，我是絕對不說的。而通常說這些話的人，都是一些不負責任的傢伙。我真為他們的米飯班主錯用此輩而叫屈！工作除外，這些人的思想意識以及道德觀念亦可以從他們的「混混」態度而得知其鄙俗。

但是最叫何璧少和他的友輩震驚的，還是有一個本地土產的文青，在那塊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土地上以拍膊頭起家，每篇大作中必不忘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寫稿匠。他的大混混姿勢，真是令旁人大開眼界。此君的廣東話造詣如何，吾輩不得知，但他可知道有兩句廣東俗語，是千古不移的，語謂：「面係人地俾，架係自己攞黎丟嘅」，此中的深意，大家心照不宣好了。而且令人奇怪的是，這種自吹自擂的宣傳文章，竟也有本地報章去「重金」特約。嗚呼，大混混今日的言行猖獗，報館亦有火上澆油之過也。

# 應笑多情

多少心字前燭裁  
一一紙上掩蓋  
倦極，披髮憑妝台  
方寸眉心  
都着相思結，解未開

管他春去夏來  
年年如此神態  
留得春住又如何？  
已負東風幾載  
不如歸去  
好待山雨來

山色茫茫行山客  
看盡翠巒綠黛  
雁散竟無消息來  
忽聞擊鐘空山開  
揮袖，題一詩做岸  
都笑癡兒懷

# 淡水河

那河源自臥龍山脈  
長流洗過千秋萬載  
好漢，在此開拓  
不少原始的荒

這河未明姓氏以前  
山民洗他世世代代  
直到  
你我東方的先人

\* 郝眉

划船迎風而來  
衣袂飄然，讓人景仰  
找不着半字來表達  
他們原始的思想  
帶着笨拙的閃爍  
歡呼成一首嚴肅的  
歌：

「支那在招手！  
支那在招手！」

她的水波有塔羅眼  
她的柔情有若  
百煉鋼化為繞指柔  
繞着年青的心，甘心  
留在這片林裡  
開拓他們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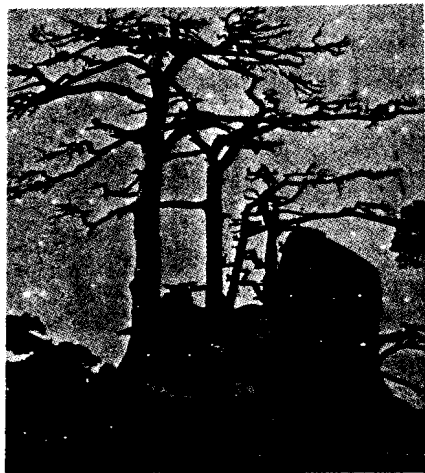
從此，她的美名  
流傳了一個百年  
流傳了奮斗百篇  
任河上漂過經濟的巨木  
建起根城那盛年的繁華

一時的驕矜輝煌  
循而恢復悠哉的寧靜  
這河依然芳名  
「京那峇登岸」  
但已鮮有人識  
那崇敬的象徵  
我們勤懇智慧  
和水共生的典故  
美麗的淡水河  
依舊輝亮着  
我們古老而智慧  
的典故

後記：山打根產木區有河  
，名「京那峇登岸」，起原為  
當地山民對當時中國人到來，  
直呼：「中國人在招手」，  
所用方言即：China  
Berangan，故得名。

# 溫暖的相握

\* 冬竹



一路陽光溫暖如你的握手

我的思緒在千山萬水間，  
迎向陽光大道兩側的風景。在  
路遙遙，天地無窮盡，車激烈的  
奔馳邁進；所有的雲朵飄逸，  
所有的景物翻越後隱去，所有  
的風在山水間不肯安定下來

。而你的眼波回眸，一路是星  
星照耀着我。

愛擁有旖旎的夢，在握手  
間，我的心是漣漪激盪，你的  
溫暖給予是一種滿足。匆匆告  
別沒有離愁，離愁不萌芽在甜  
美的心胸，讓你的眼神顏容笑  
語植樹在我的情感思念中不忘  
。在一季陽光溫暖，我的髮飛  
揚只有快樂與活潑，而你呢？  
你一仰首，山水潑墨的神采在  
髮間流韻。我的髮因風而顯得  
更頑皮，常常禁不住的吻了我  
雙頰就逃開，又躲躲閃閃怎樣  
也不再安定下來。似柳葉迎風  
清秀的美姿飄拂水面，你是否  
也愛窺視我一髮喧嘩呢？

記憶是一種歲月的輾轉，  
深深淺淺轉向年少、童真、痛

苦、快樂。一圈復一圈的年輪  
相隔該是十年，我們再握手。  
你的言語在耳際風急急的會否  
是我尋覓的熟悉，在流蘇的髮  
間我守候着的癡盼。時光回轉  
，我們的華髮無霜，握手相隔  
了十年，會太遲了麼？

車在奔馳，不停是山水無  
盡，一座山一湖水都是我們歲  
月的旅程。經歷過千山萬水，  
不倦累是我們的思緒。一路遙  
遠，城鎮和鄉野及許多美麗真  
摯的事物，我急着要傾訴要畫  
山水要寫詩詞。

不知相忘是什麼？是烟水  
寒兩岸，仰是天高離地遠。我  
們匆匆握別沒有離愁，想前世  
的因果，十年的歲月悠悠是一  
闕萬言的史詩。從初綻的蓮，  
淡雅幽香直到盛開的仲夏。相  
繼的蓮花開落，我們相握在仲  
夏的蓮季，不問別後的日子。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七日

# 最後的城

\*蔡聯源

當流星劫走最後一寸風景  
我們要給這座城  
取個怎樣的名字

這時候，不是時候  
一把傘僅能撐一團思慮  
逐漸是雨，尋來

我們不敢想像  
水災將如何發生  
然而，橋的那一端  
却有兩個小孩  
折放紙船如隨手拋掉一枚糖果

真佩服他們的勇氣  
只是勇氣也不能成事  
如今滿天飄雨  
我們打着油紙傘  
走過青苔越來越長的鬍鬚  
如一團憂郁：  
我們該怎樣取個像樣的名字

這座城乃是最後

# 水仙頌

\*林添星

你的清香是我掌上一首詩  
意會中的清淡與言傳中的濃烈  
輕輕白瓣拈抖  
像鼓膜輕輕震盪  
以奇白迎風，以淡黃飄香  
而我心頭一緊，急步走開  
卻見千萬花叢中傲然而立的青枝白瓣  
從彼岸到此地，死亡是再生  
在寒冷中抖擻，在悶熱中一樣迷人  
而這首詩已包涵了兩種血液  
總在落英紛飛時  
把陌生城邦灑滿一地  
像鋪滿月光的抒情詩  
每一次擱筆都期待另一次更迷人的沖擊  
讓清香永遠留在奇異的白瓣間

# 第一支華爾滋

## 來去

\*凡夜

我來  
畫起滿天彩虹  
夢幻與現實交替着  
飛奔的時間  
匆匆  
是過客的握手與揮別

我去  
喧嘩冷冷斷袖  
盞盞睡去的明燈  
靜靜的遺忘黑暗  
日記開始摸索着  
過去

第一支華爾滋  
不在戀人懷中

人影重重  
那首歌，柔柔地唱  
無休止的愛  
旋轉復旋轉  
我在那人底臂彎  
竟是無情  
亦無愛

我的華爾滋  
靜靜地舞着舞着  
一宵溫馨  
我没醉。

\*程可欣



\*落花辭枝

## 天邊的星

(短篇小說集。厚141頁，售價  
S \$ 4.80。一九八四年七月初版。)

### 作者簡介

顧月華，筆名依宛等。江蘇無錫人。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一九八二年抵美深造，專攻現代美術，為當代留美女畫家，擅寫臉譜及器皿等繪畫藝術。曾多次參加留美畫展及個人展出，頗獲好評。

除作畫外，她勤於寫作，作品多見於美洲『華僑日報』、『北美日報』、『中國時報』以及中國的『花城』等報刊上。部份作品亦曾刊登於『聯合早報』、『通報』及『新加坡文藝』等星馬報刊上。



## 譚天和聲集

(相聲脚本及評論。厚114頁，售價  
S \$ 3.60。一九八四年八月初版。)

### 內容簡介

譚天的相聲，為愛好舞台演出的觀眾所熟知。這本集子所收的，大半曾被文團學生及青年組織採用上演。這些相聲取材廣泛，有針對一般市民、文人、學生的通病作善意批評嘲諷的；有表揚好人好事的，也有單純風趣逗笑的。適合文團及學生作語言表達練習及上演助興。

出版者：文學書屋

231 Bain Street,

#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 內容簡介

本集共收十三個短篇，其中『天邊的星』、『維納斯的悲哀』最具特色。作者文思如流，描繪生動活潑，把大都市裡小人物的生活勾出一幅百花圖，道出他們的辛酸苦辣，快樂與悲哀以及對愛情的追求和幻滅，如『天邊的星』、『三根野草』、『那個男人』、『三個女人及其他』等篇掙拾她在美生活的境遇及身邊各個人物的剪影，親切有趣，真摯動人，處處顯出作者朗爽的個性。

中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無留下深刻的烙痕，毫不例外，作者在『維納斯的悲哀』、『難友』、『踮腳尖的女人』、『當導演的那一回』等篇中則真實地記錄了一個悲痛時代的生活側影和一些不幸者的境遇。

### 作者簡介

譚天，原名韓永元，又名勞達。是一名活躍新加坡劇壇的戲劇工作者。

曾編與導過不少話劇作品，近年的有：『幸運抽獎』、『wek wek』、『八根火柴』、『金銀花』、『維他命xyz』、『書小姐』等。

1984年文化部主辦藝術節，由十七話劇團體聯合演出他的劇作：『烏拉世界』。

1979年出版『關於相聲』。

1983年以海叔為筆名出版五本創作兒童故事。

## 夜鶯

(詩集。厚116頁，售價M\$5.00。  
一九八四年四月初版。)

出版者：北方書屋

394-L, Taman Cantik, Air Itam, Pulau Pinang.

### 作者簡介

方昂，原名方崇儒，廣東惠來人，一九五二年生於檳城。著有散文集『一種塑像』。

## 『往事追憶錄』的電影版 \*公羽介

對於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那部被譽為法國文學國寶的『往事追憶錄』(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洋洋洒洒數大巨冊，再加上內文意識流的筆法，不諳法文者而有能耐把英文譯本埋頭苦幹一一啃完的，如今唯恐亦沒多少人了。

萬一本書某日有幸被改編成電影，那豈非是件賞心悅目之事？

答案是，本書不但經由西德名導雪朗多夫 Schlöndorff，曾導從西德名作家 Gunter Grass 小說改編的『錫鼓』)，在去年夏天於巴黎拍竣，且於今年二月下旬在巴黎推出首映。

其實，本片(上映時改稱為「史萬納的戀情」 Swann in Love)之得以完成，也實在是歷盡千辛萬苦的，其製片妮苛勒史蒂芬 (Nicole Stéphane) 的百折不撓血淚史，若是仔細從中道來，只怕亦可洋洋洒洒記錄成冊。

十八年前，即一九六五年，史蒂芬就已從普魯斯特的姪女兼承繼人手裏購下改編原著的電影版權，後又分頭找過多位導演執導，其中包括義大利的維斯康堤 (Luchino Visconti)、英國的約瑟夫羅西 (Joseph Losey) 與彼得布魯克 (Peter Brook)，以及法國的阿倫雷奈 (Alain Resnais)、杜魯福 (Francois Truffaut)，與路易馬盧 (Louis Malle) 等人。

法國名導拒絕合作，也許其中一大理由正如雪朗多夫所說：「因為某些原因，法國導演對文學或尊崇，或鄙夷，他們寧願拍部舊式美國犯罪故事。我的好友如路易馬盧和塔凡里埃知道我要拍普魯斯特，都以為我瘋了——你不可以觸及普魯斯特，他是屬於整個民族的。

「如果一個法國導演拍此片失敗，他將無法自容於巴黎，而一個外國導演還可以回家。」

或者正因如此，兩次差點開拍成的「往事追憶錄」計劃，都是交在外國導演，維斯康堤與羅西手上的。甚至兩個劇本都由維斯康堤的多年編劇搭檔 Suso Cecchi D'Amico 與羅西找來的哈洛品特 (Harold Pinter)，前後完稿了，無奈其間總是出現一些天時地利人和不能完滿配合的差錯，兩個計劃才不得不最後宣告流產。

譬如維斯康堤那次，連外景都看妥當了，可是後來不知何故，竟然暫時擱下改去拍攝另外一部「諸神的黃昏」(Ludwig)。

還不知何故，有傳言謂是當時維斯康堤的愛將兼情人海默貝嘉 (Helmut Berger) 嫌棄在「往事追憶錄」裏的戲份太少——尤其不甘心的是維斯康堤舊情人阿倫狄龍的戲份比他更多，於是大力游說維斯康堤先拍他在裏面當男主角的「諸神的黃昏」。

等到維斯康堤回頭想拍「往事追憶錄」，一切都已經太遲了：看好的外景地點不但大有改變，物價水準亦大事飛漲，還有原定投資的聯美公司也放棄這個計劃了。

因此維斯康堤只好就此拜別普魯斯特，然而史蒂芬却始終不會死心，輾轉未去，臨別末了，才論到雪朗多夫騎馬上陣，今次的劇本已由彼得布魯克與 Carriere 改編。

這時，鼎力財務上支持的為法國 Gaumont 電影公司，以外，雪多夫的電影公司也願意投資三分之一的股本。

雪朗多夫的「史萬納的戀情」，不似維斯康堤的劇本，主要改編自其中兩冊「平原上的城市」(Cities of the Plain)，也不似羅西的劇本，是整個「往事追憶錄」的改編(老天，「工程」可有多麼浩大!)，而是以其中「史萬納的戀情」一部份為藍本，穿插上「重獲的時光」(Time Regained) 的結尾部份。

片子好歹完成了，未看過片子的觀眾好奇的該是，雪朗多夫到底會如何把普魯斯特這部故事單薄、不具矛盾性，完全通過詩與內在脈絡，以時間或記憶去引導進行的一系列大規模

告白，轉換成映像世界向觀眾呈示？

在看到電影以前，稍為回顧維斯康堤、羅西、與雪朗多夫的演員表（請參看附表），也是頗為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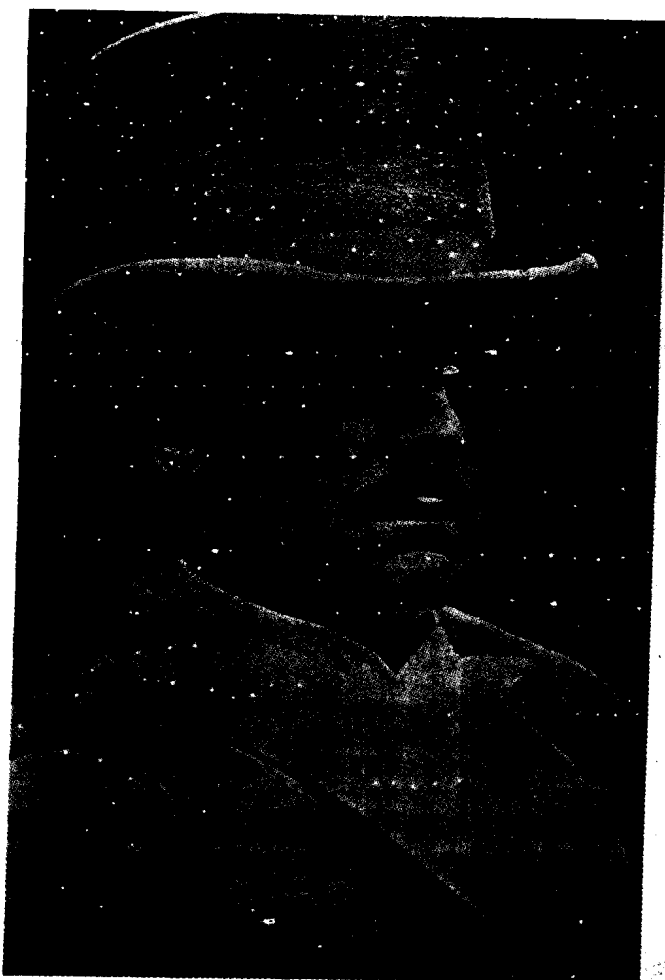
維斯康堤的演員表，法、英、義、美演員平分天下，不過，據云其中除了狄龍與貝嘉敲定之外，餘者皆純為紙上作業。當時就謠傳美國神祕美人嘉寶將會復出飾演尼泊爾皇后一角，但事言上謠傳也終歸是謠傳而已。

羅西的演員表，則比較落實，起碼羅西曾經嘗試去接洽美國演員馬龍白蘭度與義大利名女高音瑪麗亞卡抱絲演出一角。

至於真正拍成電影的雪朗多夫演員表，未看片子法國人也就很不服氣了，男女主角竟然都是非法國人：英國男星傑瑞米艾潤斯（Jeremy Irons，曾演出「法國中尉女人」。）與義大利女星歐奈拉牡蒂（Ornella Muti，曾演出「飛天大戰」與「愛情與金錢」）。

三份演員表，在其中兩份榜上有名，且結果真的參加演出成功的，則唯有阿倫狄龍一人，可是由於歲月不留人，他的戲份也只好由維斯康堤派定的整個故事敘述人，演變為目前雪朗多夫影片裏的，客串一位沒落的同性戀貴族夏呂男爵。

談了一大堆，最後而且也最重要的問題是，國內會有機會推出本片供感興趣者觀賞嗎？



傑瑞米艾潤斯飾演史萬納



導演雪朗多夫



阿倫狄龍飾演夏呂

附表：三位導演的「往事追憶錄」演員表

	維斯康堤	羅西	雪朗多夫
敘述人(馬修)	阿倫狄龍 阿倫卑斯 達斯汀荷夫曼	阿倫卑斯 達斯汀荷夫曼	尼可拉斯貝比 (Nicolas Baby)
史萬納	Maurice Ronet 馬斯楚安尼	羅倫斯奧利華 Jean Vilar Jean Servais	傑瑞米艾潤斯
歐黛特	碧姬芭鐸	安娜卡莉娜 達妮葉達麗尤 (Danielle Darrieux)	歐奈拉杜蒂
夏呂	馬龍白蘭度 羅倫斯奧利華 奧利華烈 Philippe Noiret	Philippe Noiret 羅倫斯奧利華 奧利華烈 羅勃蕭	阿倫狄龍
Saint-Loup	Peter McEnery Claude Rich	李察張伯倫 Timothy Acton 占姆斯霍斯	從缺
德·蓋芒特公爵夫人	Silvana Mangano	Delphine Seyrig	法妮阿當 (Fanny Ardant)
德·蓋芒特公爵	Georges Wilson Pierre Charon	Georges Wilson Alain Cuny Jacques Charron	Jacques Boudet
韋居韓夫人	Edwige Feuillere	Edwige Feuillere	瑪麗·克麗絲蒂娜· 芭侯
Monsieur Verdurin	Michel Bouquet Francois Perier Romolo Valli	未定	Jean - Louis Richard
Morel	海默貝嘉	未定	從缺
祖母	Renee Faure	沒這個角色	從缺
Jupien	Jean-Claude Brialy Jacques Charron	未定	從缺
法蘭素娃	西蒙仙諾	西蒙仙諾	從缺
尼泊爾皇后	嘉寶	瑪麗亞卡抱絲	從缺
Albertine	新人	新人	從缺



## 檳榔山上雨瀟瀟

\* 陳應德

那是四月十七日，星期二，一個晴天。

下午九妹突然打電話來。

她說親戚們還沒有人知道，怎麼辦呢？她的聲音都哽咽了。

仁英正在外國旅行，這時也許在美國，也許在加拿大；而梅英姐、玉貞、玉香也剛好一起在台灣旅行。

「我會儘快趕回去。你快點先通知友明吧。」

不久，邦達從柔佛新山打電話來。他和阿漢將駕車趕回阿羅士打。爲了等他們，我到第二天才從吉隆坡跟他們同車趕回阿羅士打。

一路上，在談話中我們完全沒有提起這次回鄉的目的。也許大家都不願意觸動受創的地方吧。

行行重行行，入夜時分才到怡保。一過怡保，便是大雨紛飛了。十二時許，我們才趕到阿羅士打。天雖陰沉沉，可是還未下雨。

幾年不見，阿羅士打變得那樣陌生了！

沙曼運河消失了。早已經被填平了。

今夜，我回到了故鄉，而在故鄉，我却變成了一個陌生的異鄉人！

木屋的燈火還亮着。十多個人，有的坐着，有的在走動着。九妹和阿蓮迎上來。九妹說，好在友明立刻從加央趕到，後來一切都靠友明的哥哥主持，而他的嫂也日夜忙個不停。從前伊老家常喜歡罵九妹，到最後還是幸好有九妹一直在照顧伊。瑞源說，幾個星期前，他們倆還替伊慶祝生日，伊老人家還挺喜歡吃那天的生日蛋糕呢！

伊以前也常常罵阿蓮，最後也是阿蓮在服侍伊。那天早上約十一點，阿蓮突然哀號起來。鄰近的馬來人和印度人立刻趕過來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個養羊的印度人，從前也曾和伊相罵過，這時看到這種情形，一面大罵爲什麼沒有其他的親人在場，一面幫阿蓮爲伊換衣服。據說再遲的話便不能換衣服了。

阿蓮還說前一天的晚上，伊忽然要榮華等三個孫兒和她睡在一起。我一聽，心中起了震盪：伊是那樣的寂寞啊！

我說：「你就應該讓他們和伊一起睡啊。」

「可是我怎樣會想到第二天伊就會去了。」



第二天要上板榔山時，我真希望阿蓮不要大聲哀號。心裡的感受，應該深深藏在心中，默默地。

啊，就這樣，一切都過去了麼？

一個艷陽普照的早晨，我血管裡每一滴血都害了相思。那是一個充滿着生機和希望的早晨。有一個害羞的少年，由稚氣未脫的九妹帶路，踏着滿地的陽光，第一次走向那間木屋。

沙曼運河的河水緩緩流。河岸的東邊是板、吉大道，西邊是一個住宅區。這地方雖是在阿羅士打，可是却像一個小鄉村。除了一條大路，其他都是泥土的小路。有的小路邊還有母雞帶着小雞在覓食。這一帶的屋子都很舊，有華人的木屋，也有馬來人和印度人的浮腳樓。有的浮腳樓下還養着羊。屋旁高高的椰子樹，分開綠油油的手臂，伸向晴空，向太陽吸收熱和光。

在那一個美麗的早晨，那個多愁的少年心中充滿着溫暖，因為他知道有一個高貴、大方、善良的女孩子正在等着他。她那黑溜溜的眼睛將會深深地探索他靈魂深處的秘密；她那柔柔的眼神將會輕輕地撫慰他心靈的創傷。她說的每一句話都像李商隱的詩句，她發出的每個音節就是優美的樂音。當她用皙白的手理一理光澤照人的秀髮，看那滿頭青絲，何處不可憐！那雙手和粉頸是那樣白。而當她回眸一笑時，風情萬種，真是從韋莊的《菩薩蠻》中走出來的小美人！

「而那時我却瘦得像還未成長的醜小鴨。她的母親不但歡迎我，還叫邦達去買冰塊，開汽水給我解渴，又煮飯留客。伊是一個性格堅強、充滿着愛心的好母親——其實只要是她的母親，在我心中，伊永遠也是我的母親！」

但今天，消逝了，那段陽光的日子；埋葬了，那過去日子的陽光。

而颯颯的寒風，催下了千行疏疏的細雨。這霏霏的雨，在板榔山點點滴滴地下了。濛濛的雨絲，洒在我的頭上，打在我的臉上，沾在我的身上。濕了，我的頭髮；濕了，我的衣襟。

煙雨中的青山突然變得那樣陌生。於是，我試圖從記憶中尋覓一個永遠沉寂了，熟悉的，親切的聲音、一種湮滅了的溫暖。

而這綿綿的雨，還是冷冷地飄落，在陰霾的板榔山，就這樣千行萬滴，悄悄地下着。

雨、雨、雨、雨.....

雨、雨.....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於吉打港口)

久違了

風捲雲湧  
霹靂一聲  
吾醒自盛唐的美景  
醉步流落到  
這莫名的沙漠  
學習此地的方言  
研究仙人掌  
不曾達人數說  
何處是綠洲  
何路是吾的歸途  
吾不斷賣沙  
屹立一座  
金碧輝煌的海市蜃樓  
日日迎接和歡送  
虔誠的過路客  
夜夜閉門對  
寂寞的星宿  
寫下了一窗雨的傳說

至今才郵遞  
這一點滴歷史故事

\*流螢

# 自捫脈搏，抑或關心時代？

—— 泛談馬華現代詩在取材方面的問題

\* 藍啓元

馬華現代詩發軔於一九五九年，迄今已足足有二十五個年頭了。現代詩在馬華文壇生根萌芽，可以說，他一開始就遭逢逆境，宛如一個不被衆人接受的孩子，只好在自己的家園裡學爬學走。說得清楚些，在初期，馬華現代詩幾乎受到十多家華人報文藝副刊的一致排斥；它也曾被冠上灰色、黃色等帽子，謾罵的文章更層出不窮。那段時期的文學氣候，那樣的際遇雖然教人洩氣，但也因而激勵了詩人們發奮圖強的決心。時至今日，雖然仍有某些守舊人士懷疑現代詩的正統身份，但他們不得不承認現代詩在馬華文壇所佔據的一席之地，也不得不認可其所帶來的冲击力。

匆匆二十五年，現代詩的名份和地位，已沒什麼好爭論的了。但我們且先別說馬華現代詩經過二十五年的歷練後已獲得了豐收之類的话，雖然二十五年以來，呈現在讀者面前，具有一定代表性及可稱得上是大部頭集作的，包括『大馬詩選』（溫任平主編，收入二十七位現代詩人的詩作）、『砂勝越現代詩選上集』（李木香主編，收入十一位砂勝越現代詩人的詩作）、『大馬新銳詩選』（張樹林主編，收入二十三位新生代詩人的詩作）、『天狼星詩選』（沈穿心主編，洪而亮、黃海明助編，收入天狼星詩社三十七位同仁的詩作），而其他許多由個別詩人出版的詩集單行本，一時無法統計。

現在較引人關注的，是馬華現代詩在題材內容方面的問題。探討馬華現代詩的題材和內容的文章時有出現。如果大家不善忘，當記得八年前在建國日報文藝副刊「大漢山」掀起的歷時數月的論戰。當時，現代詩的題材和內容，受到一部份現代文學作者的大力抨擊。他們指責現代詩的內容空洞貧乏，指責它過於個人化而忽略了社會性和思想性。而在一九七七年六月，蕉風月刊第二九二期的「詩專號」上，刊登了何榮良、葉嘯及海涼等人寫的數篇評議馬華現代詩的文章。馬華現代詩被指為缺乏時空性，並與馬華社會脫節，甚少反映出本地華族的社會狀況與精神面貌。

事隔多年，當我們心平氣和，客觀地細審當時衆作者對現代詩的嚴峻批評後，我們發現，雖然其中有不少主觀和過於武斷的攻訐，但針對主題內容方面的指責，無疑正中時弊，並非無的放矢。那麼，現階段馬華現代詩的題材內容又如何了？是仍還滯留在原來的軌道上，抑或有了新的突破？我們的詩人，是否已跳出個人的圈子，進而關心他所身處的時代社會？

據我看來，現今馬華現代詩的取材，它的內容，仍然是十年八年前的模式，無甚顯著差別。詩作者仍然喜歡耽於一己感情的宣洩，中心主題就是囿於狹隘的個人世界，在自身的喜怒哀樂裡打轉。這一類詩作的產量最多，其中也不乏技巧純熟及富於藝術美的杰作，但是如果詩作者長期樂此不疲，也就難免會不自覺地走入一個只懂「自捫脈搏」而不吃人間煙火的孤絕世界，這誠然非詩壇之幸。

爲什麼馬華現代詩人不向現代小說及現代散文作者看齊，除了「自捫脈搏」之外，也能伸出觸鬚去探究和反映出這一個時代這一個區域的民族生活，他們的精神面貌、處境和隱憂呢？詩壇上唯美的詩作太多了。換句話說，馬華現代詩裡缺乏的是關心時代社會和擁抱生命生活的真摯作品。

當然，在指出馬華現代詩作者在探求創作題材時，往往流於「自捫脈搏」的當兒，我們也許應該考慮到，我們的許多詩作者都還年輕（有的甚至還是在籍中學生），生活的閱歷不足，心智的發育有待成長，他們的詩作在取材方面有所困限，自然可以理解。但是，在衆新生代詩作者醉心於文字的音色美的追求時，我想，我們在此強調主題內容的重要性是適宜的。

至於年長一些的詩作者，正如大詩人艾略特所說的，一個詩人如果過了二十五歲還繼續

寫詩的話，他寫詩時就必須要帶有一種使命感。所謂「使命感」，置之於此時此地馬華文壇，我們的詩人應該確認他所身處的時代，正視他所熟悉的社會現象，關心與民族同胞休戚相關的周遭所發生的大小事件，勇敢地介入，把這一個時代這一個國度各階層華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狀況，真摯地反映出來，並提出批判。

希望詩人們在「自捫脈搏」之餘，也能多多關心時代社會，寫出擲地有聲、描繪人生全面的作品來。

(天狼星詩社詩人節聚會專題演講講稿)

## 文化意識與創作題材

### \* 雷似痴

如果說，一個人的文化取向與行爲，往往受種族及其文化所影響。那麼，馬華寫作人，肯定受母語文化的影響，而帶有傳統的思想。也可以說，他們在日常的思維心態，是傾向（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孔孟思想。在道德、倫理、家族觀念方面都有傳統思想的色彩。

文學是縱的承繼。馬華寫作人，在創作上，或許技巧是借自西方，但就其內涵，還是逃脫不了母語文化的影響。而一些漢字的特性如疊字的運用，一字一音所形成的獨特韻律等更可加強作品的聽覺美感。

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對傳統文化不能一無所知。馬華作家一方面研讀有關華人傳統文化的書籍，另一方面又受到外界各種文化（包括西方文化，馬來文化）等的衝擊，他會覺得徬徨，無所適從，而形成邊際人的心態，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現象。

金耀基先生曾說：「……………故傳統文化知識上的秀異份子之文化認同亦較強。此種文化的認同意識在通常情形多半存在潛意識層裡。但一旦自己之文化與外來文化相遇時，則此一文化認同意識不覺的在意識層湧現，此中國華僑之中國認同所以常較在中國本土之中國人爲強。而出現所謂 *Separate Identity*。人類學與社會學所講的「邊際人」生活在二個不同且常相衝突的文化中，二個文化皆爭取他的忠誠，故常發生文化認同問題。……………邊際人人格在文化轉變與文化衝突的場合必然出現。……………邊際人之極，即會發生一種『認同的危機』」。

馬華作家當中，不乏把這種心態表現得淋漓盡緻的作品。由於困於學識，我只能大略談一些作品裏的文化認同意識及這種意識對創作的影響。

#### (一) 溫任平的『暗香』及『尋找屋子』

溫任平，是大馬文壇最具爭論性的作家。他的許多作品，反映了他潛意識裡，對中華文化的孺慕之情。像『暗香』裡所描述的「情」，是作者在文化困擾與國家意識的一種掙扎。他的掙扎是一種文化邊陲意識的流露。『暗香』是作者赴台歸來後完成的。台灣是以中文創作的現代文學的發源地，無可否認，馬華現代文學深受台灣的影響。因此，我們不難想像，當作者由大馬赴台，即等於一個一向居住於現代文學邊陲的人，去到一個現代文學的中心發源地，他的特殊感受及心情使他在『暗香』寫出這樣的句子：

「作爲一個人，就得認清自己的身份，但是  
認清自己的身份，並非就等於找到了自我」  
「我是有婦之夫，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給出的，我是一個身心不能一致的人，從頭髮

到腳趾，都是罪惡。」

「思念是免不了的，因為它誕生在我初生的血液，是一份純情，讓它流露，又怕觸痛的不單單是自己。」

這些句子充份顯示了作者所受到的「文化震撼」( Cultural Shock )。

溫任平的詩，往往也洩露他對文化傳統的執着。就如在『流放是一種傷』這首詩中，他寫下「我的愛，執着而肯定／從來就不會改變過。」

除了蘊有「屈原情意結」( 溫氏自撰的名詞 ) 的數首詩外，在另一首詩『尋找屋子』裏，溫任平，以一群沒有屋子，而想尋覓一塊空地建屋子的人，來比喻在這現實社會裏，一群執着自己理想的人，處在複雜逆境中，仍企圖尋找一條歸文化傳統的路。

### (二)張樹林的『沒有水聲的河』及『河岸』

『沒有水聲的河』，是張樹林發表在天狼星詩人節特刊( 1980年 ) 的一首詩。

表面看來，這首詩只不過描述一條乾涸的河流。若再深一層的去探索這首詩的內涵，我們會發覺，作者以河流及源頭，來象徵他與傳統文化的阻隔。

我的語言是您付予  
我的皮膚，我的髮  
有着您的血液  
而您知不知道  
有一日我再也沒有可以體認的皮膚  
我的手臂，空洞而乾枯，  
而我的落髮，不是自願的剃度。

在另一篇散文『河岸』中的那個找尋家鄉的人，由於不能確定自己的出生地，而最後選擇自溺。在這篇散文裡，作者不自覺地流露出他內心的文化根源意識，他希望能找到他自己的出身地，如果失敗，作者可能以身殉道。

### (三)沈穿心的「民俗藝術」情意結

沈穿心在一九七八年開始，寫了一系列有關民俗藝術的評介與詩。對傳統民俗藝術他確是下過一番工夫。

在「傳統」的「延伸」後記，他說：「我想，如果我們無法驚覺自己傳統文化的活生生存在的話，我們就無法了解傳統的流失。一種民族自尊與感情表現的夭折，是多麼沉重的悲哀。」

他曾企圖透過寫一些有關民俗藝術的詩，來肯定他的文化意識。

在『土的家族』一詩，他用三首短詩『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寫出他心中的隱痛，與他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這些作品題材頗新穎，惜因詩中語言摻雜，且有許多別的詩人的影子，而未能獨樹一幟，建立自己的風格。

沈穿心的散文『天地興亡兩不知』，迄今共發表三篇。第一篇刊登於『蕉風』318期( 1979年九月 ) 第二篇刊登於「金色年華」( 16-4-1981建國日報 )，第三篇刊登於『蕉風』345期( 1981年12月 )。

縱觀這二篇文章，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作者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掙扎。而作者也企圖在傳統的浸潤裡，發出現代的屬於自己的聲音，而不致於迷失在傳統裏。在第二篇中作者這樣寫：「如果，在母親的胸懷中，借宿，必須提防自己，不要太久。」

其他像程可欣的散文『燈籠的故事』，藍啓元的詩『美猴王』，溫瑞安的散文『龍哭千里』等，都隱隱約約以不同的技巧與形式來表露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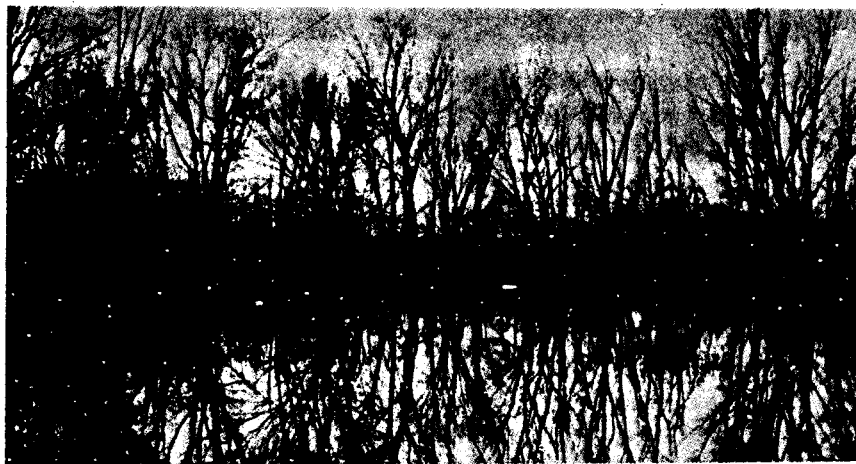
Micnael Polany 曾說：「影響一個人研究或創作的最重要因素，是從他文化與教育背景中，經由潛移默化而得的「支援意識」( Subsidiary Awareness )」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作家的文化意識的流露，是與他所受的教育唇齒相關。上述歷位作家的作品精神與他們的教育背景，文化處境實在是關係密切的。

(天狼星詩社詩人節聚會專題演講講稿)

## 星

\*黃尚萬著(韓國)

\*溫其康譯



在去市場的路上，隔鄰的一位老寡婦看到男孩正和幾位朋友嬉戲，她向和她一起赴市場的幾位年青婦女提起說，那男孩的姐姐和他已逝世的母親一模一樣。當男孩聽到這些話，他立起身，遺忘了他和朋友們正在玩着的遊戲。他在腦海里回想起母親的影子，但在那一刻，無論如何嘗試，他就是想不起來。在奔跑回家的路上，他不自覺的重覆唸着：「媽媽，媽媽。」

他見到姐姐正揹着年幼的同父異母弟弟，他奔向她，凝視着她，凝視着她的臉龐。那就是姐姐的臉，她的唇是薄薄的一片，和她那烏黑且細小，但迷惘且矇矓的眼睛比起來，未免太闊了。那男孩已八歲了，他專注的凝視着姐姐，時間越長，心里就越害怕，他掙扎着要尋回心底想望着的亡母影子。他沉靜的望着她，一層不安的感覺浮上腦海。難道媽媽真的有些地方和姐姐相似？

這是他首次這樣子凝視他那十歲的姐姐。她揹着年小的

弟弟，彷彿就和大人一樣。她似乎有意向他表示一位母親的慈愛，她對仔細望着她看的弟弟微笑。當男孩看見姐姐嘴里展露的烏黑齒齦時，他放棄在姐姐臉上追尋母親影子的念頭。他搖首，想着母親絕對不可能像姐姐那樣醜。我媽媽非常美麗，他想，姐姐無法模仿她，不管怎麼試。男孩的姐姐對着他笑，彷彿在說他是多麼的可愛，於是他生平第一次用脅迫的眼光回視她。他的姐姐微微吃驚的皺起眉，而這令她看起來更惹人厭惡了。

男孩奔出來，往屋子左邊的路上跑去，對面的小巷直達那位說起他姐姐看起來和母親一樣的老寡婦的家。那一刻，老寡婦正燙着一件剛完成的衣領。她時常請人替她裁剪衣服，並且穿得很不錯。男孩奇怪怎麼她自己却又親自動手燙衣服？當老寡婦看見男孩，她將燙斗放回炭鉢里，似乎她比男孩還要小心翼翼。

男孩毫不猶疑的問：「當你說我母親和姐姐十分相像，

妳並不是說真的，對不對？」

老寡婦彷彿更加小心了，她望着男孩，然後以一種不想理會他人事務的輕歎口氣說：「她們看起來相像，怎麼了？」

男孩重新再問一遍，他的嘴唇微微顫抖：「真的？我母親的嘴是不是和姐姐有不同的地方？」

老寡婦提起燙斗，移近唇邊試試熱度，然後半提起左膝，把一件衣裙燙平，她手中不停，她只說：「也許，你可以說她們有些地方是不同的。」

男孩靠近老寡婦，他望着她的手，忽然想到像她這種年齡的婦女，她這雙手可說嫩滑和富彈性了。他再問：「我母親的齒齦是十分好看的，不像姐姐的那麼黑，不是嗎？」

老寡婦做一個趕他走的手勢，彷彿男孩太靠近她了，她依舊以先前那種不感興趣的語氣說：「我想是的。」

他們的對話令男孩十分滿意，於是他離開老寡婦的家，往住處奔去，一路上他重覆的對自己說：「我是對的，誰說我媽媽像姐姐那樣醜陋。」

當他來到庭院里，他慶幸姐姐並未發現他，他直往屋里走去。他來到桌子前，在書包里抽出來一本數學課本。他翻找着，直到他找到了那具洋娃娃。他細心的捧着牠，是一具很美麗的新娘洋娃娃，她的頭髮梳理得很整齊。這是姐姐用存起來的碎花布做的。男孩不論去那里，書包里總藏着這具洋娃娃。一星期中的每一天，科目都是不一樣的，但永遠藏在書包里的則是這具洋娃娃。他捧着牠。男孩一向覺得她的臉龐十分迷人，但現在却和姐姐一樣醜了。他心里即刻浮起一個要將牠拋棄的念頭。

他把洋娃娃藏在衣服下，

然後離開屋子。黃昏的影子正拉長在老寡婦住處前的小巷上。他去到小巷的末端，看看沒有其他人，他往袋子里掏出來一把小刀。他辛苦的用小刀挖着堅硬的泥土，後來他終於把藏在衣服下的洋娃娃埋葬了。

然後他離開那里。他感覺到似乎有一雙手正糾纏着他，把他扯住，他不清楚那雙手是洋娃娃的，或者是他姐姐的。男孩輕易就擺脫了它們，那雙手和母親的不一樣。當他來到小巷的另一頭，一隻綁在拖車旁的驢子踢了他一腳。男孩一跤撲倒。牠激怒了他。他爬起身，扯住牠的繩子，一腳踩着車軸，翻個身就騎到了驢子身上。那隻驢子轉着圓圈，跳躍着，彷彿正追趕着自己的尾巴。男孩喊叫着，好像驢子懂得他正說着什麼似的。「你說我母親和姐姐十分相似？你說我母親和她相似？」驢子繼續死命的跳躍着。男孩喊：「你說母親看起來很像姐姐？」聲音越來越大。

忽然他姐姐在他身後叫他：「下來吧！」而那男孩卻從驢上摔了下來。他扭傷了一條腿，在地上抽痛着。他姐姐急忙跑過來。當男孩看到她彎下身，還要拉他起身時，他用手粗野的推開她，爬起身，自己走出小巷，吃力的走着，裝做沒有扭傷的樣子。

每日下課後，他姐姐習慣了要揹揹小弟弟。有一日她發覺他處處在迴避她，於是爲了要令他高興，她把小弟弟移到一旁，用手指擰他的屁股。她裝做擰得很出力，當然，她每擰一次，就向他眨一眨小眼。她那麼小心的擰，並沒有弄哭小弟弟。

他有時候會覺得姐姐受了委屈，並常常有一種對繼母不滿的朦朧怨恨，因爲她老是要

他的姐姐揹着年幼的弟弟。然而今天他却不覺得有何好笑。他恨他姐姐，因爲她爲了令他高興，便假假的揹年幼的弟弟。每當她眨動她那細小烏黑的眼睛時，他只想到她是多麼的醜陋。

忽然他想到一個令姐姐難堪的法子。他衝向她，用力的擰弟弟。他不停的擰，直到弟弟號啕大哭，他奔過小巷，找個地方躲起來。他以爲這樣一來，他的繼母將皺着眉頭，對着他姐姐責罵道：「妳爲什麼突然弄哭他？」那男孩等着繼母從屋里出來。他的繼母幾乎立刻就出來了，她望着他的姐姐，問她爲什麼弄哭了弟弟。男孩臉上掠過一絲得意的笑，但是下一刻，當他想到他姐姐把真相說出來時，他不覺收斂起笑容，仔細的傾聽。

繼母並不如想像中的嚴格，男孩想，然而他們却感到很難與她相處，他們認爲她是很兇的。如果姐姐告訴她說是他擰痛了弟弟，事情會發展成怎樣的情況呢？然而意外的，他姐姐似乎並不覺得繼母是如何的嚴肅和難以相與，她勇敢的抬起頭來，說：「他一定是肚子餓了！」啊！那是多麼高明的謊話呀！當他初初聽到姐姐爲了他而向繼母撒謊時，他似乎覺察到從姐姐身上傳過來的慈母之愛，然而就在那一瞬，他心里有一個聲音告訴他：「媽媽和姐姐是不一樣的。」

他從藏身處走出來，朝着繼母筆直走去。她正向他姐姐說：「噢！我以爲妳不小心滑倒了。」她鬆開綁在男孩姐姐背上的弟弟。現在他並不害怕這位繼母，他說：「剛才我擰痛了他的屁股。」

男孩十分喜歡吃玉蜀黍。它們的味道很好，而從玉蜀黍穗上將玉蜀黍粒一粒粒剝下來

時却又是多麼的有趣。如果玉蜀黍粒排列得緊密和筆直，他和姐姐將比賽看看能剝下最長的一排，如果兩顆玉蜀黍粒連在一起，他們就稱它爲「學生」，當他們把所有玉蜀黍粒剝光後，他們會比賽看誰剝得最多。當然他常常輸給他姐姐。雖然有些玉蜀黍粒排列得不緊密和雜亂，她也有本事剝到長長的一串。她那時就會用手掌捧着這些玉蜀黍粒，男孩就會一粒粒撿起來放進嘴里慢慢細嚼。

有一天，當他的姐姐提議說：「看我們誰剝到最多「學生」，好不好？」他吼叫着答道：「我不要！」他姐姐於是獨自剝着那些玉蜀黍粒，她剝到一條這麼久以來最長的一串。而那男孩雖然有一個長得十分美的玉蜀黍穗，他故意一顆一顆剝下來，把它們吃掉。他的姐姐把那一長串玉蜀黍粒送到他眼前給他。但他粗野的說：「我不要！」並搖着頭。他姐姐又再剝過多一串給他。每一回她嘗試像母親那樣替他做一些事，他就會想到她和母親是毫不相似的。這些想法令他對姐姐失去好感，他掃開姐姐伸過來的手，把那一串玉蜀黍粒拋到地下。

幾天後，在一個黃昏，當暮色漸漸低垂時，男孩仰起首數着天上的星星，他想起那些星星和草地上的點點露珠一樣，而這時候，他姐姐小心翼翼的朝他走來，從裙袋里掏出一樣東西，然後交給他。就算在黑暗中，他也知道那是一個玉蜀黍穗。那男孩並不想吃，他把它拋進垃圾桶里。

男孩喜歡在地上畫許許多多線條，看起來像地圖一樣。他沒有見過大海，他只好畫幾條河流，像那條泰盆多河一樣，至於山，他就畫幾座像比歐

泥山的山峯。如果有幾位朋友在一起，他們就會玩「奪地」遊戲。這個遊戲有趣極了。如果擊中別人的磁塊，你就可以用姆指和尾指量去一些地方，你可以奪取遠至天邊白雲聚散的邊疆，也可以奪取森林與曠野。

有一天，他正和隣家的一位男孩在路邊玩「奪地」遊戲。隔隣的男孩贏得了差不多全部領土。靠近邊疆那邊只剩下一小塊，包括一塊半月形的地方。隣家的男孩擊中了他的磁塊，用姆指和尾指又量去了半月狀土地外的一小塊地方。現在輪到了他。隣家的男孩將他的磁塊放在離男孩那塊半月狀的土地最遠的一個角落。而他則十分果斷的放在半月狀的最尖端。隣家的男孩看着他，思考着爲什麼他把磁塊擺在最遠的一個角落，而不把它放在最靠近自己的磁塊的地方，他毫無頭緒，其實那男孩計劃着要奪回半個圓月狀的土地，好畫成一個圓月。

他流利輕快的跑到隣家男孩擺放着磁塊的那一邊。這一回他一定要擊中它，那麼他就可以畫一道像彩虹的弧線，把自己的領土擴大成一個圓形。他緊閉着嘴。他的眼睛發亮。他瞄準隣家男孩的磁塊，然後射擊，但是偏了。隣家的男孩快捷的拾起他的磁塊，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他滿懷信心能擊中男孩的磁塊，不論他放在多麼遠的地方。當等待男孩擺好他的磁塊時，隣家的男孩用他自己的磁塊畫過那些界線，雖然它們仍舊十分清楚。當他畫完時，男孩的那塊半月形領土兩端變得更加狹小。男孩喊道：「這是什麼意思？」隣家的男孩快快重新畫過。他以爲那男孩是因爲領土變小了才抗議的，於是這次他把那塊半月

形的土地背面畫得凸了出來，看起來大塊了許多。但男孩仍然說：「不，那還不是一樣，我不要！」

男孩的姐姐這時來到了他們身後，她從隣家男孩中的手里奪過來那塊磁塊，然後把那塊半月形土地畫得十分完整，但是那男孩在她還未來得及畫完時，就用手把那些線條抹掉，他喊：「我不要這樣！這樣更糟！」

有一天，男孩已獨自在庭院里嬉戲，他在地上畫着各種地圖般的圖案，他聽到他姐姐正和屋後的另一位女孩吵嘴。他想好彩家里的長輩沒有聽到，他從開着的大門望出去。他一直覺得屋後的那個女孩很漂亮秀麗，而此刻，她那清麗的臉龐也出現在他眼前，她也重覆的罵着：「妳根本就沒擊中！」

很明顯的，她們是在玩「奪地」遊戲。她們兩人誰都不願認輸，她們越來越靠近，倆人喊得越快越大聲，想要把對方壓服。屋後女孩的弟弟跑了出來，抓了一把細沙，就往男孩的姐姐撒去。屋後的女孩把頭伸得長長的，她的罵聲十分刺耳，她快速的說：「妳說我沒有擊中它？」另一方面，他的姐姐往後退了一步，含糊的繼續喊道：「妳根本沒有擊中！」屋後的小男孩撒了更多的細沙，每當他撒一次，他的姐姐就往後退多一步，她露出了畏縮的神色，罵聲也漸漸弱了，而屋後的女孩則越喊越大聲。不知什麼原因，那男孩從庭院里跑出來，朝着他們跑去。

當他們一看到他跑了出來，首先，屋後女孩的弟弟立刻停止撒細沙，而她也不再咄咄迫人，喊聲也小了，他的姐姐則停止往後退。她有了弟弟在一旁支持，胆子也壯了起來，

她恢復了信心，於是開始朝對方攻擊；她踏進一步，快速的喊道：「妳沒有擊中！妳根本沒有擊中！」屋後的女孩也不甘示弱，但是聲音越來越弱，她喊：「妳說我沒有擊中她？」屋後女孩的弟弟在他出來時，就已失去了踪跡。而那男孩朝着他們走去時，他越發感覺他姐姐是多麼的醜怪，他想：「媽媽怎麼可能像她那麼難看？」他從他們身邊走過，顯出一幅根本不在意的模樣。

這時他聽到屋後女孩的聲音越來越高，也越快，而他姐則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他想那女孩是對的，他姐姐是錯的，那女孩應該獲勝。他走到街尾，去看看那匹驢子，牠正安祥的站在那兒，吃着牠的乾草料。

那男孩，現在已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了。他認識了一個比屋後女孩還要漂亮的女孩子。她的眼眸烏黑明亮且深邃，她的雙頰明麗健康，她那頭稍帶紅色的髮散發出一股淡淡的幽香。而那女孩並不滿意於這個男孩，他什麼都不說，只是不停的望住她。

一天，男孩和女孩並肩坐在比歐泥山後面的山坡上。他們背向着泰益冬河。飄過的浮雲在淡藍的天空發出眩目的銀光，然後，他一如往常，用出神的眼光望住女孩。她眼眸中映現着藍天。她望着，希望白雲會在她的眸子中掠過。這時候，女孩用眼神暗示他說，她不能再忍受他那無盡和毫無意義的凝視，最後她扳過他的肩膀，在他還來不及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時，那女孩已把嘴唇對着他，親吻了起來。他手足失措，他掙扎着要離開她的擁抱，但是他們的唇仍然貼在一起。最後，他奮力一掙，站了起來。

他望着那女孩，他沉重的呼吸着，她的雙頰因為緊張和驚慌而發紅。這一刻，那女孩已不再像以前那樣美麗了。多麼無恥，多麼充滿慾望的眼睛！忽然，他腦海里升起一個念頭，這女孩子根本不是他媽媽。他轉過身，背對着她。她從他的舉止中，感覺到非常失望，而且蔑視她，她不忍心失去他，然而那男孩却毫不回顧的撥開茂盛的雜草，奔下山去。

在初秋的一個夜晚，天上的星星份外多。那男孩總是覺得那些星星很像地上散佈着的露珠兒，但是今夜他却想起，天上的那些星群中，其中有一顆可能就是他母親，於是他仰首仔細的尋找着。就在那一刻，他的注意力被父親的罵聲轉移了，聽起來他彷彿在教訓一個人。他重新望向天空，但是他沒法繼續保有那個天上有一顆代表母親的星星的念頭，他心里有一股失落的無助感。

他又聽到屋子裡傳出來父親的罵聲。在他那虛無的迷茫中，他朝着窗。走去，在那兒，他可以很清楚的聽到父親的說話。他的父親暴跳如雷，很明顯的是爲了他的姐姐，他說：「看看妳，如果再給我惹麻煩，看我會怎樣處置妳！妳完蛋了！年級那麼小，就想毀滅我們，是不是？」他的父親通常不會爲了芝麻小事生氣的，如今他這麼憤怒，看來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

他聽到繼母用小心翼翼的語調建議：「無論如何，爲什麼你不查一查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他聽到他的父親接下去說：「胡鬧！那這成什麼體統？」

他的姐姐用顫抖的語氣小聲說：「他只是我朋友的哥哥。」

「妳以後不准再去上學！」他父親大喊，與此同時，那男孩感覺一股寒意衝下背脊，雖然挨罵的並不是他。他想起有一回他看見姐姐和一位橢長形臉孔，高且瘦削的男孩面對面的站在那條通往老寡婦家去的小巷邊。他的姐姐說那只是班上一位同學的哥哥，而且是他妹妹差他來的，但聽起來她只是在尋找一個藉口，男孩裝作沒有懷疑的模樣，然後走開了。但是他老是在想，怎麼樣的男子會喜歡像他姐姐那樣的女孩子？現在很明顯的，家里人知悉了姐姐和那男子的約會。

在屋裡，繼母用低沉但堅決的聲調說：「現在你想怎樣？又想玩下去！」聽起來她好像在責罵他那只能上幼稚園的弟弟。他發覺他的繼母並不難接近，也不嚴肅，他了解她對每一位孩子都是公平的。於是他認爲他姐姐令到繼母擔心，要比惹怒父親來得不應該。

他繼母又用一種誠摯且小心的語氣說：「我想妳也想過的，如果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我必須對妳那躺在墳墓裡的母親負責。現在，回房去吧！」那男孩又感覺一股寒意衝下背脊，這一回是爲了他那繼母的慈愛。他緊握住雙拳，他想他永不會原諒他的姐姐，她把事情弄得一團糟，而且連已逝世的母親也被牽涉其中。

他聽到姐姐抽泣的聲音，在夜風中不知從那一處飄送過來。

「想一想！試試看，如果妳再不悔改，看看我會怎樣對你！我會用妳的裙子把妳綁起來，然後拋進河裡！」他的父親罵着，怒氣漸漸消沉下來，但是他的語氣還是十分嚴厲的。當她聽到他父親這麼說，他的身子在夜風中顫抖着。

在一個寒冷的夜晚，那男孩對他姐姐說：「我們出去走走。」他姐姐目前仍舊有上學，因爲繼母請求他的父親讓她去。初初他姐姐對他的這個提議感到驚愕，她只是坐在那兒，張着迷濛的雙眼，然後站起身，跟在男孩身後。天上掛着細細的一彎月亮，掛滿了無數的星星。一股寒冷的風吹過來。風刮一陣，就彷彿令到星星閃爍不停。

那男孩領着路，朝赴泰益冬河的路走去。他姐姐在後面跟着。那男孩微笑着，因爲他計劃着要怎樣在黑暗中捉弄他的姐姐。當他們來到河堤邊時，寒意更深了。她奇怪的望着她的弟弟，他第一次帶她出來，而且她自己也很喜歡，她問：「你不冷嗎？」那男孩搖頭，他想起天色是這麼的黑，他姐姐應該不會看到他，但他只是默默不出聲。

然後他姐姐似乎拋開了心中的鬱悶，她自言自語說：「如果我現在是孤單單的一個人，我想我會死去。我會死去。我活着又是爲了什麼？但現在有我們兩個，如果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人將會多麼的悲傷，而我，我就是那樣子的了。」接着，也許是因爲風聲的關係，她好像低低的啜泣起來。那男孩想，或者他姐姐以爲是他告訴父親有關於她和她男朋友的事情，於是他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快速的轉過身來面對着她，似乎他有意親自向她解釋清楚似的。而她也靜靜的立着。

那男孩心裡很開心他終於有機會一試他計劃了很久的一件事，於是他朝着他姐姐喊：「脫掉妳的裙子！」

初初，他姐姐吃驚到極點，她不知道該做什麼，但接着她似乎意會到他要做什麼，於



是快快的脫去上衣，那男孩從她手里把上衣奪過來，把它攤在地上。然後他用嚴厲得像父親的口氣說：「輪下去！」而他姐姐也快快的照着命令輪了下來，當那男孩要將她用衣襟綁起來，然後把她拋下河去時，他無法繼續下去，因為他無法忍受他的姐姐仍舊用一種好像母親的憐愛去對待他。如果他堅持要做，她將會毫不反抗的任由他做，讓他殺死她。就因為她是爲了母親的一種慈愛而任他處置，那男孩轉身離去，而他姐姐則輪在那兒，一如已死去。

當她和城裡一位旁人的幼子訂親時，那男孩的姐姐一點也沒有反對。他和以前那位她同學的哥哥不一樣，他比較矮，而且有一張圓臉。不久後，當結婚的日子降臨時，在他的姐姐要上轎子時，她伏在繼母的臂彎裡悲哭了起來。那時候，那男孩已藏在巷子里。隣家

的老婦女把他的姐姐拉開來，然後她準備爬上轎子，但在還未上去之前，她抬起頭來四處望一望。那男孩想她一定在找他，但他仍然躲在那裡，不肯現身出來。

就在他姐姐結婚不久後的一天，在夕陽份外紅的一個昏暮，那男孩接到通知說他姐姐逝世了。他即刻回想起她的臉龐容貌，但是他却什麼都想不起來。他並不感覺悲哀。然而他却記起那具他姐姐親手做給他的洋娃娃，那具他埋葬在小巷的洋娃娃。

那男孩奔向小巷。他用小刀在他認爲當初葬下了洋娃娃的地方挖掘着。他並不在那兒。他在每一處他認爲埋葬過的地方挖掘着，但是却怎麼也找不到。也許時間太久了，她已腐化成泥，再也找不到了，他想。

他從巷子裡出來，他看見和往常一樣，那隻驢開始跳躍

，打着圈子，彷彿追趕着自己的尾巴。那男孩大聲呼叫着，似乎向着驢子，或者其他人說話。「爲什麼他們害死了我姐姐？爲什麼他們害死了我姐姐？」那隻驢子越跳越厲害，牠跳得越用力，那男孩就叫得越大聲：「爲什麼害死了她？爲什麼害死了她？」然後他想像他姐姐正在巷尾叫他：「下來吧！」他任由自己從驢背上摔下來，滾在地上。這一回他並沒有扭傷雙腳。

現在，他眼眶裡首次盈滿了淚水。這時星星已出現了。

當他抬起頭，用盈滿淚水的雙眼望向星星時，星星都跌進了他眸子深處。那男孩感覺跌進他右眼的星星一定是已逝世的母親，那麼，那顆跌進他左眼的星星，會不會是自己的亡姐呢？他並未想第二次，就搖搖頭。「姐姐無論如何沒有母親那顆星漂亮。」他擺擺首，他把眼眸中閃爍着的星星驅走了。

一九四零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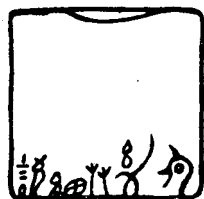
## 禪坐

空空的木魚  
儘管再響  
真也無法敲醒  
似我非我的  
真我  
沈寂地坐斷  
四季的輪迴  
如此凌然而去  
身在塵外  
無語  
盤坐  
靜若一尊千年的  
古佛

## 驚喜

一則秘密  
來自南方  
像一塊磁石  
強烈地吸住  
始終搖擺着的  
思念  
牽牽連連  
終年  
望不斷  
什麼時候  
月從雲裡走出來  
對我透了些消息  
在山海的地帶  
曾經  
讓歲月漂洗過的臉  
頓時縱開  
第一次讀到家書的  
喜悅

\*余中生



\* 人間集

# 周報和學報

\* 梅淑貞

『學報半月刊』脫期已近三個月，迄今為止，這是學報所面臨大大小小的危機之中，最長久也最嚴重的一次。每次見到現任的主編溫維安，我都要忍不住的問問是否有轉機，可是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令人感到憂心忡忡的。最教我痛苦的一次，是在八月初的某天中午，維安一見到我便說：「學報真的要關門了！」天呀，那可真是世界末日的來臨！只可惜我們這些人都是打工仔女，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接手過來出版；而更加可恨的，是那些陷學報於今日困境的人。學報有一點比蕉風有利的是，它的銷售量，等於是後者的七八倍，即使不賺錢，却也不至於是一份賠錢的刊物。所有接近它的人都很清楚，學報今日的困難，大部份是人為的因素所造成。三個月，空白的三個月就這樣過去了，我們也已經開始感到絕望。但在上星期天，維安却帶來一個好消息：「學報要復刊了！」大約在九月中旬，學報又將在我們的眼前出現。這個消息，令我高興了一整天。拾一果說：「學報生來命大，遇到甚麼困難都有辦法渡過難關。」我希望我也能那麼樂觀，可是，學報要能做到無後顧之憂的繼續出版，現今應該刻不容緩的擬定出一份長遠的計劃，以避免脫期或停刊的事件繼續發生，才是上上的生存之策。而學報的困難，也正如其他的同仁刊物一樣，面對資金短缺、人手不足以及市場難以擴展的種種問題。我希望支持學報出版的人士，能徹底而認真的看待這些問題，並能想出完整的計劃，以確保學報能永遠的出版下去。因為，我們都很愛護我們的學報。能看到它的不斷出版，就是我們的幸福。

我認識學報，比我認識蕉風還早一年。那年我在小學六年級，時值一九六二年。不過，那個時候我比較愛看光華日報和『南洋兒童』，對於『學生周報』（學報的前身），只是大略的翻翻，並沒有買來看。只有等到第二年，上了初中一，班上的級長是個周報代理員，所以我買周報便方便極了。可惜她只代理了幾個月，由於功課忙，便不再代理了，而我也沒有周報可看了。那時，我還不知道有訂閱這回事，沒有得看，我一點也不在乎，因為我那時已發現學校的圖書館，藏有一大堆的蘇俄小說和五四新文學書籍。然後我天天都捧着看得不亦樂乎，根本忘了周報的存在。這種沒有周報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有一天，我代二姐去她開的裁縫店附近的一小雜貨店，買兩角錢一捆的舊報紙以作剪裁樣板之用，才有了改變。我還記得那個下午，在等待雜貨店老闆找贖之際，我翻着那捆舊報紙中的光華日報文學副刊來看，突然眼前一亮，看到有一則新詩創作比賽啟事，是由周報的板城學友會所舉辦。我在那小雜貨店裡，便已立定主意，一定要寫一首詩寄去參加比賽。抱着報紙回去二姐的裁縫店後，我立即剪下那則啟事，當夜便心癢難耐的要作詩了。那時我已上了高中一，也已看了四年的『蕉風』，雖未寫過詩，却也知道分了行的文字就是詩。我還清楚的記得，有一首名為『冷氣房裡的春天』長詩曾令我讀之再三，那首詩的內容，是描寫理髮女郎的生涯。我覺得那首詩寫得動人極了。而我自十歲開始，便已在二姐的裁縫店裡幫忙挑衫，十二歲起便升做師傅，大模大樣的坐在機車前做車衣妹，所以對裁縫的生涯，最熟悉不過。既然『冷氣房裡的春天』能令我擊節欣賞，我生平的第一首詩，內容是描寫裁縫生活的，名為『裁縫師的悲哀』，亦是理所當然的應該。才十六歲的我，已經很多愁善感，而詩中的模特兒，還是一手要撫養三個男孩，職業也是裁縫師的大姐。我煎熬了兩三個夜晚，終於大作初成，便趕着寄出去了。過了約一個禮拜，我又在那小雜貨店裡翻報紙（我家沒有訂報），赫然發現那天的光華日報，又有同樣的徵詩啟事，原來比賽反應熱烈，所以延長截止日期云云。我看了，一顆心便又七上八落起來。先前寄的那首，由於時間緊促，寫得太過粗糙，現在既然還有時間，便得再寫一首傑作寄去參加才好。於是我又在幾個晚上睡不着覺，嘔心瀝血的再寫一首寄去。一九六六年六月廿六日，是我那些年歲之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紀念日，因為在那天，我的得獎大作在周報登了出來。任何有過大作初次刊登經驗的人，都會瞭解到，我當時的興

奮吧。不久後，我還受邀上電台朗誦我的精心傑作，而在上電台前，還得通過校長的批准。在校長室裡，修女校長托了托她的深度近視眼鏡，滿臉疑惑的問我：「你在甚麼刊物上寫了些甚麼東西？」我們的校長平日兇霸霸的，連最兇狠的老師見了她都要滿臉堆笑，我怕死她不答應我去，那我的初試啼聲美夢便要無湯了。可是她再問了我：「你在 Form 3 A 班？為甚麼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便讓我過關了。

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後，我便成為周報，然後是學報的讀者，一直到現在。這種幸福，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遇上的。現今的學報作者群中，除了黃潤岳校長和邁克，我便是資格最老的老臣子之一了。八零年底邁克上來八打靈擺龍門陣，提到這個驚人的資料時，我也嚇了一大跳，因為我從來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時間真是最恐怖的東西，才二十年不到的光陰，我們這批當年的憤怒青年，已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變成白頭宮女了。幸虧玄宗仍然健在，雖也曾遇上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但還是故人無恙。因此，即使宮女已經老去，但語氣之中並無傷感之意，反而因能與故人同在，而難掩得意之情。

相信學報現在的讀者作者，已很難想像，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時，周報每月出版四次的盛況吧。一九七三年周報因為種種困難而改成學報月刊，我們已經覺得是世界末日了。在那些年中，好像不曾發生過脫期的事。每逢星期三，一本本嶄新的周報一定會出現在眼前。一九六六年時，我還不是長期訂戶，所以每個星期三放學後，便特地乘了市議會的5號巴士車，去到峇田仔的「教育供應社」買周報。如果周報還沒運到，我便在第二天再去。後來覺得常常這樣白跑一趟太過浪費時間，便索性成了長期訂戶。作為長期訂戶的好處是，可以省下時間和車票錢；而壞處則是，到手的周報已折成六折，無論怎樣去用手燙平都不能恢復原狀。在那種年齡裡，我是很計較這些小節的，所以，也算是美中不足的憾事吧。自一九六七年開始，周報開闢了「文藝專題」，刊在封面版，有詩有畫又有歌，嘩，真合我的口味。那些歌，如「玫瑰三願」、「痴痴的等」、「百靈鳥你這美妙的歌手」、「渭城曲」、「點絳脣」等等，我當日都會唱，現在則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放學後如看到周報已派來，我好像執到寶似的，喜得眉開眼笑，坐在縫衣機前便看了起來。我二姐是我的老闆，她十分不高興我的不務正業態度。但是，一個周報迷是不會去管別人說些甚麼的，反正我在那些文字裡能找到那麼多的快樂。當時有一個寫詩的李靈伽，他的詩我喜歡得不得了，十七年後，我仍然記得他的名句之一是：「十指緊緊交纏」。那時候，我還一度懷疑李靈伽是白壺的化身，來到吉隆坡後，有一日看報紙，看到李靈伽確有其人，才知道自己的猜測不對。不過，最教我興奮難安的，除了能夠欣賞到菁菁、嚴三涓，還有一個我絕對相信是白壺的另一個化身的如詩如幻詩文之外，便是我本人的大作，也有在「文藝專題」上亮相的可能。地中海（那個轟轟烈烈的六十年代周報的另一位紅牌作者）就曾說過：在「文專」出現，是很威水的事。我亦一樣。還有甚麼事，能比在封面版出現，更能使一個執迷不悟的文藝青年，感到快樂和自覺了不起的呢？

現在的學報也有「文藝專題」，可是讀者和作者的反應都好像不大熱烈，不知是不是現在的文青，已不像我們那一代時的熱情了。我希望今日仍然有人會說：能在「文專」出現，是很威水的事。而那時的周報，也不盡然是文藝，它也像現在的學報一樣，有「讀書」、「電影」、「生活」、英文和國語版等等。不過，那時候的周報比較學校生活化，常常有圖文並茂的報導一些學府活動，而文章和照片都有特派員提供。現今的學報編輯人，也許可以考慮考慮，恢復學校特派員的制度，常作學校活動報導，以吸引更多的年輕學生讀者。當年的特派員，好些是家境貧困者，可是他們得到了一些津貼，還有當周報代理員的收入，便能修完中學教育。我當年的筆友之中，便有一個是這樣讀完中學的。後來好像還進了馬大。六十年代的周報，也曾經幫助過好些貧窮的苦學生，籌募到去海外升大學的費用。這些事情，姚拓先生是最清楚的了。姚先生也常在周報上「說教」，我在檳城時，已經是他的忠實讀者。現在姚先生太忙，已不在學報上說教了。說實在的，今日的讀者，真的比不上當年的我們一般幸福。那個時代，天是藍的，雲是白的，雖然有馬印對抗，也有越戰，但無損我們單純的快樂。在物質享受方面，雖然八十年代的我們已大有改進，可是我仍然相信，人類的文明，很明顯的是在走着一條下坡路。而學報，在這個烏煙瘴氣的角落裡，仍然為我們提供着單純的快樂，這真是要感謝上帝的事。



三個人淚眼模糊的，凝望着父母岑默如恆的墓碑。那上面鑄着墓誌，嵌着父母已告褪色的瓷像。墓石上長着青苔和無名的小花。陽光晃照下，四周溢起一種泥土的膾騷味。幾只蜥蜴和野鼠，在雜葉間遊蕩。一群蜜蜂和蝴蝶，在每一簇墳頭上飛翔。蜜蜂嗡嗡不已的，使這無聲的山頭，變成混沌初開似的，一種了無生氣的空虛，在三個傷人心的胸臆間，逐漸高揚和膨脹起來。——終於，三個人，如缺堤似地瀉下熱淚。三個人的哭聲，伴着火化的冥紙，把一曲淒涼的心意，完全在這墳頭上的憑吊裡，表現無遺。四野傳來間歇的鴉鳴，使三人恍似震醒一般。三個人稍為喘了口氣，最後還是玉嬋，匍身把冥紙再燃起來。那濃郁的煙氣，使玉嬋眼皮更其紅腫的，哭叫着說：「阿爸呵，阿媽呵！你們在天之靈，可以感覺安慰了！阿哥，他已經回家了！你們可以寬心了！——」玉嬋的哭叫，像感染般，使張權的淚腺，像完全失却自制。一個勁兒的，把所有的淚液，全流淌在胸脯前。他聲音黯啞的，嘴唇青白不一的哆嗦着，他說：「阿爸、阿媽！我回家來了。我真的對不起你們！——」他繼續的哭聲，惹得玉嬋更其傷痛的，蹲立在墓碑前，哭不成聲地嘶喊着。建生則無限難過的，俯身把她扶立起來。墳前的冥紙燒盡後，幾支臘燭和香柱，則蓬然的升起煙氣。四處山頭上的墳堆，宛似悲其所遇。各

墳頭上，草木荒蕪中，都讓野風掠過，而先先後後的湧動着草莖。從山的這一端看來，真的幻覺到，好像所有墳丘，都動了天地真情，在蠕蠕而動的，把它們背脊上的野草，推湧得簌簌而響。天上和人間，到此已是一式的淒涼和愁淡。天地有情，這使到張權，幾乎昏厥的，匍身在父母的墳墓前。他無聲啜泣的，伸手拔淨着墳丘上的野草。他一邊拔，一邊沉聲的哭訴說：「阿爸阿媽安憩吧！我回來之後，會好好的做人。不辜負你們生前的寄望！——」他搖着腦勺，借着這個動作，把眼眶內和臉頰上的淚水，完全潑淨在泥巴上。天空掠過一片烏雲，山頭上翠綠的草坡，出現半明半暗的奇景。在山溝的那裡，正有一群人，在舉行着殯殮。一輛靈車緩緩而行，後面隨着幾個身著縞服的家眷。一群送殯的人，或撐着傘，或搖着蒲扇，在和高亢的熱浪抗爭着。幾個著着道袍的人，在吹着含混不清的笛子。敲鑼的，則在鑼聲的間歇間，不住的唸誦經文。一個披着麻服的人，則持着一缸白米，一路上唸唸有詞的，把米粒洒向人群的頭上。幾個喪家的男女，在靈車卸棺木時，竟突然爆出巨烈的哭聲，墳場上有幾只游蕩的野牛，讓哭聲震懾得瞪圓着眼。

張權在短暫的沉默後，把自己親燃的，最後的一柱香，插在父母的墳頭上。他無言淪淚的，對父母的遺照，凝望了一刻，說：「我們會時常來看阿爸阿媽的！——」張權猛地抽動着鼻腔，把哭聲極力地掩抑下來。玉嬋則把頭匍在建生的肩窩裡。她的抽噎聲，使建生難堪地，不時用手輕撫着她的髮鬢。在今天早上，她把嬰孩付托隣屋的友好看顧時，臉龐仍然是溢滿血氣和愉悅的。她當時雖有愁重的眼色，但此際，她宛如失魂落魄的，一臉上盡是死灰的鐵鉛色。她的額角沁汗，手掌裡發寒。在這焗熱的天氣下，她竟氣喘噓噓地吐着涼氣。建生一時慌亂了，連忙攙扶着她的雙肩，用焦灼和關切的聲氣，問她說：「妳怎麼啦？玉嬋！——」玉嬋只是無力的掀動眼皮，嘴唇上泛露紫青。她的語氣虛弱，但仍可聽出她含糊的語意，說：「我感到頭昏，也感到，要嘔吐！——」她說完，身子像癱瘓了一樣，從建生的攙扶裡，滑落在草花裡。她突而其來的變故，使建生失叫了一聲。張權也忙亂的，擤了擤鼻子，然後和建生一道，把虛軟無力的玉嬋，攙扶在一樹濃蔭的木棉樹下。那裡橫置了幾件石椅。上面留下風化後的裂痕。一只甚至破爛到只剩一堆碎石。張權和建生，把玉嬋扶坐在石椅上，後者則涔涔地淌着冷汗。她臉色蒼白中，夾着黑鉛似的死灰。嘴唇嚙嚙的，不知在說什麼話。但她一臉悲傷的神情，使建生會意到她的心意。後者安慰着她說：「這不是做夢，是真實的，玉嬋！張權哥真的回來了，是好好的活着回來！——」

建生也許是，出於對妻子的瞭解和體貼，一時說着使張權很不瞭解的話！這事情，原是建生和玉嬋，婚後常經歷到的感情干擾！玉嬋每當夢魂之夜，總彷彿中，見到阿哥立在阿爸阿媽的墓前潸淚。她夢到的阿哥，是一個血罩着臉，和四肢都被縛捆着，神情半淒涼半恐怖的，立在空曠無垠的墳場上！阿哥是乘着雲回來了！他的幽靈在間關千里之後，最終將散未散的，立在父母的墓碑前。在喉腔裡，作了一聲極其可怖的哭嘯。然後一縷幽魂，在激盪無端的風送裡，在草草綠綠的山叢間消失無踪！

每當子夜夢迴的時候，玉嬋都驟然地，從深夢裡浮醒過來。她狂呼着阿爸阿媽，又叫喚着聲聲的阿哥！她在亂夢間，扯動着自己的頭髮。也咬着牙齦，死力地把一臉都激脹成雪白。她把臂膀環抱着，在夢與醒邊沿徘徊的建生。後者幾經突兀和怔忡，才弄清了眼前的一回事。他吐了一口涼氣，俯身對在夢魘後，不住顫抖着的玉嬋說：「那不不過是夢哦，玉嬋！張權哥總有一天，要平安歸來的！——」建生不知多少個夜晚，在萬籟俱寂的時候，玉嬋從夢境裡跌落到人間，建生就用同樣的話，對她撫慰着。在玉嬋回轉到酣夢之後，建生就憑窗，望向耿耿的星華。他真的期盼，在流星殞落的一刹那，他能夠及時的許下心願。他希望張權哥能夠全身而返。即使多年之後，他能夠人兮歸來，他就感到絕大的悅樂和滿足！

建生坐在陽光碎晒的椅上，他和張權同伴着玉嬋而坐。墳場外的熱風吹來，使建生在汗流浹背的同時，向張權細說，過去三年來，他們是如何的記掛張權和懷念他！玉嬋每當夢到他之後，隔日醒來，就病態懨懨的，使人看着想着都感覺到痛心！玉嬋說，只要阿哥能夠回來，她自己即使不活，也要換回阿哥的平安和無恙！——這些往事，像琉璃幻景似的，在建生的腦膜裡迴旋。他同時，把所有這些幻景，通過口頭的闡述，而傳送給張權。後者發呆似地，把過去三年有餘以來，家人對他的記掛和懸念，一下子化成一樁事實接受了下來。他感到親情真的是人間的至善。一個人真的掉在苦難裡。真的能夠對你關懷和摯愛的，也只有血脈之親的親人。親人的關愛，才是最徹底最無私最崇尚的！也只有經歷過苦難的人，才有機會體驗到，至親的愛，才是如許的深遠和動人！

張權吞聲地，不知如何出言，撫慰這個，一直讓噩夢折騰得身心受苦的妹妹。唯其他自己，也經歷多年的思親况味，才使他真切感受到，那種生死契關，生死兩茫茫的苦楚，是如何的痛噬人心，和摧人欲絕。那種人間鬼域的相隔，也只有同他一樣遭遇的人，才會打從心裡，感到斷腸人在天涯的焦

灼和無奈！他唯一可以撫慰阿妹的，也只有證明他活着。歸來之後，仍會與緻勃勃的，朝新生步履。人的一生有許多層次和階段。走完這一層次和階段，就是另外的局面和氣象！面對新局面和迎接新氣象，就是張權回歸之後，需要重新調整和邁向的新方向！

在玉嬋稍為和緩着氣時，張權和建生，已先後向父母的墳丘，作短暫的默悼。鞠躬之後，三人就踢着窸窣作響的亂草，向墳場外的大路走去。天上白雲皚皚，遠山青翠如黛。墳丘內外，除了偶然走動的牛群外，一個載着草笠的老者，手持一把鐮刀，不時俯身在刈除着地上的野草。他是墳場內的守墓人。年紀老邁得，走起路來，兩只腿脛不住顫抖。他從建生手裡，接過了幾張紙幣，眼睛露出感激的光芒，對三個滿懷淒苦，腳下緩滯的歸人吊客，喃沉地說着多謝。張權腳下蹉跎的，在走落大路後，他住腳回身的，望向千墳萬塚的山野。他稍為搜索一下，才認清父母的墳墓，正在陽光的亮照下，如恆寂寞的，屹立在那裡。人的最後歸宿不外如是，寧不令人惆悵和聲嘆！人的最後歸宿，又在一陣鼓樂中和哭嘯中，頻頻在人的耳畔響鳴起來。張權走在前面，看到半岑寂的大路上，又出現了一行送殯行列。靈車運載着棺槨，在送殯的家眷和親朋的嗚咽聲中，一直轉入草葉深深的山坳。然後在一陣樂鳴和誦經聲中，人們就迅速地，把一具沉重的棺木，往黃菸不一的洞坑裡垂下。一陣突然響起的哭嘯，把寂寞的空間敲碎。然後一切又歸於岑靜。天上的白雲和清風如舊。但人世却幾度滄桑。在生生死死的嬗遞中，人們就不知不覺，讓自己在流變的時空中，逐漸歸入塵土或升遷天堂！

張權把建生和玉嬋，送上了一輛，陳舊得兩只車頭燈在行駛時，巍巍顫抖的巴士車上。車子猶未開行，在一棵油加里樹下停泊時，張權對建生和玉嬋說：「建生和阿妹，你們先回家去吧！我還要到學校看看去。也順便，看看幾個舊朋友！」張權站在陽光下，經過回家後的最初沖擊，如今情緒已和緩下來。他看看玉嬋，覺得她的臉色已回復正常，心裡一下子也感到慰安。他在陽光俯照下，眯細着眼，對建生特別添加着說：「小心照顧阿妹，建生！——」後者領首，並習慣似的，把一只手搭在玉嬋的肩脊上，說：「我曉得了，張權哥。」然後充滿溫情的，對玉嬋說一句：「妳感覺到怎麼樣，嗯？」玉嬋也許感到他的親膩，有點礙於人前。她半泛白的臉，微然湧起紅暈。四處的陽光，把周遭野生的花絮，那種紅艷翠綠的色采，一下子無來由的，同時折射在建生和玉嬋的臉頰上。建生也感到自己的魯莽。他訕訕地，苦澀一笑望向張權。玉嬋則故意，把眼光望向車站內外的人群。一個提着冰壺

，一手搖着銅玲的小童，赤腳踏在滾燙的瀝青路上。他沿着街向所有携有孩子的大人兜售雪條。他的身影隨着車影，而掩入高陽普照的大街後，玉嬋有一種錐心的刺痛！一個小小的孩子，爲了生存的掙扎，而在這莽莽紅塵的人世上浮沉！——也許她想的，也是張權和建生，同時想到的。他們三人，臉龐上掠過一重陰影。一種難舒的鬱結，使張權率先嘆了口氣。建生看到巴士車正要開行。他扶着玉嬋踏上車階時，向張權問說：「張權哥，打算回到學校去教書嗎？——」張權讓他倆上了車，建生靠窗坐着。他把臉仰伸出來，望向張權，宛似期待着他的答覆。張權稍作移動一下跛損的右腿，帶着清淡的愁悒，說：「除了這樣，我還能做什麼呢？——」他的眼色溢滿劫後的愁情。建生則感到一陣愧疚。他悔不該提到這個使張權難堪和慨喟的問題。玉嬋則把話題支開。她對張權說：「阿哥，傍晚早點回來。我們等着你進飯！」張權揚揚手勢，說：「我只是到處走走，很早會回來的！——」他說完，巴士車在烈日下，噴出了一蓬濃郁的廢氣，整輛車就在喇叭聲交迭中，向遙遠而漫騰着熱浪氤氳的遠方走去。幾個及時趕到的馬來人印度人，在車子駛動一剎那，縱身躍入顛抖不堪的車廂內。這一連串的动作，引起了駕駛員朝着倒後鏡咒罵。那個售票員用中國話指斥着他們。馬來人印度人半懂不懂的，只是喘着氣乾瞪眼睛。

張權在車影由近及遠的，終於轉落一道荒落的街角，而消失在煙氣低垂的山穹下。對面街市，是一片小小的菜場。那裡停佇着大小的貨車，和頻忙中顯得無精打采的揷夫。幾個馬來人，挑着一担蔬菜和魚蝦，在烈日塵湧的細石路上，提起快速而微感吃力的腳步，向蕉林椰影覆蔭下的村舍走去。一群印度人，則揮動手上的竹鞭，驅趕着一群不住喘咻的黃牛，踢揚起陣陣塵土，向另一壑蓋着簡陋鐵皮的木屋區走去。在那裡的周圍，可見到幾只戰時遺留下來的軍機，已成七零八落的銹鉄，棄置在雜亂無序的草林內。幾個赤着上身，褲襠外露出透黑腿脰的印度人，正在勞苦地焚燒野草。一叢漫然而起的黑煙，把膠林內外的葉架，都燻得又焦又黃的捲成一片。

站在熱得燙人的大馬路畔，張權眼前出現了兩條小徑。一條是走向蕉風陣陣，椰影幢幢的馬來村舍。另一道是櫛毗隣次的木屋區。那裡進出的，多是勞苦大眾的印度人。幾輛牛車正讓一群頑皮的孩子，在推逐着遊戲。張權站在路面上，忽然喉腔發噎的難受起來。他感到陽光的目眩。也感到憑祭父母的靈墓後，內心遺痛的餘緒，仍然在胸臆間盤旋不去。他感到陽光激刺後的眼眶，淚腺像被戳穿了，洶湧地淌下熱淚。他用手掌捂着臉龐，提起歪蹇

的的腳步，走向路旁的榕樹腳下，擇了一塊青焦的石墩。人就帶點淒涼和頹唐地，坐在那石墩上，讓熱風輕拂着冰涼的心。也讓情緒如湧的退却後，好好的盤算，自己的未來和大計！

張權沿着半郊野的市景，游顧了幾眼後，然於感到胸臆的難過，已隨着自己的心智平靜，而逐漸舒坦了。他掏出手絹，把眼沿的淚和額角上的汗，稍爲蘸淨之後，就抬頭望向，剛才自己和建生、妹妹一起行走過的墳山。那裡枝葉扶疏中，可隱見鼻壘的丘塚，在沿山而了無秩序的散置着。在那一棵油加里樹畔，就是父母身葬的所在地。那墓碑的形狀，隔着遙遠的空間，已渺不可辨。雲氣和熱氣，在半山上交流着，升騰起一種莫名的瘴霧，把一切都半掩蔽得罩滿神秘。在山上的亡靈，和山下熙攘不休的生靈，彼此都像活在自己的空間，而感到各自有乾坤和天地。

張權在幾個馬來人，推着腳踏車，在熱風瀰漫的小徑上走過時，向他們問明了路向。他知道，越過馬來村舍，就是本鎮的小型渡頭。從這裡，可以搭船往市鎮的南區，也就是他往日授教的小學堂。在那裡，自然也可以找到幾個舊日的同學和故友。也許，在那裡，可以遇到美嫦！一想到美嫦，他心頭裡引起一重悸動。他昨夜，對阿妹說過，從今之後，不再去提述她。但是，心頭裡的舊愛難忘，使他彷彿間，仍不免縈懷往事。要瞬間間，把一個已活在心田裡的幻影，已長達數年時間的濃情和蜜意，一下子從心腔裡由根拔起，說着容易，但事實上決難做到的！

沿着滿是菜畦的徑道，張權終於走落密聚在一起的馬來村舍。這裡大概都是捕魚爲生的馬來人。在各屋舍前後，黃澄澄的沙地上，各自陳放了大小的漁舟。一群孩童，在揚掛着的魚網下捉迷藏，幾個馬來婦女，則在椰樹的蔭影下補綴魚網。一群馬來男子，則在曠地的樹蔭下，各據着一張木椅在絮談着。孩童們嬉樂的爆笑聲，爲這半桃源似的人間世景，帶來一點擊碎岑默後的微漾漣漪。

張權似乎很欣賞這幅靜謐平和的，劫後俗世圖。在群居的屋舍後，馬來人自築的簡陋回教堂，半月型的微號，在芭蕉叢後，凸出了半截，而在碧空如洗的蒼穹下，岑靜地代表着一種宗教的肅然和莊穆！幾個馬來人，在張權路過時，對他投以奇異的眼光。他們手裡，各持着一具碩大的鳥籠。內裡飼養着各式的野鳥。一個馬來人持着一籠的白老鼠，正在細意地爲牠們餵食飼料。張權稍感好奇的，佇下腳來，對那馬來人問說：「這一籠的白老鼠，真是捕捉來的嗎？好不容易哦！——」張權似乎有意要打破隔閡，堆着滿是善意的臉孔，對那馬來人說着流利的馬來話。後者穿着一身的狹管衣褲，神情怕

然的，對張權說：「不是哦，先生！那是我辛苦蒙養的！」他說着，彎身掀起一只竹緞的圓籃。蓋子掀起後，張權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那裡聚集了一群，剛哺育下來，通身猶沾滿油液的雛鼠。牠們大多緊閉着眼，在舔着唇舌，品嚐着降臨世間後的辛酸和悅樂！

馬來人把竹籃重新蓋好後，隨便舉起一只腳，把竹籃踢向一邊，對張權說：「這東西是可以賣錢的，五毛錢一只！——」他把手上滿籠子的白老鼠，向張權兜售着。張權只感到胸臆悶滯的，久久不能呼吸舒暢。他只是擺擺腦勺，攤弄一下手勢，說：「我怕見到老鼠！——」張權以為自己的理由很充份，就半難為情的，對他續說：「也真難為你呵，和牠們朝夕相處！」馬來人有點失望的說：「這些鳥，都可以出售，先生！——」他指涉一下，周遭幾個馬來人。他們都很珍寶似地，吹着口哨，和籠子裡的野鳥作嬉。張權仍然是擺擺手，一臉歡意的，自袋子裡，掏出一張紙幣來，遞給其中一個持着鳥籠的馬來人，說：「我只要這只鳥，不需要鳥籠！」馬來人接過發皺的紙幣，心裡有些明顯的不解。張權把話再複一次，說：「我說，我只要籠子裡的野鳥！」馬來人這才明白了。他略為沉思，就領首，表示交易成功。他把籠子的窗洞扳開，把灰褐色的野鳥抓住，並交在張權手裡。對他說：「先生，這是幸運之鳥，是難得的良種！——」他似乎依依不捨的，對着鳥兒吹口哨和眯眼睛。張權微笑一下，表示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抓着稍為掙扎的鳥兒，踩着地上的浮沙，腳步一跛一蹉的，走在四周盡是破舊房屋的廣場。他站在陽光熾晒下的大地，手上略為猶豫一下，就揚起手臂，把一只活潑生猛的野鳥，往高空明朗的蒼穹放去。野鳥一聲呼嘯，肢膀響亮的拍動幾下，一個翻身的姿勢，就向白雲浮游的天際飛去。張權不知如何，竟激動而躁足的，手臂揚向虛空，扯大着喉嚨，發出尖厲的聲音說：「你是自由了，鳥兒呵！你是自由了！——」他失常似的高叫，和帶着忙亂與激越動作，很使到各本蟻集在椰林下的馬來人詫異。他們都相互的探詢着，說：「這個中國人，幹的是什麼嘛？模樣這般怪異！——」屋子的窗戶，也聞聲拽開。一群婦女和小孩，都在瞪眼睛的望向張權。幾個穿戴傳統服飾的馬來長者，從回教堂的石階下走下來。他們異口同聲的，在相互嚷說：「這個中國人，是不是發瘋了？呃！——」幾座高腳基的馬來房舍，先後有人探出頭來，用炎熱煎熬下，滿是疲惫和發昏的眼珠，望向陽光撩亂的廣場。只見張權蹣跚而行的背影，在寂寞得使人發膩的村徑上，隨着熱風湧起的溼濛塵硝，而漸然的消失在遠方。

張權一面喃喃的白語着，手勢很像在表演舞台

默劇，一直在半帶意義的晃動。他剛才如癡瘋的，在廣場上張放野鳥，一方面痙攣似的作着手勢，一方面如裂肺似的，發出尖亢刺耳的哀鳴。使他神經上，緩緩地升起一重麻痛。他張手放開野鳥的一刹那，他想到的是自由！一種飽受羈囚後的釋然，使他內心湧起莫名的衝動。在雲氣飄蓬的空間，他看到野鳥竄入雲端的一瞬。他恍似心內感到自由的可貴和愉悅。心頭裡溢起一種，幾似是變態和失常的衝刺。他有一種，必定要扯斷喉嚨，在狂嘯中才能盡洩的苦悶和抑鬱。一種發狂後，而才能盡然感受到的平穩和恬然！

離開遠在椰林後的馬來村舍，已是到了一嶄馬來墳園。這裡靜謐得，恍如是隔世的幽冥。每一只墓碑，都分別寂寞的插在泥土上。幾只松鼠在草葉間穿梭來往。一個看似守墓人的馬來老者，正匍身在草梗上捕捉炸螞。他手裡持着一只竹籠，內裡困住了千百的炸螞。老者聚精會神的，佝腰向地上的草葉裡爬撥。他不知道，眼前站着一個心魂疲累的中國人。他良久，才發現張權，在樹蔭覆罩下的墓園裡，正半偃身的，坐靠在一柱石碑上休息。張權在這風涼如水的墓園下，身心舒然的，很有瞌睡的感覺。他和老者，彼此相望了一眼。二人都感到對方的陌生。二人都稍作躊躇之後，才勒起一種半淡中帶着致意的笑容，向對方微然領首，但沒有說話。

樹叢深處，傳來「滋滋」不絕的蟬聲。遠處疏落的村舍，可見到有一重炊煙湧起。墓園內約十畝的地，處處皆是風雨剝蝕後，顯出一點落拓和風霜的墓碑。馬來人的墳頭，和中國人最不相同的是，馬來人的墓地簡樸自然，相形之下，中國人的墓地則過於矯飾和虛華。——張權看着想着，真的有一種倦意，襲上心頭。他大白日之下，不覺張開口腔，作了一個長長的呵欠。他半蜷着身，稍為彎曲着腳，在一塊平坦得半帶光滑的墳石上，作了怔忡一瞬的午憩。他一個打盹間，却見到匍身捕捉炸螞的老者，移動着顛巍的腳步，向張權的身畔走來。張權一下子如夢中驟醒似的，他向滿是皺紋的老者看去。後者臉肌黑得晶亮，但眼光却如電的灼白。他對張權說：「這個，也許可以助你解點渴！——」他乾枯得佈滿血筋的手，擎着一只已剝開的椰子，向張權遞送着。

張權哦應了一聲。他把倦怠的眼睛，望向已戴着草帽的馬來老者，用感銘和致謝的口氣，對他說：「真的謝謝你，老先生！——」老者領首，表立明白他的意思，說：「馬來人的習俗，很願意拿鮮美的椰子漿，奉獻給客人！」老者在帽簷下的眼睛，不住的眨動着。那裡面恍似蘊含着歲月和滄桑。張權讓他，和自己一道平坐在墳石上。那油亮的墳

石，彙集地回鑄着古體的馬來文。老者用手，輕輕燙撫着那些文字，用慨嘆的口氣，說：「這才幾年的新墳，連一個憑吊的後人也沒有！——」他自語的說着，斜身靠立在墳石畔。他似乎不欲褻瀆墓中的魂靈。他沒有全身偎立在墳石上。這一瞬間，張權臉上泛起一重麻熱。他感到自己太魯莽和造次。把自己這一身的殘軀，大刺刺地、肆無忌憚地，躺臥在這沉睡中的幽靈上，這未免太過不敬和冒犯！他感到滿腔羞慚，連忙一個翻身挺腰，人迅速地昂立起來。他倉猝間未能把捏平隱，手上擎着的椰子漿，從壳底內湧濺得半胸都是。他既羞慚又狼狽地，對老者苦澀一笑，說：「真的對不起，我不該躺臥在墳石上，騷擾了墓中人的安靜！——」他說到最後，語句竟囁嚅得有點含混。老者托托帽簷，把黑黝的臉膛，對着張權，說：「我並沒有責怪你哦，先生！」他的口齒略帶不清。在他蠕動喉腔的一刻間，張權發現他剝盡了大部份的牙齒。

「真是我的不對，老先生！——」張權仍然難釋於懷的，一手拿着椰子壳，一手擺弄致歉的手勢。老者微然一笑，用眼睛瞅望着一臉脹紅的張權。他對後者說：「中國朋友，你請喝下這椰漿吧！」他作勢做一個「請」的姿態。張權和他，一道靠立在墳石畔。後者抬眼，看着前者咕碌地，把椰漿往口腔裡傾盡。他才滿意的說：「這才是款客之道嘛！」他伸出嶙峋的手，把張權手裡的椰壳，接過來後擲在草叢裡。墓園周遭，如死般的岑寂。蜜蜂嗡嗡的飛過，在空洞的墓園間，引起一種寂寥無垠的遐思。一種怪詭的落寞感，使張權幾疑這是，世外的蓬萊異域。

張權一連咳嗽了幾下，才把自己的心緒，稍為平伏下來。昨夜回家之後，那種魂魄歸兮的激刺和波瀾，使他一宵未曾好好閉眼。他想到阿爸阿媽，和那個本應不想，却揮之不去的美嬌！這一宵輾轉反側，使他幾經煎熬，才在鷄鳴報曉的一瞬，突然間跌入夢淵。却突然又從夢寐中，回轉到現世人間來！他拖着跛蹇不定的步態，懷着傷碎的心，神情恍惚間，走了許多路，晒了許多太陽。才在酷熱難當的天候下，向阿爸阿媽的靈墓致祭。他一直傷心，也一切神魂不靖。他有一種渴睡的倦意，却又有一種錐心的喪親之痛。更有一種離情後的悵惘。他感到美嬌的音容笑貌，一直追擊着他。使他即使着意要忘記她，她的聲影和姿態，仍然不捨時空的，無時不浮現在他的腦際。

想到這裡，張權嘆了一聲。他移動腳步，踢響着地上的草莖。他的行走姿勢，使老人看着，心裡旋即瞭然到什麼一回事。他搖搖腦勺，用一種憐憫的眼光，望向張權。後者坐落在草花間的一塊石墩上。他垂着頭，伸手無意識地，拔擷着地上的野草

。空間裡岑靜得使人心驚。樹極上有築巢的野鳥飛躍。一面碩大膨脹的蜘蛛網罩在半空。一群被網攔的虫蛆，在死命的掙扎。那只聾頓的蜘蛛，正步步進逼地咬噬牠的捕獲物！——張權愕然地，舉目望向半空，這一場弱肉強食的爭鬥和慘劇。使他愕然間，疲憊的心腦，憶起三年有餘的種種血的殺戮和血的洗禮。他腦海裡，迅速地想起陳順和、卡爾、羅倫士、東尼、奇南，等等人。他們在身陷網羅之後，就相繼的在集中營裡橫死。他想起英國坦克炮手·上尉，在其生前囑托他，把他的一對珍寶的繡花鞋，回贈給他的中國女友！可是，如今他兩手一無所具。要還的，沒有可還。要見的，無法可見！他想到了這裡，竟無以自制的，自發澀的喉腔內，洩出了一重帶着鹽味的涕液。他把雙手掩着臉，肘臂支在膝蓋上，用無聲的啜泣，把內心的悶鬱和怨恨，一瀉無盡的傾吐出來。

這已是晌午的時分了。墓園裡的岑寂，宛似千年一若的凝固不動。草叢裡有窸窣的遊蛇聲。也見到一群青蛙，在蛇蝎的追蹤下，直往草木幽深的所在竄奔。守墓人滿臉油脂的，把草帽摘下拿在手裡。他老人一般的，對一個遠比他年青的中國人，用長者的慈祥和關切，對他凝神地瞅望着。寂寞的空氣下，只見張權塑像似的，呆坐在石墩上，用間歇間透出的嚥吞，表露了內裡的激盪和愁情。他坐在石墩上喘喘，老人則立在一畔，讓及膝的草莖，把他整個人，宛似浮晃在草褥裡。使人幻覺到，老人好像是乘着草浪而來的。特別是一陣熱風刮過，全場的草莖隨風而漾。老人站在草褥裡，十足是個仙界而來的耆耆老者。

張權站起身來，對老者仔細地瞅望幾眼，才說：「我真不起，驚擾了你的寧靜！——」張權不知應說什麼話。他望着老人浮游在，如波瀾似的草褥裡。他的視覺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他覺得，這個墓園真有點詭譎和神秘的味。張權搓搓眼皮，好讓自己清醒一點，把老人的樣相再次端詳一番。也許是他太倦了，頭腦裡有點紊亂。他費了一點眼力，才把老人看清楚。他瘦骨嶙峋的身軀，完全是欠缺營養調理後的孱弱形態。他站在張權面前，完全是一個平凡貧苦的垂暮老人。他對張權擺擺手，說：「這個墓園，我看守了十幾年的光陰，極少有中國人涉足進來的。這使我感覺得到有點好奇，中國人！」老人像一切有了年紀的人一般，說話不免帶點含混。但張權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他也站立起來，二人同時讓如茵的草莖，把腳脛以下的部位都掩沒了。張權忽然，感覺到這實在很有意思。他像神話裡的人，一下子掉在如潮的綠波裡。尤其是風送而來時，他幾乎目眩的，以為自己洩在深海裡浮沉。



這墓園真的，讓張權感覺到，一種虛惘和迷離的經驗！這墓園太靜了，幾乎讓人親聞到自己的呼吸聲。張權忽然想到，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陷在睡夢中！他以爲，在夢中，一切古怪和奇異的念頭，都可以由最正常的人，陸續由夢境裡衍生出來的！一想到夢，張權伸出右手食指，吮在嘴裡。然後，着力的咬噬一下。一種癢痛自腦神經裡漾起。胸腔內也連續性的引起疼痛。張權大叫一聲：「是夢呵！——」他的喊聲未盡，人身上決着監溼的汗水。眼眶內和喉腔內，都有前所未有的酸澀。他奮力的掙扎而起，人挺身坐立在墳石上。大氣頻喘中，只見到自己的掌心溢滿汗潮。墓園裡平添了，樹樑上群鳥的和鳴啾啾。

——張權如幻夢中被戳醒過來，全身猶坐在光滑的墳石上，正用雙手揩拭，一臉的油脂和汗油。熱風仍是越掠樹梢而過，吹得墓園內，蔽天的林木「騰騰」作響。蟬聲在張權的耳畔齊奏，這使他有落實的感覺。他再次看看自己的右手食指，那上面深鑄着自己的牙齦。他一下子清醒了過來，用手摸摸胸脯，感覺到心跳驟的猛烈起來。他自喉腔和鼻筒裡，舒了一口氣，自語的說：「真果是一場夢哦！——」他坐在墳石上，半怔的出着神。

「先生，你是城鎮裡的人？——」老人手持着一只竹籠，裡面擠着如球的炸蟻。他的臉肌晶黑而佈着蛛網式的皺紋。他有一般長者的慈藹與祥和。他被張權瞅望着。後者稍加思索之後，才發現老人並沒有戴帽。他的腳下，也只是一嶄的爛泥。草花是疏落有致的，由近處蔓向墓園的遠方。在草叢的裡外，也看不到一只遺擲的椰壳！他剛才在進飲椰汁的形景，猶如一幅幻象似的浮露在心頭。他一刻間，已意識到，自己剛才真的做了一次夢了！夢裡的墓園和夢裡的老人，此刻就出現在他的眼前。陽光在樹葉間篩下碎影。墓園的氣氛，在寂寞中夾着冷凜。

張權像是許久才恢復神志。他輕身移落在泥地上。剛才夢裡，這裡是一片如茵的草坡。如今細看，才發現地上滿是蚯蚓和螞蟻。夢裡那片如海的草浪，竟在甦醒後，使他無法遺忘的戀棧起來！他瞬間感覺到，夢有時也是可愛的！——老人看着這個中國人，在怔怔地發楞，以爲他是染了疾病，而致心神不屬。他稍爲提高聲量，對這個發呆的中國人，再次詢問着說：「先生，我是在向你說話。你是到墓園來，祭吊你的故親舊友嗎？」老人說着，恐怕他不明白，手勢並比劃着。

張權腰背半偃在墳石上，對老人歉疚一笑，說：「真對不起，老先生。我剛在這墳石上，做了一個夢！」張權也恐怕他不明白，手勢也隨着說話比劃着。他的話甫了，老人倒有點惶恐起來。他聲音

裡帶着疑竇，說：「夢？呵，中國人！你夢到了什麼？——」老人的語調有點發顫，情態也有點疑惑和緊張。張權這時候，神智已完全恢復過來。他瞥眼間，看到老人一臉的迷惑和茫惘。他知道，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迷信和迷幻，在老人的心裡作祟和興張。他的夢，對他來說，會是一種神秘詭異，而不可釋然的疑團！自己實在也不需要與之胡纏。他相信，自己只是做了一場簡單的夢，如此而已。

墓園內熱燥的空氣，讓一陣單頭下來的風息，把碎葉吹得簌然地飄向地面來。葉絮漫天而舞，在半空上造成各式幻影，使人看着，也不覺慨嘆自然的神妙和奇詭。張權很留戀這一幅美景。但老人却驚懼的，把手上囚着，如球似的炸猛竹籠，擱在地面上。他攤開手勢，在默默而虔誠的作着禱告。張權聽清楚，他在唸誦祈福消災的可蘭經。他唸唸有詞的，把眉峰擡成一線，嘴唇在頻頻蠕動，而不自覺洩出一絲油亮的涎液。

張權正欲移步，向墓園外走去。老人却用問話把他留住了。老人說：「先生，你難道不相信，在死人的墳石上做夢，是一種象徵和預兆嗎？——」老人一臉誠懇的說。墓園的累累石碑上，這時候剛好黯淡下來。抬頭一看，太陽已被烏雲掩沒過半。大地一片晦暗，看似是山河的驟然變色，使人心頭裡一緊，一種無來由的煩躁悠然而生。——張權收住欲去的腳步，對老人的誠摯，很能感動的說：「只是一個簡單的夢。很美麗的，一點也不恐怖！」張權的馬來話道地而流暢，這使到老者有點興味，對他說：「我們馬來人有種祖傳的秘竅，能夠解析夢，也能夠預卜吉凶！」老人說着，指着地面上，那一籠滿滿的炸蟻，說：「這是用來祭祀精靈的。炸蟻的靈魂，能夠幫助精靈驅魔逐怪！——」老人說完，竟然匍身向籠子裡的炸蟻球，作了一個撇嘴的動作。他唸唸有詞的禱告着什麼。

站在稀鬆泥巴上的張權，心裡感到前所未有的突梯。前一天，他在西城的咖啡店，就遇見到一個兜客的印度星卜師。如今在一場短夢後，就在寂寂如深的墓園內，遇到了一個情意懇切的老人巫師！一個說是能解析夢並卜吉凶的老人！——張權只好攤攤手，無奈於自己的這一番奇遇。這個老人，就站在他的面前。在樹梢篩下的陽光中，他走近墳石的近畔，用手撫塗一下上面的文字。墳石光滑得幾乎，把他的倒影也鑄印在上面。但老人並不是欣賞墳石上的文字，他只不過在撫摸間。讓一件悲壯的往事，完全脹滿了胸臆。他老人的眼光，在光滑的墳石上，逡巡着說：「真可憐，真寂寞呵！已經故世了三年了，連一個路過的憑吊親友也沒有！——」老人抱着無限的哀感，一再的對着墳石自語着。

滿墓園都是涼風掠過後的「簌簌」聲。地上一

時鋪滿着落葉。走在上面的人，那腳上踩動的「臘臘」聲，使這岑寂的境界，更其岑然的寂然。張權一時收起了離開的心意。他蹣跚着腳步，踢湧着地上的落葉，走近墳石畔的老人，和他併肩站着那冰冷如恆的墳石。張權沉抑着聲氣，說：「老先生，真對不起。雖然我遠道回來，對這裡的事，很感陌生。但是，這光亮的墳石，好像有它不平凡的歷史，是不是？我希望你老先生，能夠逐一告訴我！」張權一口氣把話說完。他同時注意着墳石上的文字。那些古典的馬來文字，他實在一個也認不出來。

老人緩慢的把頭顱轉向張權。他有一般老人的遲滯動作，但卻沒有老人的昏瞶和絮叨。他說：「也許，你以為我是一個巫師，就以爲我在搬神弄鬼的，胡作誑言。中國人！——」老人眼睛裡充斥着固執和責備的神態。張權有點難堪的，攤攤手勢，表示着老人的誤解，說：「老先生，你誤會了。只不過，我一向不作祈神問卜的事！」張權爲免老人生氣，順便把他方才的問題，一併答覆說：「也許你認爲我是哄你，老先生。我在夢境裡，接受到你的溫暖。你送我一只椰漿，使我酷渴的心腔，得到一點清涼的解慰！——」張權說到這裡，發現老人的皺臉上，泛起了一瞥和煦的笑意。一種諒解的哀情，在這個異族人之間裊裊升起。老人這時候，神情也隨着思維的轉向，而兀地淒楚的，對張權說：「你不知道呵，先生！這個墳石裡，躺着的是一個抗日英雄哪！——」老人乾癟的手，很細意和很溫柔的，在墳石上來去的摸掌着。

張權讓老人的話，一時震懾得心房悸動。他想不到，一個剛從黑獄裡，魂亡而歸的人，在這本是萬物歸於土的墓園內，兀地又浮晃起戰爭的魔影，和日本人跌蹄踉蹌的，從遙遠已逝的空間，而乘着流風而來。天穹上陽光俯照下，一陣烈風，把每一棵樹都擱動得「噼啪」作響，連虫蛭和蟬聲都噤住了。墓園四外，一時間漲滿着淒涼的氣氛。——張權在往事依稀的衝刺下，心靈的疲累驟然而生。他聳聳肩，表情呆滯和苦澀地說：「如果你準備，把這樁事故告訴我，也是好的。老先生！——」張權說着，舉起殘廢的腳，在新葉和腐葉鋪陳的地面上，作毫無意義的逡巡着。老人這時候，也神態恢復平靜的說：「在我們接過的淪陷歲月裡，馬來人所受的苦，其實和中國人印度人一樣的多！水深火熱裡，沒有一個人，可以僥倖於事外！——」他邊說，腳步繞着墳石走一周。張權在半丈之外，看着老人佝僂的身影，在墳石上環遊。他的背景，是遠處種植有序的膠林。那裡揚起一重風煙，是幾個印度人，在林木裡焚燒野虫和野草。一霎眼間，張權恍如回墜到剛才的夢域裡。老人乘着滔滔如綠浪，湧着蔽地的草莖悠然而來。老人給他一種如幻的，不真

實的感覺！

在樹蔭下的張權，陡然地嚥了一口涎沫。他有一種滑稽的念頭，向自己站立的草褥上看了一眼。陽光的碎影，把他的身軀照映在地上。他舉起右手食指，吮在嘴裡並咬噬了一下。一種麻痛湧溢在腦間。他舒了口氣，表現出釋然的情態，自語的說了一句話：「我還當是做夢呢！」他說完，才發現老人抬起詫異的臉孔，對他凝視着說：「我對你說的話，你都聽不清楚，中國人？」因爲老人靠得近，他搖動口腔的時候，張權才嗅到他剝刺的齒夾間透着腥氣。

「呵，對不起！你對我說了什麼？——」張權臉上紅了一陣。一方面，內心在盤索，剛才聽說了什麼話。老人哼嘿的擺擺手，用含混的話語嘟囔說：「年青人，真是一——」他沒有再說下去，和張權一道，併站在墳石畔。天外的殘雲游過，倒映在墳石上，發生了一重燦然的光采和幻像。雲塊堆砌成形狀特異的圖案，使張權不覺驚呼了一聲，說：「真美麗哦！——」老人好像不大明瞭張權的意思。他吟應了一聲，說：「嗯。這裡躺着的，就是一具美麗的靈魂！」他用骨節纍纍的手指，戳向墳石上的文字，說：「這些古典的爪哇文，是一個對東方文化，頗有研究的英國人，爲這光榮的死者撰立的！——」老者像回憶着舊事，一種異樣的光采，自眼眶內流溢而出。

「呵，英國人！——」張權有點突兀的感覺。又是英國人！這給他的心理，有着極大的激刺和波瀾。老人並不着意他的反應。他繼續用回憶的舒緩口氣說：「這個故世的人，是一個爪哇的土著！——」老人頓了頓，才從記憶裡思想起來，他說：「他叫蘇班，是一個剛屆中年的漢子。很有文化，能說英語和荷蘭語——」老人用手掌在他的名字上撫摸着。也許神思悠然不歇，使他不自覺的，把說話截斷下來。張權舔舔唇，半晌才岔嘴說：「蘇班不是本地人囉，老先生！」他盯着老人皺褶得，有點紋亂的臉孔。

「嗯。他是爪哇沿海的土著。是一個戰前活躍的文化人，也是一個戰時，一度協襄荷蘭人，對日本人的侵略，作過抵抗活動的愛國份子！」老人一邊說，一邊吮着張權對他奉敬的香煙。煙絲裊裊地，在幽淡的墓園裡升起。張權銜着煙，却沒有吸吮。他被這一個動人的傳奇人物，吸引住了。一個爪哇人抗敵日軍，這該是一種充滿熱血和仇情的事業！一下子，他舒了口煙氣。這動作代表了他所有的慨嘆和哀感。一切有正義的地方，就一定有抗拒的力量！日本軍人雖然縱橫千里，但千里之地，處處皆是抗敵的嵐煙。處處皆有殺敵護土的精靈和志士！

張權想得入神，就隨意坐在墓園的亂石上。老人的話，竟有大半他聽忽過去。他最後，只聽到老人說：「他在爪哇從事抗日工作，竟讓日本人的走狗洩露了。他無處藏身，就寅夜乘着木筏，緊隨着水流，而潛逃到本地區來。人們因為他的模樣和談吐，都完全是馬來血系的，所以，也沒有察覺到他的身份。他在本鄉鎮的公衆學堂，爲馬來學子們開課。加上他文綉綉的廣得人緣，故此，人們都愛戴他接納他。而本區的日軍警備署，雖然一度遣人追查他，但因事出無據，他也在日軍的統轄區內，平安的渡了半年的歲月！——」這個老人雖然身職巫師，但說起話來，却是清晰明理的。他吐着煙霧，一手拭着鼻準上的油脂，說：「可是，他的抗日精神，並沒有因他逃亡祖國而優怠——」老人說着，仰頭望向游動的太陽。這時候，張權和他，同時發現，太陽已略爲偏西。張權開始感到心胃抽搐。原來他竟有了飢餓的感覺。他伸唇舔弄嘴唇，有什麼欲說未說的望向老人。可是，他抬頭仰望間，却見到老人，向他遞送着，一包用蕉葉皮包裹的飯菜。那是傳統馬來人的飯餅。上面除了魚乾，就是辣椒和青菜。老人還給他遞上一只已剝開的椰壳，裡面盛滿清冽的椰漿。張權有點錯愕的望向老人。他迅速的念頭，想起那場夢！竟是同樣的一個老人，向他遞送同樣甜美的椰漿！

張權在一陣繁思過後，才感到自己近來，很容易陷在情緒的怔忡間。也許是歷劫後，人的感慨特別多。看到和聽到，像眼前長臥在墳石裡的爪哇人蘇班，和聽到老人陳述的血淚鬥爭史，他禁不住發楞的，連對老人致謝的話也忘記說。只是思緒百結的，坐在石墩上，緩慢十足的咀嚼着辛辣刺鼻的飯餅。四周的空氣很沉悶。二人不則聲的，把午膳用過之後，張權把呷乾的椰壳，擲棄在草叢裡。老人飯後，仍又接受了張權遞送給他的煙捲。二人緩緩的吐着煙氣，在墓園岑靜得異樣的氛圍裡，彼此對望着。也彼此一下子熟絡了起來。張權已不再感到老人的神秘，老人也不再感到張權的冷漠。彼此原來都有一顆熾烈的心！

還是張權吐口煙霧後，說：「謝謝你這一餐豐銷，老先生！」張權充滿文化味道的說。老人顯然聽懂了他的有意的風趣。他含笑地，用老啞的聲音說：「款客之道，本該如此！——」他說話之後，夾着乾澀的笑聲。但張權的腦髓，像被錘子敲擊了一下。他帶着異樣的眼光，望向老人。他剛才的這句話，明顯地使他感到耳熱。他在白晝的夢域裡，曾經聽過老人說了類似的話。同樣的說話。使張權不無疑惑的望向老人。但老人畢竟是塵世裡的人。他的呼吸，張權微然可聞。他坐在石墩上，裊裊噴着煙絲。在雜草和亂泥中，他瘦削嶙峋的影子，仍

可見到，清晰地鑄印在地上。天上的陽光，把他頂額上的亂髮，晒得宛如一堆銀絲地，在他的頭際上，發出燃燒似的光采。

張權沉重的吸了一口氣。他呆無表情的，把雙手匍在膝蓋上。飽餐之後，他的胃臟有膨脹的痛楚。他似乎要從喉腔內打嗝。隨即連忙用手捂着嘴巴。一種神經線的抽搐，使他滿臉漲紅着。疲倦的眼睛也絡滿了紅絲。——老人彈了彈煙灰，說：「我看的不錯吧，中國人！你這只腿上的傷，是在戰時裡造成的！」老人閃灼的眼神，在張權身上游曳着。樹影深罩下的張權，盡量使自己平抑着激動。他只是哦吟了一聲。很帶傷感的俯下頭顱不語。

「這一場戰爭，受到傷害的人，真的是豈只千萬！——」老人站立起來，無意識的在草莖上走動。張權這時候，才看清楚他在草叢裡，另隱藏了一只籐簍。那裡方才，由他取來了二人的午膳。也在這時候，樹節的陽光下，張權看到一只木塑的神像，被老人安置在籐簍裡。由着老人的游弋四方，而浪跡天涯。神像用晶黑的木塊雕成，祂的頸項上掛着一吊銅鈴。另有一花串也吊在祂的胸脯上。

張權感到老人有許多不可思議處。但他又說不出所以然。老人是慈藹的凡人。他看張權的時候，隱隱然，使他憶起故去的阿爸！——阿爸哦！張權像內心淌血的痛楚。他望向老人，後者用撫慰的眼光，對他瞅望半晌，才說：「你其實不必告訴我你的遭遇，先生！我是一個卜者，能知道過往未來！」老者很有自信的，揚動一下他瘦如籐削的手臂。張權看到他，無比的真誠和關切。他一瞬间，感到人間的溫暖猶然。他只好感激地領首不語。

老人長噓了一聲，才轉用充滿淒涼的口氣，對張權說：「你知道嗎？先生。我們原本是說到蘇班，是不是？可是，我們只說到了一半！——」老人的口氣像沉吟的禱告。張權擺擺手，望着腳踏一高一低的泥坑上的老人，說：「我是一個經過苦難的人，老先生。只是蘇班在苦難中死去，而我尙其活着！」張權抬眼瞭望向，平靜如亙古頑石的墓台。那支台柱上雕着，鋪滿青苔的徽號。要仔細看，才看清那是一些爪哇文的字體。其中雕着一些神話中的頭像。和墳石上一樣，所有文字都是古典的，使張權無法看得懂。

「蘇班的身體內，流淌着神賜的血液——」老人復坐在石墩上。他兩只腳過膝地沒在草莖中。他舒緩的回憶說：「在本鄉鎮的半年歲月裡，蘇班其實，一直藉着平民身份的掩飾，在進行着秘密的抗日工作！——」老人還未說完，他頓了頓語勢，只是讓自己得以嚥吞一口氣。張權却情不自禁的打岔說：「那種抗敵的精神，真的生來不易！——」老

人却亢聲的，用糾正的語氣說：「是神賜的！神給他一切力量和勇氣，與一切的魑魅魍魎，作絕大的殊死爭！」老人近乎固執的，氣喘咻咻對張權說。後者只是半囁嚅的，想說什麼但竟未說的攤攤手。老人又續說着：「蘇班在本鄉鎮，把許多負傷逃亡的英澳兵，秘密的藏匿在墓園地窖中！——」他猶未說完，張權已不顧一切的驚呼說：「在這裡，墓園裡有地窖？——」他不敢置信的，眼光游顧着周遭。墓園在過午的陽光後，千千百百的墓碑和墳石，都沐浴在如海濤的林葉裡。一群浪漫的蝴蝶，在野花間一起一伏的翩飛着。幾只牝羊，在沿着墓園的四周，嚼着幼嫩的草秧。如死的岑寂，把如死的墓園覆蓋着。

老人游步，走向墓園的一隅，用手指向墓園外，一片破爛的磚寮，說：「那磚寮在戰發前，原是讓喪家停棺和休憩用的！在戰發後，一時間淪於荒廢。人們從未注意到，有一批自日軍俘虜營內，逃生出來的英澳兵。他們密集在這裡，動用了幾許的人力，在地底裡建造了一個窖洞。他們在這裡，接應從日軍手裡潛逃出來的同胞。一方面，也聯絡自由區的盟軍，把陷在敵區的戰士營救出去。另一方面，他們籌劃敵區的擾亂工作。他們先後，把日軍的機密情報發放出去。另外也破壞了，日軍的軍需庫和交通線。有很長的時間，日軍在本地區的空路和鐵路，都完全陷於癱瘓，這都是這批英澳兵，在這裡——」老人走近墓園的圍牆，用手撥去臨空的蜘蛛網，對張權說：「你看嘛，那破爛的磚寮！——」張權透過林林森森的木葉，看到大部份傾塌的磚寮。那其實是一片碩大的屋宇。在經過戰火和歲月之後，只剩斷垣殘瓦的屹立在那裡。在殘破黝黑的屋簷上，一群築巢的燕子在吱喳叫嚷。一群黃牛則倘佯其間。四處空無一人。那種寂寞是全然的寂寞。

「這裡窩藏了好些的英澳兵。他們部份，都由沿海的抗日份子，用漁船或竹筏，把他們載到公海外的盟軍船艦上。部份留在這裡，陸續支援四散的抗日遊擊隊！他們因為有嫻熟的軍事訓練，搞起的破壞工作，很使日軍傷重和頭痛！這些，都是神的意旨，賜給力量予英澳兵，讓他們在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老人說到興勃處，自然忘不了神的賜與和神的力量！張權決無違忤之意，只是輕勒起笑容，沒有說過一句話。

老人亢奮的語調，也隨着事實的演變，而變得沉重了。他說，嗓音裡夾着悲苦和傷痛，「畢竟這些英澳兵，都掩蔽在敵人的統轄區內活動。他們，在缺乏糧餉和軍事支援的情景底下，終於掉入了絕境。他們得於膚色。一個白種人，只要走在街頭半步，就馬上會受到日本軍人的拘捕。偽裝也不行，

他們無法弄到身份証！——」老人說着，已不覺和張權，一道走出墓園外。那裡雜草叢生，有刺的荊棘四處皆是。張權的腳步蹣跚，一不小心踩在一坑乾牛糞上。他略為皺了眉，一腔子的煩躁，但眼前的景緻，却令他眼睛煞亮。在磚寮的狼藉敗瓦中，他看到一個黑幽幽的洞穴，在亂草和淤泥中，隱隱透出刺鼻的腐臭味。一群碩大的野鼠，正在深凹不見底的洞穴內，咬嚼着某種已告腐蝕的物事。一條長滿青斑的小蛇，正啣咬着一塊白骨，往深繁如密的草林內游去。幾只小松鼠，正在互相搶奪着一球白骨。灰濛濛的陽光下，看仔細了才認出那是人的腦枕骨。一群黃螞蟻，正在穴沿內外爬行着。一種越來越腥騷的氣味，隨着老人和張權的步近，而感到聞着使人喉膈發噎。一絲如箭的陽光，透過樹隙，而射照在無底似的洞穴內。幾只烏鴉潛飛在七零八落的殘樑上。

老人和張權，二人併立在磚寮的廢簷下。二人腳下都是發潮的污泥和野草。在幾許倒塌的樑棟上，可見長滿着斑鳩的青苔。一棵棵的毒草菇，在霉濕虛黯的泥巴上，漫無秩序的生長着。在磚寮的四周，不時可嗅到一種汽油味。一種薰鼻的焦臭，使張權嗅覺困難地說：「這裡不對嘛，曾經讓汽油焚燒過？——」他說着同時，望向似乎讓一種慘象攝住了的老人。後者轉動黯淡的眸光，半沉吟的，彷彿自語的說：「他們，在這裡，放過了一場瓦斯毒氣！——」他語意雖然含混不清，但張權出於經驗和預感，已知道這裡，必定是衆人身喪的萬人塚！他一時間，聯想到某種恐怖的經歷。他想到，集中營裡的，那幢古怪的建築物。也想到，英國遠東情報署文官威廉士說過的話。在本地區，日本軍人曾有使用毒菌，和進行對俘虜化學屠殺的罪行！所有這些，到戰後的今天，仍在盟軍的科學團，細意研究中。——所有這些，綜合起來的結論是，日本軍人，曾在這充滿陰森恐怖的洞穴內，進行過決無人知，而慘絕人寰的野性屠殺！老人的眼光，已告訴張權，這裡曾經是苦海游魂的避匿所，也是一場反人道的、殲滅性的屠殺場！在這寂寞如深的墓園畔，這座已告傾圮磚寮下，深埋了幾許的異國忠魂。也深埋了血和恨。深埋了控訴和沉吟！

張權踢着無邊雜沓的草蔓，和老人一起，走回到墓園的所在地來。他實在，無法忍受洞穴內，鑽鼻而來的惡臭。他已知道。那下面掩埋了幾許的屍骨。一批人讓日本軍人殘殺後，遺骸在穴底內的無盡處。日本人把他們殺淨後，就讓他們隨着磚寮的倒塌，而化作泥污，和草木同腐！英國人在戰爭之後，也彷彿忘記了，這裡的新墳鬼哭。他們和日本人一樣，完全不再理會這批貞魂烈魄！他們在復元回歸之後，首要的是，把象徵着殖民地權位的市政

大樓，粉髻得美輪美奐。他們忙於，把野草橫生的跑馬場重新修葺。把高爾夫球場的彈坑填平。也在全市發出通告，要民間張掛燈采，和飛揚起沉默有年的米字旗。要人們不要忘記殖民地統治的魂兮歸來。要人們不要忘記，在血的茶炭後，大不列顛帝國仍然是光照寰宇的上國！

可是，墓園裡岑寂如昔！在流水潺潺而過的小溪上，張權走過搖晃不住的獨木橋。他的跛腳，並不妨礙他的平穩。他立在橋狀一端，看着老人緩滯的動作，慢慢移步在獨木橋上。他揮手阻止張權，試圖要上前攙扶他。張權只好讓他過橋後，二人又走近蘇班的墳石畔。那墳石陳臥在地，十分光滑，幾乎可倒映出樹姿和雲影。在其旁的墓碑，如擎天一柱的豎立一隅。只是那糙糙的麻石，加上斑斕不清的苔鮮，使它看起來，毫不起眼。怪不得張權在初涉墓園之際，完全沒有注意到墓碑的存在。

張權這番才抬頭，仔細辨認墓碑上的文字。但他無奈的搖了頭，沉聲自語說：「我還是看不明白！——」老人站在他的背後，輕聲輕氣說：「那墓碑上的文字，是爪哇人的禱語。大意是祈求故者的安寧和永生！——」老人對着矗立的墓碑，像神迷似的，說話很是沉緩。張權轉身望向滿臉抑鬱的老人。他忽然想起，他一直無法瞭解這個老人。如他自己說的，一個專職的巫師。他起始，感覺到老人是絮叨和喋喋的。其後又感到，他穩重和平實。他好像一個性格複雜的人。一個憑張權如何想像，都不能夠揣摸到的人。張權對他凝睇不語。好久，老人才匍身，把置在草葉間的竹簍取出來。他唸咒似的，對着神像蠕動着唇皮。那神像是一個白髯滿頰的老者。祂胸前的銅鈴，在風漾下，發出微弱的音韻。張權聽着那聲音，宛似自己浸沒在幻境裡。那咒語竟然有一種新奇的力量，使張權如受催眠般，感到眼前幻象陡生。老人的咒語如波如瀾的襲向心間。張權有點吃驚起來。費了極大的鎮定力，才使自己的心神平穩。他汗流浹背的，對老人凝望着不動。

「先生，你是不是太疲倦了？」老人慈藹的聲音，在張權的耳畔迴響。他睜開雙眼，才發現自己跌坐在草褥間。他滿手都是瘀泥，神情尷尬中帶着疲累，說：「我一時間感覺目眩，很感難受！——」張權掙扎着，使自己站立起來。他一手扶着石邊沿，一邊向老人說：「我經過一場苦難，使整個人都變成病患了。精神很差，有許多不由自主的幻象！」張權很慚愧的，攤弄手勢對老人說。後者早已把神像隨着竹簍，從新置在草木濃陰的樹叢裡。他說：「我剛剛做了一次午禱。是為墓中人蘇班做的。當然，我也替他們——」老人枯瘦的手，指向墓園外半隱蔽的磚寮說：「那些葬身異域的軍魂，做

一次又一次的禱告。他們很快，就能隨風飄送，向魂夢千里的家關飛去！」老人那番玄妙的話，使張權似懂不懂的向他眨眼睛。

老人抽着張權奉敬給他的香煙，說：「我好像對你太囉嗦了是不是？人老人了，據說就有這樣的病徵。」他和張權一起互吐煙絲。張權說：「你還不會告訴我，老先生。這個墓裡的人，是一個壯烈而死的抗日英雄，是不是？」張權眺望了一下光潔的墳石，也瞟一眼粗糙的墓碑。他後用眼光，催促着老人說話。老人瞬刻間，像被愁悵罩住了。他揚了揚顫抖的手，擻擻嘴，把涎沫重重地往喉腔內吞去。他的眼睛裡，竟然第一次瀰漫着清澈無比的淚汁。

張權已經能夠，意料到老人將有突兀的話，要對這個陌生的，但遭遇竟然同樣愁慘的中國人說。老人極其失常而激動的，用兩手抱着頭顱，說：「教我如何說起呢？如何說才是呢？——」他的說話，變成漫無秩序，連呼吸的急喘，也使到張權清晰可聞。張權恍然有悟的，對老人說：「如果我猜得不錯，你認識他——」他用手指向冰冷的墳石，說：「蘇班是你的一個熟人，老先生！」張權截定地說。這使到老人，如受焦雷似的，渾身打顫，而表情宛如臨死的扭動肌膚。他搐動嘴唇和鼻準，半晌不能言語。天上掠過冷風。一群烏鴉先後聒叫的，拍動墨黑的翅膀，向墓園外，殘敗得充滿晦暗的磚屋飛去。

老人頹然的垂下頭顱，用憐恤和慈愛的眼光，望向宛似一個熟識的人，此刻正沉靜的，躺在臉向蒼穹，背負大地的墳石上。他用乾癯的手掌，輕撫了一下墳石的表面。五根手指，富有韻律和節奏的，彈摸着其上的凹型文字。張權眼尖，很快就認出，他手覆着的，正是墓中人蘇班的名字。張權哦吟了一聲，用完全瞭解的眼光，望向被憂傷傾沒着的老人。後者終於迸出聲地說：「他是我的兒子。唯一的一個兒子，蘇班！——」老人的語調，是黯啞無聲的哀鳴。他幾乎無力的，好不容易才喘過一口氣。對着張權，他充滿感慨的說：「先生，如果蘇班仍然活着，他今天大約和你一般的年紀！——」老人宛如在張權的身上，發現了兒子的迴光反照。他篤定的眼光，望向張權。後者臉肌如被戳似的，感到渾身充滿麻癢。他有一種介乎恐怖和詫異的感覺。他望着老人，久久也說不出一句撫慰的話。

「這磚屋裡匿藏着的英澳士兵，他們在本區的活動，全仗着他！——」老人輕拍一下墳石，喘氣兼嘆氣的說：「蘇班很快，就介入了他們的秘密活動。和海內外的反日力量，逐漸建立了情報連系。他因為通曉荷蘭文，曾多次潛越出境，到爪哇群島去，和少數的荷蘭人協商，把日軍在本區的機密設

防，悉數傳達給，遠在菲律賓的盟軍基地。他最後一次見我，是他犧牲在敵手前的一星期！——」老人被如湧的往事，完全攪住了。他眼前恍似出現了當日的景緻。兒子在和他款款深談。他對老父陳述種種的抗敵事蹟和理想。也樂觀的預言，日軍的侵略，將在不久之後，受到盟軍的反攻而崩潰。他告訴老父，只要和平的鐘聲敲響，家鄉的晴空上翱翔和平的白鴿。他即買棹回歸，和老父一共享享太平的歲月，和遙遠怡然的半盞餘年！

老人在兒子的墳石，四周再環繞一次。他像哄着嬰兒安寢似的，輕輕拍動着光亮的墳石。他一時沉默不語。而站立在泥架上的張權，却兩肩發抖的，從內心裡哭喊出來。他無言地凝望着老人。老人眼中那種，天地間極其摯愛的慈光，使他瞬間間想起父母。特別是想起父親。老人和兒子蘇班的故事，太使他聯想到，那在敵人的鐵蹄下，朝盼暮盼，期望兒子從戰火熊熊中，安然歸來的老父了！那種父子血親之愛，是隔着幽冥、隔着無窮歲月，所不能磨滅的！也許時光越長，這種思念和震撼，要來得越濃烈和錐心！

張權在悲苦中沉吟不語。他只是望着老人，聯想起自己的際遇。他不打算把自己的慘事，告訴這個老人。他不想讓自己已負荷不勝的悲情，去讓另一個，同樣有不勝負荷的悲情的人，去慨嘆和嗟怨！一場戰禍下，讓我們看到的，盡是家破人亡和妻離子散的悲劇。一切既成的事實，莫不是慘淡無光，莫不是使人肝腸寸斷的無可收拾！

老人終於說完了他的故事。蘇班在替英澳兵做聯絡工作。他把許多截取得到的日軍情報，相繼向盟軍情報中心密送。他的反日工作做得很好，得到英澳兵們的信賴和重用。他使用了極其巧妙的掩飾，把重要的盟軍情報人員，送來本區指揮抗日工作。他旋即變成抗日的核心人物。而日軍的情報署，很快就追蹤到蘇班的行止。他們在一次大圍剿中，把匿藏中的英澳軍擊潰了。他們在沒有外援的情景下，讓日軍包抄起來，動用了極殘酷的化學武器，把所有英澳兵，僞困在暗無天日的地窖裡。他們向被困的英澳兵，一次送一次的噴射鼠疫苗。又一次接一次，把瓦斯毒氣，分次灌進密不透風的地窖裡。爲的是，要聽到衆多的白種軍人，在地獄似的洞穴內，傳出各式各樣的哀吟聲。有人吞聲自殺的悲嘆，一聲一聲傳來，却換來了日軍軍團的雀躍和歡呼。日本軍人一面在呷着熱帶椰漿，一面拍手哼着簡單節奏的日本民歌。而地窖裡傳來的痛苦悲吟，却使半傾圮的磚寮簷角，簌簌地震落一絡絡的沙塵和碎石。

「蘇班我兒，也在同時候，讓日本軍人梟首示衆，而結束了他熱血漫騰的一生！」老人也許，經

過多年壓抑下的痛苦，語調已不若先前的激動和無持。他說了最後這幾句話，就是默不作聲的，兀自垂頭默誦，而濺滴着熱淚。

墓園裡嘩啦的葉響，讓一重熱燥的風，刮得四外的樹樞，相互擊撞，而發出宛如鬼哭的嘶鳴。連鳥雀和青蟬，都讓這自然的恐怖懾住了。四空只有呼呼的風籟。墓園那頭，寂寞和含冤的磚寮底下，破瓦殘礫中，乍聽一下，宛似幻覺一般。在瓦覆的草褥下，傳來千鬼萬鬼的不歇哀嘆。墓園內，老人匍匐在冰涼如昔的墳石上痛哭。

張權兩眼潤濕的，用無奈的搓手動作，強自抑下內心的悲慟和衝動。他記得老人說過，幾乎三年來，這裡再也沒有故舊親朋來祭祀。連勝利復元歸來的英軍當局，也沒有聞問這一批埋骨異土的愛國貞靈！他們只忙着慶典，爲戰後的太平做掩飾。他們不知道，一將功成之下，有多少無名的枯骨，在異國的荒塚下，而埋身埋愁的含恨九泉！

老人如惘如迷的，坐在雜亂不堪的草地上，焚起幾柱幽蘭鑽鼻的清香，在對着墳石中人，喃沉地拜祀和禱告。他和幽冥兩隔的兒子，宛如溝通了陰陽兩界，在作着神遊物外的絮談和親炙。老人的話，一聲聲捶痛着張權的胸膈。老人半顫的聲音在說：「兒呀，蘇班！我永遠不離開你，永遠！和神蒼一道，伴隨你直至永生！——」以下是老人心碎似的啜泣。他坐在草葉茂盛，蝴蝶紛飛的地面上，雙手作着禱告的款擺。在他的面前，是幾柱清香，和那默不作聲的神像。祂胸前的銅鈴，在寥落的風息中，頻頻作響。

張權拽着微跛的腳步，走出如噩夢一般的墓園。老人故去了兒子，而他却故去了老父！一種莫名的酸楚，在他的內心盤紮不去。他回頭就望了老人，他如恆的坐在地上，人如木塑似地唸禱。墳石上和墓碑上，只見到英國人撰立的碑文，宛若古代神奇的圖騰，象徵着一種生命的難解。那如謎的文字，使張權對生命的疑惑，越加紊亂得不能釋懷。他想不通，一個老人失去了一個兒子，而一個兒子失却了老父，其間的悲愴和沉痛，是不是一若一的相等！

帶着許多仍未解結的疑團，張權緩步向來路的方向走去。也許世間真的有幾許事，是不可盡其參透的！人生有好多你永不能解析的謎！就好像老人一樣，他竟願意背負一生的痛苦，而枯守墓園。他要在句句的喚魂聲中，去追憶一段曾經溫馨過和輝煌過的骨肉親情！

張權仰脖望向，蒼鬱的遠山下，一重嵐煙的籠罩下，父母親的靈墓，仍然和日月清風爲伴，共守着一道永恆的寂寞。生者和死者，其實都是一樣的惆悵，一樣的相思！——想着，張權舒喘了一口長

氣。他越過一畝錫米場，見工人等已先後蹣跚，向宿舍的方向走。陽光斜垂之後，晒在人的肌膚上，那種溫熱感，使人頓覺得一日之將盡！張權站在塵埃飛揚的路畔，停下腳步，稍為籌思一下之後，終於走向，今早送建生和阿妹，回家的巴士車站棚內。他決定讓自己這擾攘的心情，回家好好休歇一下。他要平息一下紛亂的情緒，才在明天，一種新希望的情思下，回去學校看看，順便探訪，他重生歸來後，所亟欲見到的故親舊友！

巴士車在斜西而淡黃的陽光下，輾着凹凸不平的黃土路，向市區中心駛去。張權坐在車廂最後的座位上。他滿眼所見，車廂前後皆是，滿臉油漬和污塵的勞苦階級。一個印度人抱着一只牡羊上車，這引起了售票員和他的爭執。印度人一面抱歉的對售票員說話，一面頗為憐惜的拍撫着驚懼不堪的牡羊。每一個搭客，都手上提著，或車面上攔着狼藉不堪的貨物。一個中國漢子，甚至挑着兩籬筐的鮮魚上車。

張權被搖晃的車勢，催眠似的陷在恍惚和怔忡中。他遊園之後，驚夢之後，腦筋裡真有時空倒錯，世事如夢的幻覺。他滿腦盈滿着老人的幻影。他異國而來，為的是守着一個兒子的孤墓，所為的又是者何？他守下去，守到殘年老去之後，他將伴着兒子的孤魂，向一個深藏在他心裡的天國升去。但是，天國在那裡呢？

張權想到內心隱隱作痛。巴士車在跋涉過一道，讓戰火炸成一片焦爛的坡路後，他仰脖望向車外。在那黃澄澄的陽光下，家門外的那棵黃蟬樹，真的佝偻着樹腰，宛似一個垂暮而固執的老人，正在假閭望向雲天渺渺處。盼望那個遲歸的遊子，終有一天背負行囊，蹣跚獨步的出現在，塵影如濤的天涯路上。

一陣故鄉的熱風，自車窗外旋捲而入。車內人被塵屑沖刺得，喉嚨發啞的猛烈咳嗽。張權一下子眼眶燥熱。他雙手迅捷的捂着眼臉，淚水自他的指縫間洩洩而下。

(三十一)

早晨一陣新雨之後，綠茵一片的校園，如今讓一群遊蕩的黃牛，蹂躪得泥絮四濺。一個印度小童，正在揮着手中的竹鞭，向牛群吆喝着。一只黃牛發狠地，咬噬着校園內的銀桂花，一只則呼嚕着氣，垂頭用尖角，猛撞着巍巍欲墜的木圍欄。欄外是湲湲流水的小河。其畔的草徑上，正出現躑躅而來的張權。他的腳步歪躑，一步一小心的蹭過木橋，而站立在稍聳的土坡上。他望向揮擺着尾巴的牛群，又聽着印度小童，有一聲沒一聲地吆喝着。牛群踢着稀爛的草坡，嘴裡發出沉悶的嘶鳴。終於，日

光暴晒下，牛群忍不住飢渴，紛紛叫囂着，並相互推擁的向校園外走去。

張權靠在圍欄上，兩手抓住那潮濕的木桿，眼睛一眨不眨的，望向一叢棕櫚樹蔭下的校舍。三年有餘的闊別，人世的幾許滄桑歷劫。校園校舍仍然枯寂的屹立那裡。看着故園舊物，有時不免使人疑惑，究竟歲月改變了人呢，還是改變了現實的景觀？他，張權，依稀從岑寂的校舍裡，聆聽到昔日的歌聲，從虛幻的校舍裡，悠然的傳遞而來。那種童稚的合唱，把生命的朝陽，歌頌成人類的春天！那歌聲是在張權指揮下，由本校的合唱團，在每一次的校慶典禮上合唱的。那歌聲代表了他的希望。他希望，在歲月的增長中，每一個童稚的心靈逐漸成熟。而他，在作育英才的大計下，把他的精神和智慧，通過春風和化雨，而廣澤到莘莘學子的心靈！

只是一場戰禍，就催毀了一切憧憬和美夢。一場血腥的統治，把千秋大業的靈魂教化，擊毀成七零八落的無痕噩夢！日本人要建立起奴化教育。但日本人的失敗，就証明人心的不死，就是國民氣節的，最終擊潰日本人的虎威。人們在勝利之後，終將教育的大旗，迎風臘臘揚起。新的教育，將使新的一代，認清侵略者的面目，而對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者，有所認識和驚惕！

張權沿着荒廢的校舍，逐一逡巡而拾掇往昔的舊夢。他的耳覺，好像聽到昔日的歌聲。合唱團嘹亮昂揚的歌唱，使他心潮湧動的，連忙提快腳步，向校舍的禮堂奔去。那裡好像群集了一批學生。他們用歌聲，不歇的催請着他們的老師，和他們一起歡唱。歌頌人類春天和希望的新譜和新面！——張權眼睛裡充滿幻象。他恨不得，自己能夠加翅的飛往禮堂去。和莘莘學子們，一同擊節高唱生命之歌。也和學子們，一同在歌唱裡通呼吸和共振搏！

可是，寂寞如深的禮堂，四周棟樑上，皆是蔽眼難清的蜘蛛網。地上龜裂不堪的石板，除了漬水，還可見到一群蝌蚪，緩緩游蕩其中。幼草點綴似的，在整個禮堂上鋪展着。講台上的陳設，也凌亂不堪的，恍如兵燹後的破壞，使人看着，不寒而慄於戰火的嚴酷。——張權抬頭望向屋頂，幾乎絕大部份的瓦片，都被掀去而露出悠悠的白雲遠景。在牆壁上，除了纍纍的彈孔外，還隱約可見，點點滴滴的血漬。雖然經過遙長的歲月，却仍可讓人仔細辨認而看得清楚。那牆腳下，可以看到一只絞架。那是鐵鑄而十字型的。在架子下，有一只半破的火爐。上面重疊的灰炭，可以看到幾只野鼠在築窩。地上潮濕的草苗裡，張權看到幾只生鏽的鐵鉗和軍刀。有幾根已霉黃的人骨，浸在污水裡。一條青蛇正倦匍在草莖下歇息。

張權這時候，才看清破牆上，斑駁不清的，用

日本文寫着標語。那是說，要屠盡一切抗日份子，和肅清一切反日異端等等！——空廓的禮堂，在天外的陽光俯照下；一時間像舞台的燈光流變，一切看起來，都染上了晦暗和可怖的色彩。這裡任誰都不難想像，在日本人的法西斯統治下，一定是一個臨時設置的刑場！日本人在這裡，充當劊子手的角色，把一個個熱血飛漲的人，抓來這裡，受盡各種苦刑而告身死！他們的鮮血，曾經使這裡，一度變成百鬼哀鳴的黑獄。這裡，一度曾經是日本人，對生靈作大屠殺的試刀場！這裡每一寸空間，都是當日最恐怖的處所。任是誰人，只要聯想到這一切，就會從心底裡溢起寒涼。人們這才意識到，他們現在所見到的禮堂，其實就是一座冤魂不息的酷獄！

張權渾身顫抖的，抽身離開禮堂。剛才隱聞到的歌聲，而今又轉化為鬼哭休休。他知道這地方，會使他產生極大的感情沖刺。他一瞬间，想起集中營歲月裡，那批冤魂鬼哭，如今又在他耳畔響起。那些他熟知的遊魂，好像千里追蹤似的，和這裡的枉死者，一超用童稚的歌聲，引誘張權，從遙遠的所在，而踏入這鬼域森森的禮堂！

張權不由自己的驚呼一聲，旋又拔步，向校舍外的長廊走去。整座校園，一直沒有出現一個人影。只有三幾個驅策着牛只的印度人，在遠盡處的草坪沿，驅使着牛羊在嚼草。四處都是岑寂的氛圍。連每一間教室，也是鋪滿蝙蝠屎和野草。當日學校裡的校鐘，也被有意地，廢置在草叢裡。教務室曾被火焚後，四壁皆是焦炭的污漬。沿走廊本有一排玻璃窗。如今所見，一地盡是玻璃屑。一批掉棄的日本文宣傳畫，也狼藉滿地的，由走廊一直散置到草場外。在陽光普照處，棕櫚樹的巨影下，張權一人，氣喘噓噓地，靠在一把半爛的條椅上，滿臉煞白的啾着氣。

草坪四周，張權這時候，他才看清楚，學校當日那塊匾牌，如今已拋置在雜亂的荆棘叢中。那幾個清淡的小學文字，已讓歲月和寂寞，腐蝕得只剩鐵銹和殘漆。校園內，那一柱原先矗立的旗桿，只剩半截的，禿然插在泥土裡。四周本有的花壇，還有那用花葉，刻意綴成的文字和圖案。如今看來，也不過是一片搗碎後的泥巴。野鼠和蚯蚓，在踴躍在爬行。整個校園，遠看只有幾棵棕櫚樹，在飽經戰禍的蹂躪後，仍然青翠如常的貼伏在，蔚藍的天穹和悠遊的雲霧中。校舍遠看却未有異樣，只有禮堂的屋脊，被炮火摧毀後，打破了半月的瓦面。其它教務室和教屋，乍看倒與從前無異。但是，仔細一看，却見到殘破的牆面，無不露出斑駁的彈痕。日本軍人好像也曾在這裡駐紮過，在迴廊其外的校舍間，仍可看到日文寫着的「不得喧嘩」字樣。有一棵低矮的竹柏樹下，可見到一塊祀牌。是用毛

筆寫着日文。其意是祭奠遠方的遊魂。在樹叢周遭，撥開草蔓，可見到一簇簇燒殘的香枝。


張權在校園內，枯坐了約半個時辰。他感到陽光，自棕櫚樹隙篩下，晒在頸脊上，有一種溫辣的，使人心神為之亢奮的感覺。他從往事的流轉中，逐漸清醒過來。他兀地，想起那個獨目的印度人。他看過日本人用血，洗滌過這幢校舍。也見過日本人，把不願意事從走狗，把日本人的奴隸思想，向下代灌輸和麻醉的精忠志士屠殺。他們就慷慨赴義的，在這校舍的禮堂內，或任何一處所在，而被日本人凌遲致死。而流盡每一滴血，在這裡慘作酷獄的遊魂。

張權蹣跚着腳步，在校園四周，再行巡視一次。他心頭裡醫痛，因為印度老人，沒有告訴他全部真相。他沒有對張權說，這裡曾經一度是日本軍人的屠場。是所有淪陷區，被日本軍人無辜慘殺者的亡魂黑獄！他只對張權說，沈校長因不甘事敵，而血濺九步，成為大漢文化精神的犧牲者。和沈校長一同，飲恨在日本軍人屠刀下的志士，也無處不在的，埋骨在校園草坡的周沿。——張權走過一道小橋，橋下是乾枯的河床。在河沿的泥濘處，可見到纍纍的枯骨。一挺日本人廢棄的鋼炮，半掩在沙礫中，露出彎曲的炮嘴。一群蜥蜴，在張權走過橋面時，因驚懼而四處奔竄。幾只繽紛的彩蝶，在翻高翻低的，沿着腥臭的河面飛舞。

張權悵惘和神傷地，越過半乾濕的草坪，而走近校園的圍欄處。他看了看先前的來路，仍然是寂寂無人的，只有一條蔓生野草的徑路。這裡也有一泓小河。河水粼光閃耀，把太陽的光輝，倒影得益其燦爛。河水的臭味亦然。有一些缺德者，把狗屍和貓屍盡擲在河裡。可是，張權在跨過橋面時，却赫然發覺，在這些家畜的腐屍下，隱然可見瘀黃斑斑的人骨。一只人臂的腕骨，正讓幾只螞蟻咬纏着。

走向市衢的所在，張權一面依依地，回頭望向，那表面看來，帶點哀矜和憂惑的校舍。那些深褐色的瓦面，被陽光蒸晒得，像被燒熟了的棗子，在升騰着裊裊的熱氣。棕櫚樹和半禿的旗桿，像守護着整個校舍，在岑默而寂寞的空氣下，倔強岸然的昂立着。校園間無人影。在張權腳步漸遠時，才見到一個背負葯油筒，手持噴管的錫蘭人，一路上向草叢裡，射放滅虫劑。他戴着藤帽，把嘴巴和鼻腔，都用粗布包裹着。他一雙靈動的眼睛，在走近橋面時，和張權相互對視着。二人都背泔熱汗，渾身油膩，嘴裡不由地哦嘆一聲。那一聲帶着微笑，宛似兩個熟絡的人在打招呼。





謝川成 7月27日的信：

來函及稿費都收到了，謝謝。

函中所提及的評論本地小說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本地小說評論的嚴重缺乏，是有目共睹的。本地小說作者真的需要一些真誠的批評及鼓勵。

我的評論對象主要是現代詩，小說評得很少，印象中大概只有獲得文協文學理論獎那篇吧！限於自己的學識，有時不敢放手去寫，不過，從現在開始，如果可能的話，我或會嘗試多寫小說評論。

陳紹安 8月9日的信

我向來認為現代詩沒有規定格式，也很難去衡量。

有些詩人要求很古怪，像台灣詩人管管寫了大堆怪怪的詩，周夢蝶的詩讀來像看流水流過看雲飄過，鄭愁予的詩令人有感慨感。林冷的詩像關於星子蒼穹及歲月溶成童話，冰心的詩滲滿哲學味道；從以上的研究我發覺凡是現代詩的墾拓者都會自然的走上他們自己創造的詩的世界。然後我心裡問，這一點我們馬來西亞華族詩人做到了嗎？或者有，也少得可憐。

我不敢說是新人，但寫詩的日子也不會太長；我寫詩常遇到的煩惱是寫出來的東西都偏於俗氣，不夠現代詩的圓滑而不墮入俗套。後來平心靜氣去揣摩，拿自己的作品和名詩人的作品比較，近而改進。這就是我寫詩的過程。

我學習出來的結論是：詩的語言不只要清澈簡練，詞句還要有段落性和節奏感，更要懂得營造美感的意象，需明察秋毫而後深入述描，如果要做一个成功而且突出的詩人，那麼最重要的是敢於開拓文法上的新方向。

通着我以上的論點，於是我寫下了第一篇向「馬華文學的價值」性進攻的現代詩：「星的哲學」，只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我的努力會在馬華詩壇上佔得一席位，也是我從事文字耕耘行例的一個小小心願。

黃潤岳 8月6日的信：

七月九日來信收到，蕪風和姚先生的劇本都收到。睹物懷人，寫了篇文章。又讀書有感，另外也寫了一篇。一併寄上。裕祿堂人物，容緩再續寄。兒時往事，回憶起來其樂無窮，果欲下筆為文，却又不易。也不知是什麼道理。可能是因為很久沒有寫人物，生疏了。我如今主編教會的雜誌，多是講教義教理和神學。比較硬性的。有人說：全是牛排，沒有甜點。我說：甜點到處吃得到，牛排營養最豐富。我總認為不能專門為了迎合讀者的興趣，而要認清目標，堅守立場。也就是要樹立風格！……

風客 8月11日的信：

希望你好。

寄來一首貓詩，若認為不合格，可銜手無情當它是死貓一隻扔進字紙簍！

你喜歡 D. H. Lawrence，是不？未知這則消息你有否讀到？

夏天燒着整個法國，偶雨數滴，蟻焗難忍，決定到法瑞邊界避暑。若有餘暇，再到意大利。

雖然吾未到過其他西歐國家，但吾認為法民族是世界上最懂得生活藝術的民族。

吾在法看到經過改編而搬上銀幕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還算中規中矩。



## \* 風訊

\* 春柳

\* 某日下班後適逢漫天風雨，一群藍領與白領員工，撐着傘，在烈風激雨中苦等那服務效率向來都欠佳的巴士車。那身上濕透了的衣物鞋履的尷尬難堪，還有一天賣力後的疲勞，都清晰地寫在臉上。他們這些人一回到家後，不是還要忙着煮晚餐做家務，待一切忙完之後，可不是應該到了休息的時間？這廣大的一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之中，其中也必有一些對文學有興趣的吧？但即使他們有心，恐怕也是無力的了。在一個生活費用如此高昂的大都市裡，差不多每個人都要拼命工作，才能維持起碼的生活，而在精力都被榨盡了之後，又能有多少精神來關心文學呢？

\* 本地已成為一個競爭激烈的工商社會，閉造的農業時代已一去不返，但為甚麼，我們的寫作人之中，仍然有大多數無視於時代的變遷，而依舊寫着五十年前已被人寫過的詩、散文和小說？在埋怨本地讀者對他們的作品反應冷漠之前，寫作人是否也應檢討檢討，多年來的所寫的作品是否有任何的進步？

\* 作家當然可以吐自己的苦水，但如果他要達致更大的成就，則有必要擴展視野和襟懷，從一己的苦悶苦難，推廣及整個社會中受苦受難的人類，才能引起共鳴，也才能吸引到更多的讀者。否則，有多少人會愛看，某個短視自私者的自言自語？

\* 文學必須反映生活，文學必須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是任何寫作人所要緊記不忘的真言。而反映生活，並不是只限於表相的描寫，而是更深入的去探索其精神面貌。就以那一群雨中撐傘等車的員工為例，他們的日常生活，可能是千遍一律的單調，但是，一個有才華而又能關心人類苦難的作家，就有能力透視庸俗的表徵，而寫出他們面對生活壓力的窘迫感與精神的空虛，他們的生命之歡樂與苦痛等等。

\* 文學應是多方向的，才能顯出它的燦爛和光采。我們堅決拒絕浮相的樣板文學，但我們却堅持要真正屬於這個時代的作品。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我寫我妻，方寶玉

余英倫



方寶玉近照

那是六二年初，美專畢業後仍留在星洲工作。一個放工後的傍晚，走在基里年路上，碰到陳三保同學正和兩位女孩子迎面而來，其中陳蘭芳同學是認識的，另一位三保兄介紹說是來自檳州大山腳的美專新生「方寶玉」，這是我們結識的開始。

美專時期有空便往三保兄宿舍跑，甚至留宿那裡，因為他與韓彪兄同租一房，我們平時很談得來，韓兄更好國畫，因此他們的地方就成了我作畫的另一好去處。而寶玉與蘭芳租在前房，碰面機會多了，常看她與韓兄一道練習，間中免不了向我請教，要求示範。

美專三年課程，總有驪歌高唱時，三保、韓彪、蘭芳都先後回到各自家鄉，我和寶玉由普通朋友發展到戀人階段，照顧她的日常生活和安全的責任，自然便挑在身上。在星洲的日子裡，我們只知道一味寫畫，她每天下了課，以及我在工餘後，便不停地埋首研究，互相探討，我們的生活，似乎就在這麼單純的規律下日復一日地過去。植物園是我們常踏足的寫生場所，麥芝里蓄水池、新加坡河畔更爲它留下了幾許美麗的畫作。過去我自己三年美專生活是在這樣不懈作畫情形下渡過，往後的三年，和寶玉還是在同樣情況下走完。對寶玉，甚至我自己來說，六年或三年的努力不但打下堅固

的基礎，接受到正統和全面性的西洋繪畫訓練，也讓我們向藝術的領域作了較深入的探索。這其間，不但與施香沱老師保持基本的每週二天見面，他還喜歡攜帶我四出拜訪藝術界的名家。美專後來成立了「中國畫研究會」，常組隊參觀陳之初、陳人浩、陳宗瑞老師、陳景昭先生的收藏品，從豐富的藏畫參觀過程中，或多或少總吸收到珍貴的知識，加深對中國畫的歷史、畫家和他們特性的瞭解。美專一年級，寶玉即以一幅葫蘆瓜爲題材的國畫，參加吉隆坡國家畫廊主辦的青年畫展，榮奪水彩組第一名，獲贈一部「張大千畫冊」和獎狀爲獎勵，同時得獎作品被國家畫廊所收藏。



葡萄



絲瓜蜜蜂

寶玉畢業後，我們回到馬來西亞來，首先在廣告界服務了一個時期，然後同時轉入不同的日本電子機構任職，收入雖不豐，却也在無甚大變化下平平穩穩渡過幾年，空暇時依舊不斷動筆。六九年五月我辭職到香港習裱，緊接下來是五一三事件的發生，她也辭職回到大山腳家中。七一年創設了裱畫店，同年寶玉舉行首次個展於「日新中學」。當時小地方藝術

風氣不盛，尤其女性個展，不但尚屬首次，無疑為小小地方注入一股藝術暖流，替家鄉母校抹上一層光彩。七二年杪，我們終於結了九年的馬拉松式的愛情長跑，譜上了人生繳着成年的結婚曲。次年子雲誕生，她便開中斷了畫畫足足十年，專心家務。一個人若長期地習慣了每日的生活方式，把畫藝停頓下，久而久之必懶散，可能還會因此永久的忘掉，寶玉正因為這樣不動筆久矣！可以說，發她重新提筆的動機，乃得力於八二年星洲專校友會印刷出版了一本極精美的校友畫集。她看到昔日一位同窗，沒間歇的埋首藝術，境神速，才驚覺自己與畫脫節了極遠距離。常向我訴苦，以前所學都白費了，再不提筆恐怕從此與畫絕緣。從那時起，她將封滿了埃的筆、墨顏料、發黃了的宣紙、燙衣用的布，舖在天井的土敏土地上（我和寶玉自美以來從沒一張屬於自己的畫桌，十多年來的



籃菊

品全由蹲在地上產生而得)。停了十年的手不免生硬了，腦袋空蕩蕩一片，作畫前每構思良久不能下筆，我便成了她的顧問。這個時期她簡直像個初學畫的小學生，茫然無知，唯有拼命翻閱畫冊，希望藉此捕捉已模糊的思維，培養靈感，安定情緒。整日自艾自怨，這種現象已習以為常。我又是個沒耐性的人，所以有時

不免覺得不勝其煩。可是見她愁眉不展，坐在地上對着已攤開的紙，手抱雙膝茫然無助的表情，又是那麼令人心酸。有時我真想告訴她「算了吧，還是專心把家務理清楚，等孩子們長大、自立了，才動筆，當作消遣，頤養天年吧。」話每次到了咀邊又縮回，和她相處廿一年，所以清楚她是個相當固執的人；何況被她視為第二生命的繪畫，又豈會就此輕易罷休！平時我工作早出晚歸，晚上要教畫；每天準備三餐，替孩子沖涼，料裡家頭細務，以及每天駕車接送兒女的責任，只好由她負起了。要畫嘛，唯有留待晚上孩子睡了才能動筆。我們家天井離地十多呎高，原子燈又裝在最頂的天花板上，能射到地面的光線已顯得暗弱無力，寶玉就在這種種不利的時間和條件下作畫。這種倔



清風亮節



南國佳果

強和堅毅不拔的精神，的確令人感動。經過兩年的努力，總算克服了種種困難。最近安了張四乘八呎大桌子，多添了盞燈火，總算免了為作畫而搬動畫具，完畢後又得像小販收檔一般收拾東西的麻煩。晚上教畫回來，不管那已是半夜十二點，如果整間屋子的燈光都熄了，只餘天井的還亮着的話，準是她仍在作畫無疑。

長男子雲今年就讀八打靈精武五年級，次女子寧也三年級了，幼女子心五歲，已進入幼稚園。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去年寶玉開始在丹青畫廊任兒童美術指導，家中招收學童，也和首邦一間幼稚園合作設立了美術班。今年擔任了中央藝術學院和東南亞花園培才學校校外兒童美術班導師。為了恢復寫畫，也訓練自己在藝術圈和社會的活動力，她似乎像一輛開動的火車，沿着軌道漸進與衝刺，期望有一日憑着努力建立自己的地位，為社會盡一分力。所以這些日子來，她用功的程度是驚人的，每

當她想學一樣東西，必全力以赴，連我也自弗如，今天彼此各忙各的，但她在家仍不曾歇於藝事的進修，可以肯定，美專三年的學沒有白費，停了十年的畫筆，很快就恢復了去去的水平。近年畫展頻密，畫冊大量湧現，和她都不吝的盡量搜購，所以家中參考書這三年來倍增，這對寶玉起了極大的幫助。印象中，美專歷屆女同學裡，論腕力和用筆的暢，寶玉不啻是個中翹楚，常有大氣渾厚、讓鬚眉之作。她的運筆與水份的控制極有伍遺風，注色用墨又承襲山陰韻味。從美專保下來的作品裡看，不但將這種特性表露無遺許多畫面上更常有超人意表的處理，雋永優，由早年單純的揮寫到今天的注意內涵，意的提升相互配合，仍不難發現豪邁中存含蓄大筆淋漓處形態的折騰、翻變，氣韻已進入一新紀元。無可否認，她的作品題材上或許我一樣比較傳統，但我常強調，不應為創新



〔三秋圖〕屏風



水邊芙蓉爛漫開

新，繪畫的境界是隨年日和閱歷而漸進的，題材畫法雖以傳統為主，只要在功力、技術、思想和文學修養上多下功夫，所畫出來的仍會受人賞識，仍不失為藝術品味高的藝術品。我更強調，要搞藝術，就必須忠於藝術，態度應該是嚴肅的。如果只為了達到知名度，為畫展而畫展，不如不畫！何必把時間、精神和金錢投注在毫無意義的事上？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從傳統，却不能沉溺於傳統，在技巧、風格上，不妨嘗試突破，敢嘗試就有新意，新意成則風格生。

前面對寶玉的看法，固然指出了優點，（或者給人老王賣瓜、自讚自誇，往太太臉上貼金之嫌。）亦並非說她就沒有缺點。她是可以造就的。毛病是出在「依賴性」強。她出生小康之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依賴性已無形種下。進入美專後，不論油畫國畫都得我修改、指點，心理上或許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前年開始，我只說不改，甚至表現不耐煩的樣子，不外刺激她自我批判。有許多次，她埋怨我變了，不像從前再為她改畫了。言猶在耳，數天前，她說「現在的畫已全部是我自己完

成的了，風格也和你不同了」。說話時那份神情，充滿了自信、驕傲、興奮和滿足，毫無保留地全由臉上流露出來，可不知這正是我的期望啊！正如我出來社會做事，第一次領到薪金時那份高興，是筆墨難以形容的。雖曾被她埋怨，可是却是成功的，有什麼比不再依賴別人

顯得更獨立最驕傲呢！

「方寶玉畫展」，訂於十月十二日在畫廊舉行。寫這篇東西的目的，正是以最後一段文字藉「蕉風」月刊美術版，讓吾妻明白的做法和給她一點勉勵。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中



紫色



輕浮開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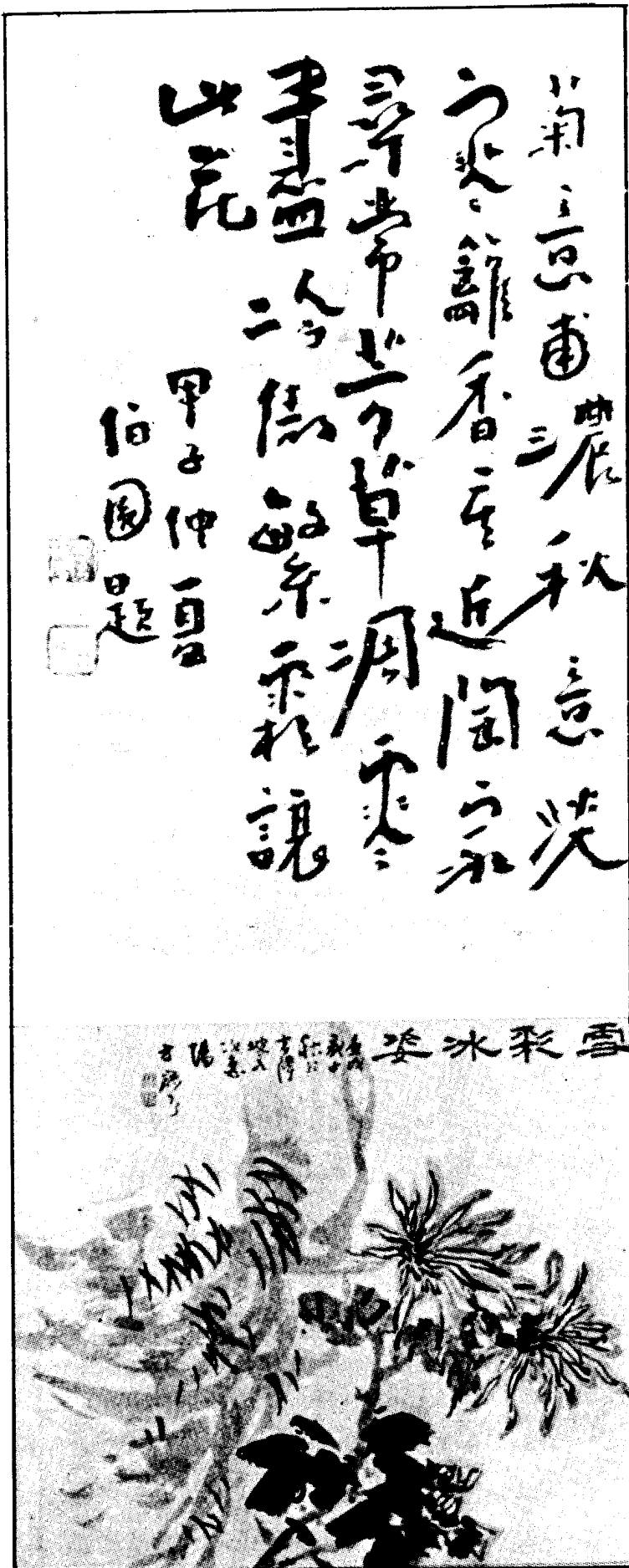
此等湖邊執事  
或有月補用是  
作書能可頌  
寶之女子也  
吳其龍



輕浮開泳



回顧



雪彩冰姿



看千回露英發  
 廿二年十月十

日  
 廿二年十月十日

霜蒂開露英發



芳  
 廿二年十月十日  
 芳  
 廿二年十月十日  
 芳  
 廿二年十月十日

草芳



挂霜影



五十年來所著之長安王聖地之  
學之於始至以家務  
甲內 精神新色古集刊出之日  
建前司 康乃馨 自身之強壯  
長安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康乃馨

此乃康乃馨之精華  
乃康乃馨之精華  
乃康乃馨之精華  
乃康乃馨之精華  
乃康乃馨之精華  
乃康乃馨之精華  
乃康乃馨之精華  
乃康乃馨之精華

康乃馨

多點遊撒

級能發聲

自成羣

浪裡翔

系裡柳如心

通流思

紅塵

端是擬

知生

禁馬

不香

晚風

怡開

多

書

之



十里蛙聲



竹曉  
方濟玉  
己年

丹臆



草芳





紫雪



斜陽烘蕊重露濕香



海峽李西亭  
十月十日寫  
方寶玉

滿寒枝 方寶玉



腰細身輕  
丙辰年二月十日  
惠恩勿方寶玉

細身輕 方寶玉



一日十擘竿與鳥爭啖  
癸卯年首月方寶玉

一日十擘竿與鳥爭啖 方寶玉

封面說明：絲瓜鴨踪

蕉風月刊 ■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rjualan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